

目次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第二節 名詞解釋.....	5
第三節 前人研究概況分析.....	6
第四節 研究問題暨研究範圍與限制	10
第五節 研究方法與實施步驟.....	11
第二章 中國古典目錄體制「提要」的起源與發展	15
第一節 中國古典目錄體制「提要」的意義及起源	15
第二節 中國古典目錄體制「提要」的演變.....	23
第三節 提要書目舉要	31
第三章 中國古典目錄體制「提要」的種類與功能	52
第一節 中國古典目錄體制「提要」的內容.....	52
第二節 中國古典目錄體制「提要」的種類.....	70
第三節 中國古典目錄體制「提要」的功能.....	89
第四章 中國古典目錄體制「提要」的體例及作法	108
第一節 中國古典目錄體制「提要」的體例.....	108
第二節 撰寫提要的基本要求.....	142
第三節 提要的撰寫方法	153
第五章 結 論：提要的特性及建構	161
第一節 提要的特性	162
第二節 提要的建構.....	175
參考書目	181

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書山有路勤爲徑，學海無涯苦作舟。說明在治學過程中，需秉持「勤」、「苦」不懈，持之以恆之態度，才能有所收穫，然僅知勤苦，卻不明瞭正確的方法與明確的方向，終雖勤苦一生，也將是勞而少功，故「提要」之於目錄，則是治學重要的舟楫。

中國古典文學之豐富，文獻數量之巨大，經過悠久歷史所傳承寶貴的文化遺產，皆是世界上所少見。面對如此浩瀚書海，要準確而迅速地查得所需的圖書資料，就必須具有一定的目錄學知識，故目錄學係研經治學所不可或缺之基礎學科，清代王鳴盛於《十七史商榷》中嘗云：

「目錄之學，學中第一緊要事，必從此問塗，方能得其門而入。然此事非苦學精究，質之良師，未易明也。」¹

又云：

「凡讀書，最切要者目錄之學。目錄明，方可讀書；不明，總是亂讀。」²

江藩亦云：

「蓋目錄者，本以定其書之優劣，開後學之先路，使人人知某書當讀，某書不當讀，則為學易而成功且倍矣。吾故嘗語人曰：目錄之學，讀書入門之學也。」³

¹ (清)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一)(台北市：大化書局，1977年)，頁1。

² 同上註，(卷七)，頁53。

³ (清)江藩，《經解入門》(天津市：天津古籍書店，1990年)，頁148-149。

張之洞於《書目問答》云：

「讀書不知要領，勞而無功，知某書宜讀，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

4

又於《輜軒語·語學篇·論讀書宜有門徑》云：

「汜濫無歸，終身無得。得門而入，事半功倍。或經，或史，或詞章，或經濟，或天算地輿。經治何經，史治何史，經濟是何條，因類以求，各有專注。至於經注，孰為師授之古學，孰為無本之俗學；史傳孰為有法，孰為失體，孰為詳密，孰為疎舛；詞章孰為正宗，孰為旁門；尤宜抉擇分析，方不至誤用聰明。此事宜有師承，然師豈易得？書即師也。今為諸君指一良師，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讀一過，即略知學術門徑矣。」⁵

從以上幾位學者之論述，可明瞭目錄學在學術上對研究人員與治學求經者所具之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其所具備社會職能的意義和價值性，更非其他學科所能取代。

「目錄」之名，起於西漢劉向、劉歆父子校書之時，而目錄學則是研究圖書目錄之源流體制及相關工作規律的一門學科。亦可說是為處理不斷增長的文獻資料，並能對讀者特定需求提供最佳獲取資料的方式、途徑，改善解決其使用的不便與問題所產生的一門學問。目錄工作以書籍著錄為主，不僅記載書籍的外在特徵，如書名(篇名)、作者名、篇卷、版本等，也包括能反映書籍主要內容、基本觀點及學術源流的解題、序言、說明、按語等內在要素，其主要目的即在提供「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之功用，而這些內在要素更成為目錄的重要組成部份，唯有內外兼具，品質精良的目錄，才能達到「即類求書，因書究學」的目的，進而才能讓目錄學具有更高的科學價值。

⁴ (清)張之洞撰、范希曾補正，《書目答問補正》(台北市：漢京文化事業公司，1984年)，頁1。

⁵ (清)張之洞，《書目答問二種》(北京市：三聯書局，1998年)，頁303-304。

在浩瀚無垠的書海中，面對繁博之書籍，卷帙浩繁，為學者不能遍覽，更常為其多所苦，唐代目錄學家毋暉於《古今書錄·序》中，則對目錄學的重要作用，曾指出：

「夫經籍者，開物成務，垂教作程，聖哲之能事，帝王之達典，而去聖已久，開鑿遂多，苟不剖判條源，甄明科部，則先賢遺事，有卒代而不聞，大國經書，遂終年而空泯。使學者孤舟泳海，弱羽憑天，銜石填溟，倚杖追日，莫聞名目，豈詳家代？不亦勞乎！不亦弊乎！將使書千帙於掌眸，披萬函於年祀，覽錄而知旨，觀目而悉詞，經墳之精術盡探，賢哲之睿思咸識，不見古人之面，而見古人之心，以傳後來，不其愈已！」⁶

在在均說明了具有分類編次、敘明源流的目錄書，對為學者的重要，也唯獨有「剖判條源，甄明科部」的目錄著作，才能讓學者「書千帙於掌眸，披萬函於年祀；覽錄而知旨，觀目而悉詞」。當擁有豐富的圖書資料，更需要運用目錄學為之分類、編目、撰寫提要，資料才得以被善加利用，否則年深日久，難免蠹蝕、散失，縱使幸而保存，也不過束之高閣，等同廢紙。如明末佛典目錄學家釋智旭在其《閱藏知津·序》，即曾對不斷增加的佛經說：

「顧歷朝所刻藏乘，或隨年次編入，或約重單分類。大小混雜，先後失準，致使欲展閱者，茫然不知緩急可否。故諸刹所供《大藏》，不過緘置高閣而已，縱有閱者，亦罕能達其旨歸，辨其權實。」⁷

故在目錄著作中則以「提要」，最具核心關鍵與舉足輕重的地位，其功能不僅具畫龍點睛之效，讓目錄書能為治學之用，更有極高之學術性的研究價值。清代乾隆皇帝於辦理四庫全書時，曾於乾隆三十九年七月廿五日之聖諭中提出：

⁶ (唐)毋暉，《古今書錄·序》，見《舊唐書·經籍志》(志 26)，(北京市：中華書局，1975 年)，頁 1965。

⁷ (明)釋智旭編，《閱藏知津·敘》(台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 年)，頁 1。

「俾學者由書目而尋提要，由提要而得全書，嘉與海內之士，考鏡源流，用昭我朝文治之盛，著四庫全書處總裁等遵照。」⁸

因此《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一書的完成，遂成爲後代學者治學求經之一良師。

依據前賢之論述及文獻之記載，可知「提要」所具之學術價值功能不斐，然綜觀國內許多資料文獻，對此一主題深究專談的內容和學者卻不多見，若細究其因，則由於「提要」著錄博富，讀通不易，查考費時，一般均將其作爲參考工具之用，遂難引起學者研究的興趣，有感此項中國古典目錄學之思想精華及優良傳統，是值得深究發揚與保持流傳的著錄文化，且筆者對簿錄之學及文獻整理均饒富興趣，欲以此一主題做爲研究之開端，並對經史文獻之著錄與整理做相關之探究，則爲本研究動機之緣起。

本文擬從中國古典目錄體制「提要」的起源與發展、種類與功用、體例及作法、特性及建構等方面做爲探討主題，惟筆者資質駑劣，學殖荒疏，亦不揣固陋，試作探究，文中不周之處亦知難免，但期研究內容或可讓爲學者藉以瞭解中國古典目錄「提要」的重要性及如何解讀「提要」、撰寫「提要」，並能從歷代典籍之「提要」中得到相關知識，進而達到「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真正目的，以資提供後續中國古典目錄學與文獻學等相關研究之參考，對近現代的圖書著錄工作和目錄理論也能提供相關助益，則爲本研究之目的。

⁸ (清)紀昀總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一)(台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年)，頁5-6。

第二節 名詞解釋

一、提要：

提要為中國古典目錄體制之一，漢代時稱為「敘錄」，創於劉向《別錄》，《漢書·藝文志》總序云：「成帝時，以書頗散亡……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旨意，錄而奏之。」另梁朝阮孝緒撰《七錄·序》亦曰：「昔劉向校書，每一書就，向輒為一錄，論其指歸，辨其訛謬，敘而奏之。」皆指出「敘錄」之用，係在揭示圖書主旨，考書籍與作者之源流，論述一書得失，並可為讀者治學提供方便與學習門徑。至宋代時則稱為「解題」，係由陳振孫之《直齋書錄解題》一書而來，又至清乾隆《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一書，「提要」之撰寫方式則更臻精緻之境界，提要目錄深入剖析圖書文獻，介紹著者生平、學術淵源及版本情況…等，擁有很強的學術性質，更是中國目錄學的優良傳統之一，對於「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提供了非常大的實質助益。因此凡目錄中之功用係在於幫助讀者了解一書內容、價值、學術源流、作者生平事跡、著書原委、辨別書之真偽及刊刻版本等的論述性文字皆可稱為敘錄、解題或提要。

二、摘要：

「摘要」一詞於中國大陸又稱為「文摘」，是指用簡明扼要的文字，摘述書籍或論文等文獻資料原文的主要內容，其對文獻所做的簡要摘述，並不包含對原文的解釋、評論及補充，具有全面、精煉、便利和及時等四

個要素⁹，是文獻數量迅速增長的產物，其用途包含有報導最新文獻、深入揭示文獻內容、幫助讀者確定原文與查找主題的相關程度以決定資料取捨等功用，使讀者能以較少的時間和精力，掌握有關文獻的基本內容¹⁰。

第三節 前人研究概況分析

關於中國古典目錄學體制「提要」的相關研究及探討，截至目前為止，並無專著問世，若有此相關主題之研究與論述，亦多散見於書籍內之單篇與期刊文章之中，而相關著述的文獻資料，也多集中於中國大陸的學者專家與研究人員。

就本研究所參考的單篇期刊論文而言，篩選其中有以提要、解題及敘錄為篇名者，並且探討之內容較為相關的文章共三十五篇，整理統計後發現該類研究的文章多發表於民國八十至八十九年內的十年間，共有十七篇，而民國六十年代末期與七十年代初期的階段則與民國九十年代初期平分秋色，均有九篇的相關研究文章，近二年此主題的研究似乎又有慢慢增多的趨勢產生，包含國內也陸續有相關的文章發表，足見中國古典目錄學的體制內涵及優良傳統的延續，依舊是有其無限的研究價值存在，迄今才會仍深受學者及學界的重視。

在相關研究的篇章中，或介紹「提要」的意義、內容與用途，或說明「提要」的種類、體例、編寫方法及特性，或討論「提要」扮演的角色、影響和發展等。

⁹ 齊力典，「圖書館學目錄學名詞解釋(一)」，《圖書館》第2期(1964年)，頁64。

¹⁰ 王紹平等主編，《圖書情報詞典》(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0年)，頁118。

研究焦點大多集中在內容與用途之介紹、體例、種類及編寫方面，卻仍僅限於較淺層的介紹或論述，能有更深入及廣泛而做全面性探究者，則寥寥無幾，因此在對中國古典目錄學「提要」體制展開研究之前，筆者則先將前人之研究成果作一回顧與整理，以明相關研究之脈絡及可待開發之空間。

一、期刊部分

可分為以下三方面：

(一)「提要」的意義、起源、內容與用途方面之介紹。

相關研究有吳聖波〈論古代書目提要〉、許敬生〈簡論古代目錄書的基本結構〉、胡昌斗〈淺談書目提要在目錄學中的地位及其社會作用〉、喬好勤〈書目結構初探〉、蔣俊華〈內容提要淺議〉、閔定慶〈試論敘錄體目錄的文化生成〉、閔定慶〈敘錄體目錄生成的文化機制——《七略》研究之一〉、蕭時占〈書目特性與價值試論〉、李國新〈品評人物之風大盛與傳錄體目錄的勃興——魏晉南北朝目錄學研究〉、彭路路〈內容提要——書籍的心靈之窗〉、鄭驪〈《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淺說〉等。

(二)說明「提要」的種類、體例、編寫方法及特性。

包括有朱天俊〈中國古代的提要〉、陳玉順〈中國古代提要及其評價功能〉、辜學武〈古代書目解題的體例及其特點初探〉、王忠賢〈提要發展述略〉、周蓉〈中國古代解題目錄及其沿革〉、陳方〈試論提要〉、陳方〈解題目錄體例評議〉、陳方〈私家解題目錄述略〉、李彥〈中國書目提要的演變及書目提要的編寫〉、楊薇〈論傳統書目提要的建構與特徵〉、鍾來暉〈提要的過去 現在和將來〉、鍾向群〈論目錄的輯錄體與馬端臨的《文獻通考·經籍考》〉、徐瑞香〈析辨「提要」及其

撰寫原則舉隅〉、周彥文〈論提要的客觀性、主觀性與導引性〉、潘淑蘭〈怎樣撰寫古籍提要〉、戴國瑜〈從目錄學體例談理想目錄之編製〉。其中辜學武〈古代書目解題的體例及其特點初探〉對「書目解題」的起源、體例及特點各部分的論述均非常詳細，是本文研究之重要參考篇章之一，另王忠賢〈提要發展述略〉、周蓉〈中國古代解題目錄及其沿革〉、陳方〈解題目錄體例評議〉及楊薇〈論傳統書目提要的建構與特徵〉亦提供較完整的研究論述。

(三) 討論「提要」扮演的角色、影響和發展。

相關研究有黃鎮偉〈解題書目與讀書指導〉、李蘇華〈試論提要在文獻編目中的重要作用〉、黎至英〈論書目提要〉、紀聶、甘寧〈論編撰古籍書目提要的繼承、變通與發展〉、李書韓〈對我國書目提要演變的思索——兼論機讀目錄提要項的著錄〉、高長青〈敘錄體的創立對後世目錄學的影響——兼論目錄學的演變和發展〉、李先鋒〈「內容提要」豈可「包裝」〉。

二、書籍部分

以有單篇章、節，整理論述相關研究內容，可分下列三項：

- (一) 以「敘錄」為篇名：劉紀澤《目錄學概論》、姚名達《中國目錄學史》、昌彼得《中國目錄學講義》、昌彼得、潘美月《中國目錄學》、余嘉錫《目錄學發微》、李曰剛《中國目錄學》、程千帆、徐有富《校讎廣義》目錄編、彭斐章、謝灼華、喬好勤《目錄學研究文獻匯編》、田鳳台《古籍重要目錄學析論》、劉兆祐《中國目錄學》、胡楚生《中國目錄學》等，其中劉紀澤、姚名達、昌彼得、余嘉錫、李曰剛、程千帆、徐有富及劉兆祐的著述內容均頗詳細。

(二) 以「解題」為篇名：徐召勛《目錄學》、周少川《古籍目錄學》、馮浩菲《中國古籍整理體式研究》等，以徐召勛與周少川對解題的論述較詳細且較廣泛。

(三) 以「提要」為篇名：朱天俊《應用目錄學簡明教程》、柯平《文獻目錄學》、彭斐章、喬好勤、陳傳夫《目錄學》、彭斐章《目錄學教程》等。

上述期刊與書籍部分的資料，大部分研究內容，均著重於「提要」(敘錄、解題)的編寫內容、體例、種類與用途方面之介紹，而其中又有許多篇章的撰述內容相互重疊，復加上多為廣泛性的論述，缺少全面與深入的探討「提要」體制的起源、演變、發展及對現代和讀者所產生的影響，因此這些部分則有較多的探討空間。

對於「提要」和「摘要」(即文摘)的區分，上述研究資料也少有一併列入做全面性之比較探討及辨正，縱有相關研究資料亦多為單篇期刊文章，由於此二者的定義、用途及編寫方式雖相似，實則不同，且易產生混淆，故有深入了解及探究的必要性和價值性，並藉以釐清「提要」與「摘要」的區別及作法，進而建立正確的觀念。

第四節 研究問題暨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問題

- (一) 探討中國古典目錄體制「提要」的起源與意義。
- (二) 論述中國古典目錄體制「提要」的種類與功能。
- (三) 深入瞭解中國古典目錄體制「提要」的發展及演變。
- (四) 分析中國古典目錄體制「提要」的體例及作法。
- (五) 研究中國古典目錄體制「提要」的特性及建構。

二、研究範圍與限制

- (一) 本論文所要探討的是中國古典目錄體制「提要」的意義與起源、體例及演變、功能及特性、建構、發展與影響等內容，而非各種書目提要(即敘錄、解題)的編寫整理、蒐集與介紹。
- (二) 研究對象以中國古典目錄體制「提要」為主，並依循《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文獻通考·經籍考》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等中國歷代書目之「提要」的發展脈絡，對中國古典目錄體制「提要」作深入之探究，至於文獻著錄的總序、小序，則不在本研究範圍內。
- (三) 本研究對中國歷代古籍「提要書目」的收集整理，基於時間的限制及史料文獻的蒐集難以完整，主要以各公私館藏目錄與史料文獻記載，並且體例著錄完整或有其特色的書目資料為主要選錄範圍。

第五節 研究方法與實施步驟

一、研究方法

文獻資料是記載知識主體的主要來源，要瞭解傳統知識，探究歷代知識結構體的演變，則必須要閱讀古籍史料文獻，中國古籍浩如煙海，不可能一一遍覽，只有透過已編寫及記載古籍文獻源流的提要目錄，才能更深入廣泛的一窺古籍文獻之概貌。

中國古典目錄始於漢代，迄清代為止，其中仍流傳存世並最具有代表性的古典提要目錄主要有四部，分別是宋代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元代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及清代紀昀總纂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書中均按一定的次序和詳略記錄了大量的書目，並為每一書都編寫詳細的提要(敘錄、解題)。從這幾部提要目錄中，即可就其中提要(敘錄、解題)內容、體例等的編寫，進一步瞭解提要結構的演變，並反映出提要(敘錄、解題)在「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上的重要功能與不可替代之學術價值。

歷史文獻主要是透過相關史料文獻的收集與整理，重建出歷史的真相，故其並非僅是史料的堆疊，而是必須在確定史料內容的真實後，繼之以考證分析，再將分散各處且分析完成的史料予以歸納。因此史料蒐集儘量要求豐富、要博、要廣(即角度多元化，範圍廣大)，並分層次以求接近真實，故在完成初步資料整理後，則必須就史料的外部及內部進行考證，以確定史料的真偽，尤其是對於來源不同、觀點相異的資料，更應該用各種不同的方法驗證其可信度，以便取捨。

本研究主題所探討的是中國古典目錄體制「提要」的意義與起源、體例及演

變、發展與影響…等等內容，故採用的研究方法為文獻分析法及歷史研究法。

(一) 文獻分析法

本研究先採用文獻分析法，並以中國古典目錄學、文獻學及中國歷代提要書目，如《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文獻通考·經籍考》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等重要書目，並與「提要(敘錄、解題)」相關之圖書、專論、學術論文、期刊論文、會議論文、研究報告與網路資源等文獻資料，做深入的整理、歸納與比較分析，進而對中國古典目錄學體制「提要」能有徹底之瞭解。

(二) 歷史研究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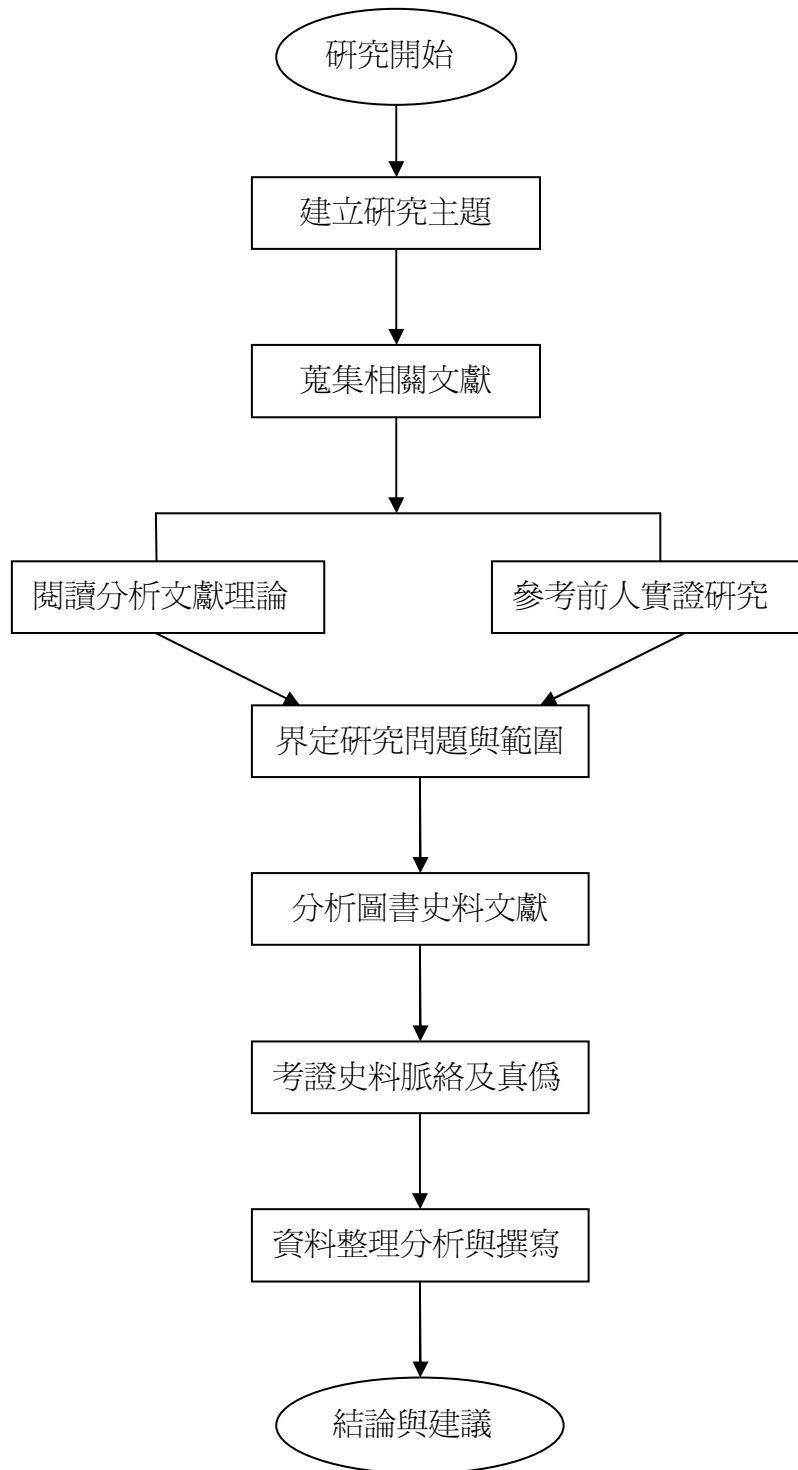
採用歷史研究法以考證經文獻分析後之中國古典目錄學、文獻學及中國歷代提要書目等相關文獻著作之內容，並收集各公私館藏目錄，就方志、文集、筆記、日記、叢刊、題跋、專著、論文集、公私簿錄及期刊等史料文獻，蒐討相關資料，凡有可徵者，皆儘量網羅考訂，整理出中國自西漢迄清代之提要書目舉要共一百九十三種，藉此以瞭解中國歷代對於提要書目編撰的梗概。

至於中國古典目錄體制「提要」起源與意義，種類與功能，發展及特性，體例及作法，建構及對現代與讀者的影響等內容，皆依所獲之有限資料，試為探討，冀能揭示中國古典目錄體制「提要」發展的脈絡及其具學術性之重要意義與價值。

二、 研究實施步驟

- (一) 建立研究主題。
- (二) 蒐集相關文獻，利用各種檢索及參考工具蒐集國內外相關文獻，並分析其中相關理論與實證研究，包括：中國古典目錄學、文獻學及四庫學等方面，關於「提要(敘錄、解題)」研究及論述之現況資料，記載提要(敘錄、解題)書目相關資訊內容之書目資料、學術論文與期刊論文等，經整理分析及瞭解此相關主題後，並參考前人過去之實證研究論述的情形，而建立本研究概念與理論基礎。
- (三) 界定研究問題與範圍，依據史料分析後的情形及研究目的，擬定研究架構，並提出研究問題與界定研究範圍限制。
- (四) 擬定研究方法。以文獻分析法蒐集分析圖書、史料，並以歷史研究法作為考證相關史料文獻脈絡與真偽的憑藉。
- (五) 進行論文撰寫。

研究實施與步驟流程如下：



研究實施與步驟流程圖

第二章 中國古典目錄體制「提要」的起源與發展

第一節 中國古典目錄體制「提要」的意義及起源

一、中國古典目錄體制「提要」的意義

中國的典籍文獻浩如煙海，這些豐富的文化遺產，正是中華民族在數千年歷史發展中，所累積創造的各種知識體系之精華結晶，浩瀚的典籍不僅代表也傳承了中國古代文明的精神成果，而要記載這些典籍包含的內容狀況與傳統源流，則要依靠古籍目錄。

姚明達於《中國目錄學史》中云：

「蓋學術淵深，研究非易，舍師生口耳傳授及親身實地經驗之外，實惟書籍是賴。學術如千門萬戶，書籍更以不祇汗牛充棟，將欲因書究學，非有目錄學為之嚮導，則事倍而功半。故分言之，各種學術皆有目錄學；合言之，則目錄學實負有指導各種學術之責任。淺言之，將繁富雜亂之書籍編次為部別州居之目錄，使學者自求之，目錄學家之職務也。深言之，不特書籍有一定之位置，且能介紹其內容於學者，使學者瞭然依南針以前趨，尤目錄學家之功勳也。」¹¹

故要達到「介紹其內容於學者，使學者瞭然依南針以前趨」的目的，在古籍目錄體制中有「敘錄」（解題、提要）的產生與撰寫，才能發揮「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重要功能。綜上述所言，中國歷代以來為因應典籍文獻的整理，遂有目錄學的形成，復因文獻典籍的大量增加，為提昇史料文獻的實用性與讀者使用的便利性，故有「敘錄」（解題、提要）之產生，以發揮提要鉤玄，治學涉徑的作用，因此「提

¹¹ 姚明達，《中國目錄學史》（台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年10月），頁9。

要」可說是一把開啓書籍寶庫的治學之鑰。

《漢書·敘傳》云：「劉向司籍，九流以別，爰著目錄，略序鴻烈，述《藝文志》第十」。¹²此是文獻記載目錄一辭最早的典籍。《文選》第三十八卷〈任彥昇爲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李善注，引劉歆《七略》曰：「《尚書》有青絲編目錄。」又《文選》第二十二卷〈王康琚反招隱詩〉李善注，引劉向《別錄》「《列子》目錄曰：至於〈力命篇〉，一推分命」。據此可知，西漢成哀帝時劉向父子校書，當時著作即已稱爲目錄。雖以今存劉向的各篇敘錄來看，或稱序錄，或但稱錄，若以《文選》注所引的《列子》目錄之文，其在原書實稱書錄。故劉氏父子校書時，雖有目錄之實，但是否已居其名，則尙未敢遽定。而東漢初班固撰寫《漢書》時，「目錄」二字已連成一個通行的專門名詞，則是無需懷疑的，¹³故可說目錄之名，起於尙世，而目錄之實，則源於西漢劉向、劉歆父子校書之時。

《漢書·藝文志》總序云：

「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旨意，錄而奏之。」¹⁴

所奏「錄」中，實已包括「篇目」與「指意」二者，而篇目即指書前之目次，指意則爲一書之敘言，「條其篇目」，即依次列出一部書之篇目，「撮其旨意」則是敘述一書的大意，寫出一部書的提要，亦即爲「敘錄」，敘錄原附於各書之中，如現存的《戰國策》、《荀子》、《晏子》、《管子》、《鄧析子》、《韓非子》、《列子》、《說苑》、《山海經》等九書的敘錄即是¹⁵，後來劉向又將其匯集編爲一書，撰爲《別錄》，成爲我國第一部提要式的文獻目錄，至北宋時因陳振孫之《直齋書錄解題》一書的繼承和發揚，「敘錄」又稱爲「解題」，所謂「解題」二字，若按字面解釋，顧

¹² (漢)班固，《漢書》(漢書卷一百下·敘傳第七十下)(台北：鼎文書局，1979年11月)，頁1132。

¹³ 昌彼得，《版本目錄學論叢(二)》(台北：學海出版社，1977年8月)，頁6-7。

¹⁴ (漢)班固，《漢書·藝文志》(漢書卷三十·藝文志第十)(台北：鼎文書局，1979年11月)，頁1701。

¹⁵ 高振鐸，《古籍知識手冊(一)》(台北：萬卷樓圖書公司，1988年10月)，頁145。

名思義即是品題圖書，例如日本目錄學家小見山壽海說：

「解題是一書一書比較詳細的記載，也就是對每一種圖書的品題解說。」¹⁶又

說：「解題即品題，即解說，即介紹，即批評或評價。」¹⁷

自東漢以後，佛家講經，先解釋題目，稱為「開題」，唐朝儒家講經之時，亦先解釋題目，稱為「發題」，在此，不論「開題」及「發題」，實際上皆稱為「解題」¹⁸。

以上所述只是「解題」的另一種說法，與圖書目錄所指的「解題」，也就是本研究所談的「解題」是完全不同的名稱與內容。據中國目錄學史上的記載，「解題」正式作為圖書目錄上的名稱，始於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亦有記述此書

「其例以歷代典籍分為五十三類，各詳其卷帙多少，撰人姓氏，而品題其得失，故曰解題」。¹⁹

清乾隆年間《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一書的編撰，不僅使提要之撰寫方式提昇至更精緻的境界，解題目錄深入剖析圖書文獻，介紹著者生平、學術淵源及版本流傳情況的記載…等，更展現出強大的學術性質，故「提要」的存在與編寫則成為中國古典目錄學的優良傳統之一，不僅為讀書人指引開啓一治學門徑，對於「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也提供了莫大的傳承與助益，因此「解題」之名又被稱為「提要」並延用迄今。

¹⁶ (日)小見山壽海，《書誌學》(東京市：芸艸會，1931年6月)，頁114。

¹⁷ 同上註，頁115。

¹⁸ 徐昭勛，《目錄學》(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年12月)，頁79。

¹⁹ (清)紀昀總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八十五·史部四十一·目錄類一)《直齋書錄解題》條，(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頁2219。

二、中國古典目錄體制「提要」的起源

根據古籍目錄學史的研究記載，我國古代目錄及「提要」（敘錄、解題）的起源，萌生於春秋戰國時期，因當時的環境背景隨著生產力提升，學術思想發達，昔日「王官之學」的限制逐漸被打破，遂形成諸子百家學術爭鳴的盛況，以金石、簡牘等質材所記載的文獻資料亦大為增加，爲了保存有用及特定的文獻典籍，孔子開始了他的文獻整理工作，他修《春秋》，刪《詩》、《書》，訂《禮》、《樂》，纂《易經》，在整理過程中，如對六經篇目的編次，對《詩經》風、雅、頌文體的分類等，皆顯示已開始採用一些目錄方法來對文獻進行分類排序。

《隋書·經籍志》史部簿錄篇小序云：

「古者史官既司典籍，蓋有目錄，以為綱紀，體制堙滅，不可復知。孔子刪書，別為之序，各陳作者所由。韓、毛二詩，亦皆相類。漢時劉向《別錄》、劉歆《七略》，剖析條流，各有其部，推尋事迹，疑則古之制也。自是之後，不能辨其流別，但記書名而已。」²⁰

《史記·孔子世家》云：

「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²¹

《漢書·藝文志》書類小序云：

「《易》曰：『河出圖，雒出書，聖人則之。』故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於堯，下訖于秦，凡百篇，而為之序，言其作意。」²²

司馬遷說孔子「序《書傳》」，班固說孔子「為之序，言其作意」，二人都肯定孔子爲《詩》、《書》、《易》寫過序，「序」同「敘」，就是敘錄或解題，即班固所謂「言其作意」，但自朱熹起，有人對此提出懷疑，認爲《書》序並非孔子所作。這些經

²⁰ (唐)長孫無忌等撰，《隋書·經籍志》(卷三十三)(台北：藝文印書館，1955年)，頁501。

²¹ (漢)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卷四十七)(台北：鼎文書局，1979年11月)，頁1935。

²² (漢)班固，《漢書·藝文志》(卷三十)(台北：鼎文書局，1979年11月)，頁1707。

書的序分爲二種，一是爲全書所寫的序，即大序，如《詩經》大序，其將詩的產生，以及何謂風、雅、頌等文體均做了簡要說明，對讀《詩》增進了許多裨益。又如《易·繫辭》實際上也是介紹全書的大序，《易·序卦傳》條列六十四卦之名，解說六十四卦的排列次序和內在關係，清代盧文弨《鍾山札記》四卷云：

「夫〈太史公自序〉即《史記》之目錄也；班固之〈敘傳〉即《漢書》之目錄也。……古書目錄，往往置於末，如《淮南》之〈要略〉，《法言》之〈十三篇序〉皆然，吾以為《易》之〈序卦傳〉非即六十四卦之目錄歟？《史》《漢》諸序殆昉於此。」²³

即指出這篇傳文實際上是六十四卦的目錄。而《史》《漢》諸序，即指《史記》〈太史公自序〉及《漢書》〈敘傳〉，在此兩篇序文中，司馬遷和班固不但敘述了自己的家世，並將全書各篇名目，按次序逐一排列，又概括全文的宗旨且對其內容與評議作了簡要的提示。《史記·太史公自序》的小序即是一篇完整的《史記》目錄，因〈太史公自序〉是由大序和小序兩部分所組成，大序爲自述，說明家世、學歷、仕途、學術觀點、編纂旨趣及體例等等；小序則是依次寫下每一篇的篇名及要旨，成爲一書之目錄，也是開啓讀《史記》一書很重要的鎖鑰。例如：

「秦失其道，豪桀並擾；項梁業之，子羽接之；殺慶救趙，諸侯立之；誅嬰背懷，天下非之。作〈項羽本紀〉第七。」²⁴

前八句是「錄」，概括了全篇文章的要旨；既敘述項羽的主要戰績，又評論其功過是非，同時也將作者撰傳的意旨表達出來。最後一句是「目」，確定了篇名和編次。

「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迹，諸侯作難，風起雲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發難。作〈陳涉世家〉第十八。」²⁵

²³ (清)盧文弨，《鍾山札記》(台北：廣文書局，1971年8月)，頁168-170。

²⁴ (漢)司馬遷，《史記》(一百三十卷〈太史公自序〉第七十)(台北：鼎文書局，1979年11月)，頁3302。

²⁵ (漢)司馬遷，《史記》(一百三十卷〈太史公自序〉第七十)(台北：鼎文書局，1979年11月)，頁

序文說明了爲陳涉作世家而不入列傳的理由。又如：

「維禹濬川，九州攸寧，爰及宣防，決瀆通溝，作河渠書第七。」

序文則是說明其大意。

「慮羲畫卦，書契後作，虞夏商周，孔纂其業，纂《書》刪《詩》，綴《禮》正《樂》，彖系大《易》，因史立法。六學既登，遭世罔弘，羣言紛亂，諸子相騰。秦人是滅，漢修其缺，劉向司籍，九流以別，爰著目錄，略序洪烈。述《藝文志》第十。」²⁶

《史記》集合一百三十條的小序，成爲《史記》一書的目錄，《漢書》的《敘傳》體例仿此而作，故作法亦同。又《書·禹貢·序》：「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說明《禹貢》的主要內容也是小序。《詩》《書》均有大序和小序，《詩》大序泛論全書，相傳出於子夏之手，小序則提綱挈領，以簡約的文字介紹各篇的背景、內容和「作意」，這種體例則是後來敘錄或解題的濫觴。²⁷例如

《尚書·湯誓·序》云：「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陟，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²⁸

《湯誓·序》爲誓師之詞。

《詩經·關雎·序》云：「《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²⁹

《關雎·序》說明「國風」的開始及其作意。序文點明了詩的內容，也提供了對詩理解的幫助。《詩》、《書》等經典之序文，即爲後世所稱的大序和小序，雖然確定並非孔子所作，然其爲先秦時代之作品，且出自儒家學派門人之手，亦爲今存古籍中最早之序目，則無庸置疑。

3310。

²⁶ (漢)班固，《漢書》(漢書卷一百下·敘傳第七十下)(台北：鼎文書局，1979年11月)，頁1132。

²⁷ 李瑞良，《中國目錄學史》(台北：文津，1993年)，頁33。

²⁸ (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尚書》(卷四)(《湯誓》第一)(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

²⁹ 漢·毛公傳《毛詩·國風》(《周南·關雎》)(台北：臺灣中華書局，1979年)，頁1。

書序和詩序運用極簡明的文句替每一項歷史文件，每首詩歌的內容、背景和作意提示出應該注意之處，做為閱讀的指導，故此類序文對讀者亦具有啟發及指導的意義存在，這種閱讀指導式的文字，實質上則已具有提要的性質，這樣的方法，後來也影響了諸子百家，他們均在自己的著作中，以自序的形式，來宣傳和介紹自己的著述內容及作意，此法也成為讀者閱讀這一類著作的指針。

自序的特點是由作者自己來說明寫作的動機、著作的背景、內容和要旨，故往往也比別人寫的更準確、更深刻，透過自序，讀者不僅可了解一本書，還可以了解作者其人及其所處的時代背景，而自序的出現也是對儒家所創造的大序和小序的一種突破，意味著早期目錄學的重要發展。及至今日，許多著書立說者亦多有序言的撰寫，如自序、他序或出版說明等，因撰述者常利用這些序言向讀者傳達自身撰述的目的、背景與經過等等。

由於古書散佚，現存最早的一篇自序是秦始皇統一中國前夕約公元前三世紀(公元前二三九年)《呂氏春秋》的〈序意〉，《呂氏春秋》也是先秦諸子書的最後一部，全書內容包括十二紀、八覽和六論，現存〈序意〉篇有殘缺錯簡³⁰，但其運用簡約的文字說明著書的意圖、全書的宗旨和各篇的要點，並點明寫作年代，讓後人了解其時代背景，則是此篇之價值所在，這篇自序在目錄學史上是一種創例，具有重要影響，後來司馬遷的〈太史公自序〉即是這一創例的直接繼承。

西漢景帝、武帝時期約公元第二世紀末年出現最完整且重要的一篇則是《淮南子·要略》，是西漢書籍中最早出現的一篇自序，它簡要的介紹《淮南子》全書十二篇的目錄解題及編排次序，並說明全書的主旨，採用比較和總結的方法，歷舉先秦諸子學說的得失，宣傳自己的學術見解，於寫作上，此篇序文已汲取了先

³⁰ 同註 27，頁 35。

秦一些著書自序的典範，兼具大序、小序的作用，也代表自序的編寫到此已達非常成熟的地步。之後又有司馬遷的〈太史公自序〉，此篇則是古代最早用「自序」這一名稱的重要序文，全文約可分為五段，首段司馬遷追考自己的家世；二段則介紹其父司馬談的生平與他對各家學說的評論，並說明自己的家學淵源；三段敘述司馬遷本身的生活經歷和所受重託；四段說明撰寫《史記》的原因與其受刑後的悲憤心情，之後並逐一縷述一百三十篇的各篇作意，則全書大綱細目，粲然明辨；最後介紹全書的規模體例。此篇文章於寫作體例上既仿效《易·序卦傳》及《詩》的小序，又繼承《呂氏春秋》〈序意〉和《淮南子·要略》，並在前人的基礎上加以發展。特別是敘述作者自己的家世生平、寫作時代背景以及個人的寫作動機和忍辱著書的毅力，採取自我介紹之方式來說明作者的本末源流，這可說是對自序文體的一種發展，其為各篇作解題時注重通過寫作原由來反映自己的觀點和作意，不僅做到了主觀感受和客觀敘述的結合，也達成一人之源流和一書之源流的融合，遂成為自序文體的一種獨特典範。在其之後，尚有班固《漢書》的〈敘傳〉集合一百條小序成為全書目錄，同樣具有解題性質。此二篇內容，均在自序中言明自身家世、著書時代的背景和用意等，並將全書各篇名目，按次序逐一排列，且對其內容與評議作了簡要的提示，均屬極佳且重要的著書自序。經過《淮南子》的〈要略〉、《史記》的〈太史公自序〉到《漢書》的〈敘傳〉，確立了自序的體例，不僅是漢代目錄學的一個重要成就，此後，自序和他序也成為目錄體制的組成部份，但以瞭解寫作動機和作意而言，自序則比他序重要。

漢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二六年)，劉向奉旨校勘各類圖書，他每校完一書之後，即整理出這部書的篇目，再寫一段說明整理經過、書中作者背景、書的內容、價值等情況的文字，上奏予成帝，稱為「敘錄」。蓋推本《詩》《書》之序，以為向、歆之所則，余嘉錫於《目錄學發微》一書中指出：

「敘錄之體，源於書敘，劉向所做書錄，體制略如列傳，與司馬遷、揚雄自

序大抵相同。其先淮南王安作《離騷傳敘》，已用此體矣。」³¹

故敘錄的產生實際上可說是劉向汲取承襲《詩》《書》之序及秦漢諸子百家們著書自序的優點後，並結合當時校書的具體狀況與讀者之需求，所創造出來的著錄方法，之後劉向再將其匯集編為《別錄》一書，至此階段，我國古典目錄體制「提要」的發展，可說已奠立成熟而完備的基礎，經由彙集每書敘錄所成的《別錄》一書，實乃開後世提要之始。

第二節 中國古典目錄體制「提要」的演變

目錄的產生、敘錄的撰寫，皆起於劉向、劉歆父子校書，此乃順應實際需要所致，隨著之後文體的演變，也出現一些不同名稱的目錄書，如劉向父子所撰一書之目錄，本稱「書錄」，以錄賅目，但因錄前有目，所以也可稱為「目錄」，又如《列子》書錄，《文選》李善注即稱「劉向《列子》目錄」。後人繼承仿效劉向寫作，文體形式或稍有變更，錄在目前，有的則改稱「序錄」而略去「目」稱，如陸德明之《經典釋文序錄》；也有稱為「錄目」者，如釋智昇《開元釋教錄》有《歷代所出眾經錄目》一篇。還有單稱「目」的，如王堯臣《崇文總目》；單稱「錄」的如阮孝緒《七錄》；班固《漢書·藝文志》稱「志」；荀勗《中經新簿》稱「簿」；李充《晉元帝四部書目》稱「書目」；毋煚《古今書錄》稱「書錄」；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稱「解題」；朱彝尊《經義考》稱「考」；錢曾《讀書敏求記》稱「記」……等等，凡按一定次序編排的篇名或書名，均可視為目錄，而不在乎是否用「目錄」

³¹ 余嘉錫，《目錄學發微》（台北：藝文印書館，1974年4月），頁36。

這一名稱。³²雖然目錄書可以有多種名稱，但真正有學術利用價值的目錄書，則取決於「提要」(敘錄、解題)之有無，否則如同是帳簿式的書錄，則無甚參考之處。

余嘉錫《目錄學發微》：「敘錄之體，源於書敘(序)，劉向所做書錄，體制略如列傳，與司馬遷、揚雄自序大抵相同。其先淮南王安作《離騷傳敘》，已用此體矣。」
「書」序係先秦時代之作，劉向承襲其體並創「敘錄」，自其撰寫敘錄(解題、提要)且輯成《別錄》一書，開啓提要(解題)書目之先，以後之歷代書目莫不仿其體，或編寫解題、提要，或加注釋以對文獻作說明，劉向之作對後世影響甚大。例如《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等史志書目，則是採用注語方式對文獻作者、內容、真偽等作說明之代表書目。

經歷時代的更迭後，書目提要也與目錄學一樣，經歷了創始、衰微、成熟、鼎盛的過程。

(一) 自西漢劉向創寫敘錄之後，《別錄》、《七略》二書早亡於唐末五代之亂，現在僅留下一些殘篇佚文，然據後人之考證，體現其當時的目錄工作，不僅集中著錄了西漢前的文獻典籍，每一書均有詳細的敘錄，此特點並為後世奠下書目提要的基礎框架。但魏晉南北朝時期所編寫的書目中，有提要者較少，故對中國目錄學史上的影響不大。

(二) 南朝王儉、阮孝緒繼承和提倡劉向敘錄體提要書目的解題形式。

繼劉向父子之後，魏晉時代從荀勗《中經新簿》及其後來的官修目錄，大都沒有敘錄或解題，《隋書·經籍志》說《中經新簿》：

「但錄題及言，盛以縹囊，書用緗素，至於作者之意，無所論辯。」³³

³² 程千帆、徐有富著，《校讎廣義·目錄編》(濟南：齊魯書社，1988年)，頁7。

³³ (唐)長孫無忌等撰，《隋書·經籍志·經序》(卷三十二，《志》第二十七)(台北：藝文印書館，

此說法雖有後人疑其不盡符合事實，如《晉書·荀勗傳》說荀勗：「領秘書監，與中書令張華，依劉向《別錄》，整理記籍」³⁴，故按此文所述，既是依《別錄》體例，則不應沒有敘錄。此問題也在後來的一些文獻記載中得到證實，如《史記集解》荀勗曰：「和嶠云：《紀年》起自黃帝，終於魏之今王。今王者，魏惠成王子。」³⁵荀勗這段文字，則是在《竹書紀年》之敘錄中引用和嶠的說法，故由此可見當時荀勗整理的《竹書紀年》應是有敘錄的。又如今傳《穆天子傳》附有荀勗的序文，可從其中了解荀勗校書的體例：《穆天子傳·序》

「侍中中書監光祿大夫濟北侯臣荀勗撰序古文《穆天子傳》者，太康二年，汲縣民不準盜發古冢所得書也。皆竹簡素絲編。以臣勗前所考定古尺度其簡，長二尺四寸，以墨書，一簡四十字。汲者，戰國時魏地也。案所得《紀年》，蓋魏惠成王子今王之冢也，於《世本》蓋襄王也。案《史記·六國年表》，自今王二十一年至秦始皇三十四年燔書之歲八十六年。及至太康二年初得此書，凡五百七十九年。其書言周穆王遊行之事。《春秋左氏傳》曰：穆王欲肆其心，周行於天下，將皆使有車轍馬跡焉。此書所載，則其事也。王好巡守，得盜驪騮耳之乘，造父為御，以觀四荒，北絕流沙，西登昆侖，見西王母與《太史公記》同。汲郡收書，不僅多毀落殘缺，雖其言不典，皆是古書，頗可觀覽。謹以二尺黃紙寫上。請事平，以本簡書及所新寫，並付祕書繕寫，藏之中經，副在三閣。謹序。」³⁶

從此篇校序中，可看出其說明了校理經過、內容提要及事蹟考證，並注意

1955年)，頁469。

³⁴ (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列傳》(卷三十九，《列傳》第九荀勗)(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年)，頁5244。

³⁵ (漢)司馬遷，《史記·世家》(卷四十四，《魏世家》第十四)(台北：鼎文書局，1979年)，頁1849。

³⁶ (晉)郭璞注，《穆天子傳·序》(台北：臺灣中華書局，1966年)，頁1。

書籍之外部特徵與內容撰寫，體例和流傳下來的《別錄》佚文〈管子書錄〉等完全一樣，顯示其亦為一篇敘錄。又文字出於校理者之手，且由於係荀勗總領其事，故由其列銜冠首，後世之《四庫全書總目》即是仿效此種體例作法。按上述雖可瞭解《隋書·經籍志》對荀勗《中經新簿》的評論並不甚正確，且《中經新簿》早已亡佚，然這段時期的官修書目大多是只記書名，而無撰寫提要的簿錄之作，則是無庸置疑之事。

又《隋書·經籍志·簿錄篇》經序言：

「不能辨其流別，但記書名而已，博覽之士，疾其渾漫，故王儉作七志，阮孝緒作七錄，並皆別行，大體雖準向、歆，而遠不逮矣。」³⁷

由於當時的官修目錄「但記書名而已」，以致不能辨其流別，故王儉編《七志》一書，其撰寫方式如《隋書·經籍志·簿錄篇》經序言：

「亦不述作者之意，但於書名之下，每立一傳。」³⁸

每立一傳的「傳」，非傳注，而是傳記。王儉記述作者之生平事蹟，希望藉由介紹作者生平，進而能讓人們瞭解原著文獻之內容及相關記載與考證資料之文獻，此種傳錄形式的提要，可說是劉向敘錄體提要中「推論其生平」的擴展。繼《七志》之後，阮孝緒編《七錄》，其解題內容，記書之撰著人的生平事蹟和書之流傳情況，從體例上補充了王儉撰寫提要之不足，亦繼承了《七略》撰寫提要之遺風。由於《七志》及《七錄》均為私家撰書，除此二書之外，至隋代僅有許善心仿阮孝緒《七錄》體例撰《七林》一書，因此可知自魏晉南北朝迄隋代之際，當時之國家藏書目錄大都沒有撰寫提要，留下的只是「但記書名而已」參考價值不高的簿錄，故此時期之書目提要亦最為衰微。

³⁷ (唐)長孫無忌等，《隋書·經籍志》(卷三十三，《志》第二十八)(台北：藝文印書館，1955年)，頁501。

³⁸ (唐)長孫無忌等，《隋書·經籍志·經序》(卷三十二，《志》第二十七)(台北：藝文印書館，1955年)，頁470。

(三) 唐宋時期的目錄學家以自己的親身實踐，穩定書目提要在目錄學史上的地位，更趨成熟。

唐代朝廷重視校書編目工作，故當時提要書目代表作有《羣書四部錄》和《古今書錄》二部書目。《羣書四部錄》編撰於唐代開元盛世，由元行沖主持編撰，此書規模宏大，數量龐大，前後歷時五年，每書有解題，每類有小序，實為劉向以後所僅有，編成的目錄多達二百卷，以後也只有《四庫全書總目》可與之媲美。《古今書錄》一書則是毋煗將《羣書四部錄》修訂、校補並簡化後所編成之提要書目，所收錄的都是當時政府實有的藏書，而非所有古籍的目錄。全書四十卷，雖只有《羣書四部錄》的五分之一，但著錄圖書數量卻多於《羣書四部錄》，且內容體例也比《羣書四部錄》更為完善。毋煗在自序中談到編纂目的說：「…將使書千帙於掌眸，披萬函於年祀，覽錄而知旨，觀目而悉詞，經墳之精術盡探，賢哲之睿思咸識，不見古人之面，而見古人之心，以傳後來，不其愈已！」³⁹欲使讀者能「覽錄而知旨，觀目而悉詞」、「不見古人之面，而見古人之心」，則是對目錄之效用所具有的卓越見解，也是其對自己編纂書目所提出的嚴格要求，因此也保持了《古今書錄》之品質。隨著唐代經濟和文化的發展，目錄工作及目錄學研究取得的成就，也為宋代目錄學打下了良好基礎。宋代時提要書目全面發展，並走向成熟，目錄撰寫序及提要蔚然成風，國家藏書目錄如《崇文總目》，史志目錄如歷朝的《國史·藝文志》，私人藏書目錄如《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都有提要且已達到更高水準。北宋王堯臣、歐陽脩等編的《崇文總目》，提要尤為詳細，亦即每類有序，每書有提要，是唐代《羣書四部錄》以後、清代《四庫全書總目》以前八百多年間唯一的一部卷帙浩繁而體例完備的官修目錄，雖然南宋鄭樵在《通志·校讎略》中對《崇文總目》甚表不滿，一再加以抨擊，特別是對

³⁹ 同註 6。

《崇文總目》的敘釋(即解題、提要)頗多微辭，甚至譏為「泛釋無義」、「強為之說，使人意怠」，因其認為沒有必要每種書都寫提要，而應「於疑晦者則釋之，無疑晦者則以類舉」。鄭樵的這種視其需要，在書目中編寫提要的思想，對提要撰寫工作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崇文總目》卷帙浩繁，雖然提要(解題、敘錄)的品質不如《別錄》，但也不能因此而對該書全盤否定，如清朱彝尊評論《崇文總目》說：「辭不費而每書之本末具見，法至善矣。」⁴⁰《四庫全書總目》亦評論說：「載籍浩繁，抵牾誠所難保。然數千年著作之目總匯於斯，百世而下，藉以驗存佚，辨真贗，核同異，固不失為冊府之驪淵，藝林之玉圃也。」⁴¹二則均不失為公允之論。

宋代私家藏書目錄則以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和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二部提要書目為代表，提要(解題)內容或介紹作者生平，或敘述文獻內容之主旨與版本流傳，或考辨學術淵源及書之價值，《郡齋讀書志》偏重書籍考訂，《直齋書錄解題》則較偏重版本敘述，各具特色，亦均具有高度學術價值，此二部書目流傳至今影響甚大，也為鞏固提要書目著作在目錄學史上的主體地位起了很大的作用，更深受後代學者高度肯定之評價。

(四) 清代《四庫全書總目》承上啓下，將書目提要推至鼎盛，並成為傳統提要書目的里程碑。

元、明時期並無高品質的官修目錄，也沒有書目提要著作，明代唯一一部重要的目錄《文淵閣書目》其編制方法亦潦草疏漏，只錄書名、冊數，編者亦不能盡列。迄元初馬端臨所著《文獻通考·經籍考》，此書特點在於發展僧祐《出三藏記集》中「總經序」之作法，並由此而形成一種新的提要撰寫體例——輯錄體，為後世所推崇。此類提要雖很少編者個人之見

⁴⁰ 清·朱彝尊撰，《曝書亭集·崇文總目跋》(台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年)，頁733。

⁴¹ 同註19，《崇文總目》條，頁2215。

解，但採用輯錄方式，採諸家書目所評，並旁搜文傳、文集、雜說、詩話中之各種評論，故沒有自撰解題，僅在必要時加上按語，間亦引用其父馬廷鸞的評語，由於內容輯錄各家關於某一圖書文獻的評說，資料豐富，故對研究文獻的源流得失有極重要之參考價值。

清代是我國古典目錄學最繁榮的時期，因其汲取歷代編制目錄的經驗，繼承和弘揚古典目錄學注重學術源流的優良傳統，不僅各式各樣的圖書目錄相繼出現，紀昀、戴震等人也編撰了中國古代目錄學成果最大之官修書目《四庫全書總目》，著錄共收入《四庫全書》的古籍 3,461 種 79,309 卷以及未收入《四庫全書》的存目 6,793 種 93,550 卷。這些書籍基本上包括有清代乾隆以前之中國古代的著作，提要撰寫內容對這一萬多種圖書，記述各書要旨及著作源流，並列作者之爵里、時代背景，考本書之內容大意和品評得失，亦兼及文字考訂、篇帙分合及版本流傳等，內容十分精詳，在書目提要編寫方法上，《四庫全書總目》總結了劉向以來公私藏書目錄編寫提要的方法，融合敘錄、傳錄和輯錄為一體，是當今歷史上最大、最有成就的一部提要書目。繼之而後亦從其開展湧現出為數眾多、著錄範圍更廣泛，且體例創新的私人題跋集和讀書記書目，從而將中國古代提要書目乃至古典目錄學推向鼎盛時期。

就上文可知，由於敘錄體書目的承繼發展，之後的書目提要(敘錄、解題)均循劉向寫作之法，對所敘錄之書全面介紹，有的著重介紹書之內容，或著重介紹書之作者，又或著重介紹書的版本以及校勘情況，雖然記述各有偏重，但無一不是由《別錄》的文體演變而來，其中更以清代《四庫全書總目》一書為代表，因《總目》不僅繼承了敘錄體提要的特點，也融合傳錄體、輯錄體之體例特點，並將《四庫全書總目》之提要體例及內容，發展到兼容並蓄、淋漓盡致的境界。「敘錄」隨著後代撰述內容與體裁的有所變化，同時也產生許多不同的稱謂，包括有

解題、提要、釋、錄、志⁴²、題跋、讀書記⁴³等名稱，另還有題識、書錄、考、及現代所稱之內容簡介、內容提要⁴⁴等等，但細究之則可發現，隨著時代轉變及後人仿效之目錄文體，例如題跋集與讀書記目錄，雖也是仿照《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體例編寫，但已不屬於傳統的目錄提要形式，而是利用其他的文體編製所成，成為異於傳統提要的變體，以下即簡要說明此二種特殊體裁之目錄：

(一) 題跋集目錄

「題跋」所指即是寫在書前的題識和書後之跋語。中國古代有許多學者與藏書家，他們喜收藏書又有豐富學識，往往會在閱讀和收藏古籍之後撰寫題跋，對書籍的內容要旨及各方面情況進行綜述和評論，許多題跋的學術性價值很高，將這些題跋匯纂成集，則成為一部極有利用價值及具高度水準的目錄著作，這種目錄即稱為題跋集目錄，尤以清代的發展最盛，數量最多。

(二) 讀書記目錄

「讀書記」目錄一般均出自學者的讀書札記，由於這些學者致力於學術研究，隨著讀書、考訂而寫成讀書札記，藉以表達個人的心得與見解，經過一定時間的累積，則成為一部具有相當學術水準的目錄學專著，此類目錄同樣盛行發展於清代。

書跋之作，始見於宋人文集中，《全唐文》中未見此體，元明繼之，至清大盛。由於清代私家藏書目錄體裁的品種多樣化，宋元明私藏書目除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和高儒《百川書志》等有撰寫提要(敘錄、解題)外，

⁴² 蕭希明，「論余嘉錫《目錄學發微》」，《四川圖書館學報》第1期(總第101期)，(1998年)，頁64。

⁴³ 周蓉，「中國古代解題目錄及其沿革」，《西北師範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第40卷第3期，(2004年)，頁103。

⁴⁴ 柯平編著，《文獻目錄學》(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8年)，頁81。

幾乎全是著錄簡單的簿錄。清代藏書家則借鑑原有的「題跋集」和「讀書記」著述形式，而衍生出一種「雖無目錄之名，卻有目錄之實」的目錄新體裁，並融合晁、陳二志及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和讀書題跋記等目錄之素材，創出「藏書志」體裁的新型目錄，故「藏書志」亦可說是結合「題跋和書目」二者為一的產物，也是自清初以來書目著錄和題跋雙重發展的一種結合，由於「藏書志」目錄體制是幾代目錄學家，目錄工作實踐和經驗累積的成果，也是清代目錄學迅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和趨於成熟完美的標幟。清代藏書家除開拓新體裁外，另也出現了善本書目，以及用各種方式反映版本特徵的版本目錄，或「以鑑古為高，以孤本為重」，或「蓄重本以供參訂，抄新帙已備記載」。

綜上所述可知，「提要」（敘錄、解題）創始於西漢《別錄》，至清代《四庫全書總目》而大放異彩，發展的淋漓盡致，又由於清代學者的藏書風盛，及題跋集目錄、讀書記目錄和藏書志等等目錄體裁的出現，不僅豐富了古籍目錄的形式，增添了古代目錄學的內容，更促使提要目錄、解題文獻的延續發展，得以呈現出多樣化的面貌及更開闊的空間，進而更加強提昇了「提要」的學術性及研究價值。

第三節 提要書目舉要

提要、敘錄、解題或序跋均是提供瞭解有關書籍內容梗概的資料與文獻，一向極為人們所重視，中國歷代學者不僅注意編纂書籍文獻目錄，更重視提要、解題目錄及序跋一類文獻的編纂工作。

目錄之學起自漢代，第一部提要書目為劉向之《別錄》已於唐末散失，之後的漢、隋、唐代等史志，也皆沒有解題。自漢代以後，南北朝時代則漸有私家藏書目錄的出現，雖然宋以前的私藏書目見於文獻記載者少，且至今皆已亡佚，及至宋代，卻有大量的私藏書目出現，明代私藏書目也不少，迄清代則是我國古典目錄學發展的鼎盛時期，此時的私藏書目更是大大超越前朝，由於古代私家藏書不僅有保存文化典籍，全面記錄文化遺產之功，尤其是私藏書目中豐富的提要、解題與題跋內容，更為後代學習者提供各種典籍的詳細介紹，反映出典籍的流傳，發揮「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功用，這些資料不僅大大補充了官修目錄的不足，也提昇了更高的學術研究價值。

隨著文化典籍的日益發展，官私文獻目錄雖不斷增多，但自漢代以後所編纂的官私目錄，卻大部分已經散失，保存下來的並不多，提要目錄更是為數甚少，現存最早的提要目錄專著有宋代晁公武《昭德先生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元代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明代則有高儒撰《百川書志》與周弘祖《古今書刻》二種，至清代以《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最著名，由於這些提要書目的記錄與發展，對後世研究文獻目錄的學人，提供了瞭解當時文獻典籍與作者學術源流的重要資料，因此，後世文史學者，皆非常重視此類目錄的編撰。

為瞭解我國歷代所編撰的提要書目之梗概，今則以各公私館藏目錄與史料文獻記載，並且體例著錄完整或有其特色的提要書目資料為主要選錄範圍，茲將已瞭解的歷代提要書目概況整理列表如下⁴⁵：

⁴⁵ 表 2-1 及 2-2 為筆者自行整理，所列書目資料按作者出生年代排序。表末有鄧邦述等十六位作者生年因跨清朝及民國，此表係依作者出生年代為準，故其書目著作雖刊行於清末民初之際，亦收列於表中，以茲參考。

表 2-1 中國歷代提要書目舉要（西漢迄清代）

序號	朝代	作者	書名	卷數	存佚	備註
1.	漢	劉向撰	《別錄》	二十卷	輯存	創立敘錄體之始，奠立我國古典目錄學之基石。
2.	漢	劉歆撰	《七略》	七卷	輯存	
3.	西晉	荀勗撰	《文章敘錄》	不詳	佚	傳錄體目錄
4.	西晉	摯虞撰	《文章志》	四卷	佚	傳錄體
5.	南朝 劉宋	王儉撰	《七志》	四十卷	佚	傳錄體
6.	梁	阮孝緒撰	《七錄》	十二卷	輯存	繼承《七略》做法
7.	梁	釋僧祐撰	《出三藏記集》	十五卷	存	簡稱《祐錄》，為我國第一部保持完整的佛經目錄，開輯錄體之始。
8.	隋	費長房撰	《開皇三寶錄》	十五卷	存	又名《歷代三寶記》，簡稱《長房錄》
9.	隋	許善心撰	《七林》	不詳	佚	仿阮孝緒《七錄》體例。
10.	唐	釋道宣撰	《大唐內典錄》	十卷	存	簡稱《內典錄》
11.	唐	元行沖 等奉敕撰	《開元羣書四部錄》	二百卷 序例一卷	佚	簡稱《羣書四錄》，只有《四庫總目》可與之媲美。
12.	唐	毋暉撰	《古今書錄》	四十卷	佚	簡稱《書錄》，內容體例比《羣書四錄》更完善。
13.	唐	毋暉撰	《開元內外經錄》	十卷	佚	係《開元內外經錄》之外錄，是古代僅有的一部合釋、道經籍為一書的目錄。
14.	唐	釋智昇撰	《開元釋教錄》	二十卷	存	又稱《開元錄》
15.	唐	杜信撰	《東齋集》	二十卷	佚	
16.	宋	釋文勝撰	《大藏經隨丞索隱》	六百六	佚	

				十卷		
17.	宋	王堯臣等撰	《崇文總目》	六十六卷	殘存	體例仿唐代《羣書四錄》
18.	宋	李淑撰	《邯鄲圖書十志》	十卷	佚	我國第一部有資料可考的私人藏書提要目錄
19.	宋	釋惟白撰	《大藏經綱目指要錄》	八卷	存	
20.	宋	王古撰	《大藏聖教法寶標目》	十卷	存	
21.	宋	歐陽修等奉敕編	《嘉祐館閣書目》	不詳	佚	
22.	宋	陳騏等奉詔編	《中興館閣書目》	七十卷 序例一卷	佚	
23.	宋	張攀奉詔編	《中興館閣續書目》	三十卷	佚	
24.	宋	張君房撰	《雲笈七籤、三洞經教部》	二卷	存	道經解題
25.	宋	呂夷簡等撰	《三朝國史藝文志》	一百五十卷	佚	太祖、太宗、真宗
26.	宋	王珪等撰	《兩朝國史藝文志》	一百二十卷	佚	仁宗、英宗
27.	宋	李燾等撰	《四朝國史藝文志》	三百五十卷	佚	神宗、哲宗、徽宗、欽宗
28.	宋	撰人不詳	《中興四朝國史藝文志》	不詳	佚	高宗、孝宗、光宗、寧宗
29.	宋	晁公武撰	《郡齋讀書志》	二十卷 附志二卷 目錄一卷	存	
30.	宋	周輝撰	《清波讀書志》	不詳	佚	
31.	宋	余良弼撰	《龍山藏書志》	不詳	佚	
32.	宋	呂祖謙撰	《大事記》	二十七卷	存	
33.	宋	高似孫撰	《史略》	六卷	存	

34.	宋	高似孫撰	《子略》	四卷 目錄一卷	存	
35.	宋	陳振孫撰	《直齋書錄解題》	二十二卷	存	
36.	宋	董道撰	《廣川藏書志》	二十六卷	佚	
37.	宋	董道撰	《廣川書跋》	十卷 畫跋五卷	存	
38.	宋	江藻撰	《世說敘錄》	三卷	存	
39.	元	馬端臨撰	《文獻通考·經籍考》	七十六卷	存	輯錄體代表
40.	元	鍾嗣成撰	《錄鬼簿》	二卷	存	中國第一部戲曲專科解題目錄
41.	元	姚桐壽撰	《姚氏書目志》	不詳	佚	
42.	明	梅鷟編	《南壅志經籍考》	二卷	存	
43.	明	崔銑撰	《文苑春秋敘錄》	一卷	佚	
44.	明	徐渭撰	《南詞敘錄》	一卷	存	
45.	明	王世貞撰	《讀書》	後八卷	存	讀書記
46.	明	胡應麟撰	《少室山房筆叢》	三十二卷續集十六卷	存	
47.	明	徐火勃撰、鄭杰輯	《紅雨樓題跋》	不分卷	存	
48.	明	孫承澤撰	《五經翼》	二十卷	存	輯錄體
49.	明	毛晉撰	《隱湖題跋》	一卷 續跋一卷	存	
50.	明	朱睦㮮撰	《授經圖》	二十卷	存	
51.	明	都穆撰	《南濠居士文跋》	四卷	存	書前二卷為書跋，後二卷為金石跋。
52.	明	高儒撰	《百川書志》	二十卷	存	
53.	明	白雲霽撰	《道藏目錄詳注》	四卷	存	道經重要目錄
54.	明	郭棐等纂	《廣東通志(卷63)書目》	一卷	存	
55.	明	張金撰	《寶穡堂藏書記》	不詳	佚	
56.	明	張萱等	《內閣藏書目錄》	八卷	存	

		奉敕編				
57.	明	祈承業撰	《兩浙古今著述考》	四十六卷	存	
58.	明	釋寂曉撰	《大明釋教匯目義門》	四十一卷	存	
59.	明	張雋撰	《古今經傳序略》	不分卷	存	
60.	明	程錫類撰	《見聞傳聞錄》	一百二十四卷	未見	知見書目
61.	明	于慎思撰	《羣書題跋》	不詳	佚	
62.	明	劉城撰	《劉氏藏書題跋》	不詳	佚	
63.	明	任之璟撰	《拙庵藏書錄》	不詳	佚	
64.	明	潘游龍撰	《史學提要》	不詳	佚	
65.	清	錢謙益撰	《牧齋題跋》	二卷	存	
66.	清	王士禛撰	《漁洋書籍跋尾》	二卷	存	
67.	清	(釋)智旭撰	《閱藏知津》	四十四卷 總目四卷	存	讀藏目錄，採用解題方式。
68.	清	朱彝尊編撰	《經義考》	三百卷 總目二卷	存	輯錄體提要目錄中之代表作。
69.	清	錢曾撰	《讀書敏求記》	四卷	存	
70.	清	王鉞撰、顧嗣立、王兆符編	《讀書叢殘》	三卷	存	
71.	清	黃虞稷撰	《千頃堂書目》	三十二卷	存	體例繼承了王儉《七志》的傳錄體制。
72.	清	黃虞稷、周在浚撰、葉德輝考證	《徵刻唐宋祕本書目》	一卷 考證一卷	存	
73.	清	梅文鼎撰	《勿庵歷算書目》	一卷	存	我國較早的自然科學書目。
74.	清	鄭元慶撰	《湖錄經籍考》	六卷	存	
75.	清	徐炯撰	《五代史記補考·藝	三卷	存	採輯錄體

			文考》			
76.	清	陳敬璋 編、陳其謙、 陳大綸 重輯	《海寧渤海陳氏著 錄》	一卷 續 編一卷 補遺一 卷	存	體例仿《經義考》
77.	清	魯之裕 撰、錢邦寅 述、魯忠濟 等校	《經史提綱》	十七卷	存	曾於乾隆年間被列 入全毀之列
78.	清	吳焯 撰	《綉谷亭薰習錄》	經部一 卷 集部 二卷	殘存	本書稿本原為八 冊，體例仿晁公武 及陳振孫。
79.	清	紀昀 等 纂	《四庫全書總目》	二百卷	存	我國古典目錄學的 敘錄體、傳錄體、 輯錄體體例，於此 書中融合並濟，使 提要目錄發揮得淋 漓盡致。
80.	清	王昶 撰 集	《大藏聖教解題》	殘存六 卷	殘存	輯錄體佛經解題目 錄
81.	清	周廣業 撰	《四部寓眼錄》	二卷	存	敘錄體提要
82.	清	周廣業 撰	《目治偶抄》	四卷	存	說部子目唐人小說 部分偶作提要，其 他七類收錄各書， 均詳作提要，為一 讀書筆記。
83.	清	楊復吉 撰	《昭代叢書五編題 跋》	五卷	存	收書跋文
84.	清	彭元瑞撰	《知聖道齋讀書跋》	二卷	存	讀書題跋記體裁的 藏書目錄。
85.	清	王謨 輯	《讀書引》	十二卷	存	
86.	清	汪沆 撰	《小眠齋讀書日札》	不分卷	存	
87.	清	江藩 撰	《半氈齋題跋》	二卷	存	
88.	清	姚鼐 撰	《惜抱軒書錄》	四卷	存	姚鼐在四庫館時撰

						寫之提要原稿，後人將原稿編入《惜抱軒遺書三種》
89.	清	沈初 等撰	《浙江采輯遺書總錄》	十一卷 附錄一卷	存	
90.	清	翁方綱撰	《通志堂經解目錄》	一卷	存	
91.	清	謝啟昆撰	《小學考》	五十卷	存	體例仿朱氏《經義考》
92.	清	邵晉涵撰	《南江書錄》	一卷	存	
93.	清	邵晉涵撰	《四庫全書提要分纂稿》	三十七篇	存	
94.	清	永瑤等纂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	二十卷	存	
95.	清	永瑤等奉敕編、解題索引金毓黻編、異同表郝慶柏撰	《文溯閣四庫全書提要》	一百十四卷 補遺一卷 解題一卷	存	
96.	清	胡鳳丹輯	《金華文萃書目提要》	八卷	存	
97.	清	錢大昭、錢東垣 撰	《可廬著述十種敘例》附《既勤著述七種敘例》	一卷	存	提要目錄
98.	清	牟昉 編	《雪泥書屋遺書目錄》	一卷 補遺一卷	存	
99.	清	章宗源撰	《隋書經籍志考證》	十三卷	存	輯錄體
100.	清	陳鱣 撰	《經籍跋文》	一卷	存	
101.	清	孫星衍撰	《平津館鑒藏書籍記》	三卷 補遺一卷 續編一卷	存	仿《天祿琳琅書目》之體，是一部善本提要目錄。
102.	清	孫星衍 撰、陳宗彝 編	《廉石居藏書記》	二卷	存	藏書題跋記體裁的目錄。

103.	清	黃丕烈撰、潘祖蔭輯	《士禮居藏書題跋記》	六卷	存	題跋目錄
104.	清	黃丕烈撰、繆荃孫輯	《士禮居藏書題跋續記》	一卷 再續記二卷	存	此書係繆荃孫與霜根老人及吳昌綬合輯《蕘圃藏書題識》底稿之一
105.	清	黃丕烈撰、宗舜年輯	《蕘翁書跋十種》	一卷	存	此書為霜根老人輯錄《蕘圃藏書題識》所據本之一
106.	清	黃丕烈撰、李文椅輯	《士禮居藏書題跋補錄》	一卷	存	
107.	清	黃丕烈撰	《蕘圃藏書題識》	十卷 補遺一卷 附蕘圃刻書題識一卷 補遺一卷	存	
108.	清	黃丕烈撰、王大隆輯	《蕘圃藏書題識續錄》	四卷 再續錄三卷	存	
109.	清	黃丕烈撰	《百宋一廬賦注》	一卷	存	賦體私藏書目，注記版本特詳。日人長澤規矩也《中國版本目錄學書籍解題》稱可以藏書志觀之。
110.	清	黃丕烈撰	《百宋一廬書錄》	一卷	存	
111.	清	吳壽暘撰	《拜經樓藏書題跋記》	五卷附錄一卷	存	
112.	清	阮元撰	《文選樓藏書記》	六卷	存	
113.	清	阮元撰	《四庫未收書提要》	五卷	存	別稱《擘經室外集》
114.	清	顧廣圻	《思適齋書跋》	四卷 補	存	

		撰、王大隆 輯		遺一卷		
115.	清	顧廣圻撰、蔣祖誥輯、鄒百耐 增	《思適齋集外書跋輯存》	一卷	存	
116.	清	胡爾榮撰	《破鐵網》	二卷	存	
117.	清	何元錫編	《竹汀先生日記抄》	三卷	存	
118.	清	周中孚撰	《鄭堂讀書記》	七十一卷 補遺三卷	存	仿《四庫全書總目》體例
119.	清	周中孚編	《欽定四庫全書存目要略》	二十六卷	未見	仿《簡明目錄》體例，稿本
120.	清	瞿中溶撰	《古泉山館藏書題跋》	不分卷	存	記述版本甚詳
121.	清	瞿中溶撰	《瞿木夫書跋零稿》	一卷	存	
122.	清	沈豫 撰	《皇清經解提要》	二卷 續編一卷	存	可考見清代經學的演變
123.	清	沈豫 撰	《皇清經解淵源錄》	一卷 外編一卷	存	讀書札記
124.	清	沈豫 撰	《群書提要》	一卷	存	讀書筆記
125.	清	黃式三撰	《讀子集》	四卷	存	
126.	清	張宗泰撰	《中州集略》	六卷	存	別集提要目錄
127.	清	張澍 撰	《姓氏書總目》	不分卷	輯存	
128.	清	顧懷三撰	《補後漢書藝文志》	十卷	存	輯錄體
129.	清	張金吾撰	《愛日精廬藏書志》	三十六卷 續編四卷	存	仿馬端臨《經籍考》和朱彝尊《經義考》，為藏書志中體例最善者，亦為後代藏書志多所仿效。
130.	清	錢泰吉撰	《曝書雜記》	三卷	存	讀書筆記
131.	清	馬國翰撰	《玉函山房藏書簿錄》	二十五卷 序編一卷	存	體例仿晁、陳。
132.	清	朱緒增撰	《開有益齋讀書志》	六卷 續	存	

				志一卷 附金石 文字記 一卷		
133.	清	潘志萬撰	《書籍碑版題跋偶存》	二卷	存	
134.	清	管庭芬撰	《花近樓叢書序跋》	二卷	存	收入張鈞衡編《適園叢書本》
135.	清	劉世衍編	《聚學軒叢書提要》	一卷	存	
136.	清	瞿鏞撰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	二十四卷	存	
137.	清	譚瑩撰、王大隆輯	《南海伍氏所刻書跋總目》	不分卷	存	
138.	清	莫友芝撰	《邵亭知見傳本書目》	十六卷	存	
139.	清	莫友芝撰	《宋元舊本書經眼錄》	三卷 附錄二卷	存	
140.	清	莫友芝撰	《持靜齋藏書紀要》	二卷	存	尤重版本及內容優劣的評價
141.	清	蔣光煦撰	《東湖叢記》	六卷	存	讀書筆記屬輯錄體目錄，對金石考證尤精。
142.	清	龍啓瑞撰	《經籍舉要》	一卷	存	
143.	清	徐時棟撰	《煙嶼樓讀書志》	十六卷	存	讀書筆記
144.	清	俞樾撰	《春在堂全書錄要》	一卷	存	
145.	清	傅以禮編	《擘經室經進書錄》	四卷	存	
146.	清	傅以禮撰	《華延年室題跋》	三卷	存	
147.	清	傅以禮撰	《七林書屋宋元版書跋》	一卷	存	
148.	清	魏錫曾撰	《續語堂題跋》	一卷	存	記錄印學相關論述，為清代篆刻研究之重要資料
149.	清	李慈銘撰、由雲龍輯	《越縵堂讀書記》	不分卷	存	

150.	清	曾元忠撰	《箋經室所見宋元 版書題跋》	一卷	存	
151.	清	張延濟撰	《清儀閣題跋》	不詳	存	
152.	清	耿文光撰	《目錄學》	九卷	存	
153.	清	耿文光撰	《萬卷精華樓藏書 記》	一百四 十六卷	存	藏書目錄
154.	清	潘祖蔭 藏、葉昌 熾編撰	《滂喜齋藏書記》	三卷 附 錄一卷	存	詳述版刻著述源流
155.	清	丁丙 撰	《善本書室藏書志》	四十卷 附錄一 卷	存	
156.	清	楊紹和撰	《楹書隅錄》	五卷 續 編四卷	存	
157.	清	陸心源撰	《皕宋樓藏書志》	一百二 十卷	存	輯錄體
158.	清	陸心源撰	《儀顧堂題跋》	十六卷 續跋十 六卷	存	
159.	清	尊聞閣 編、蔡爾 森 撰	《申報館書目》	一卷 續 集一卷	存	中國近代最早、內 容較為豐富的徵訂 書目之一。
160.	清	楊守敬撰	《日本訪書志》	十六卷	存	仿朱彝尊《經義考》 及張金吾《愛日精 廬藏書志》之體， 解題重版本源流。
161.	清	劉人熙撰	《楚寶目錄》	不分卷	存	讀書札記
162.	清	姚振宗撰	《隋書經籍志考證》	五十二 卷	存	輯錄體
163.	清	姚振宗撰	《快閣師石山房叢 書敘錄》	一卷	存	
164.	清	繆荃孫撰	《藝風藏書記》	八卷	存	藏書志體目錄
165.	清	繆荃孫撰	《藝風藏書續記》	八卷 再 續記二 卷	存	藏書志體目錄
166.	清	繆荃孫編	《清學部圖書館善	五卷	存	

			本書目》			
167.	清	(明)徐火勃撰、(清)繆荃孫輯	《重編紅雨樓題跋》	二卷	存	
168.	清	劉承幹藏書、繆荃孫等撰	《嘉業堂藏書志》	二十三冊 目錄三冊	存	
169.	清	孫詒讓撰	《溫州經籍志》	三十三卷 外編二卷 辨誤一卷 首一卷	存	仿朱彝尊《經義考》及馬端臨《經籍考》之體
170.	清	文廷式撰	《補晉書藝文志》	六卷	存	類目仿《隋書·經籍志》，圖書則多撰有敘錄。
171.	清	鄭文焯撰、范希曾箋	《南獻遺徵箋》	不分卷	存	
172.	清	黎庶昌輯	《古逸叢書敘錄》	不分卷	存	
173.	清	張鵬一撰	《隋書經籍志補》	二卷	存	
174.	清	李希聖撰	《雁影齋讀書記》	一卷	存	
175.	清	李希聖撰	《雁影齋題跋》	四卷	存	
176.	清	羅振玉編	《雪堂校刊羣書敘錄》	二卷	存	
177.	清	李富孫撰	《校經廡題跋》	二卷	存	
178.	清	周慶雲撰	《琴書存目》	六卷 別錄二卷	存	專科目錄
179.	清	張鈞衡撰	《適園藏書志》	十六卷	存	
180.	清	丁福保撰	《算學書目提要》	三卷	存	
181.	清	顧燮光撰	《譯書經眼錄》	八卷	存	
182.	清	顧家相撰、顧燮光編	《勸唐讀書記》	十卷	存	
183.	清	于敏中、彭元瑞等	《天祿琳琅書目》	十卷 後編二十	殘存	中國第一部由國家編修的版本目錄

		奉敕撰		卷		
184.	清	于敏中等 奉敕編撰	《四庫全書薈要總 目》	一卷	殘存	原有摘藻堂及長春 園味腴書室二部， 今僅存《摘藻堂四 庫全書薈要目錄》 一卷
185.	清	喬履信撰	《陝西經籍志》	二卷	存	
186.	清	沈德壽撰	《抱經樓藏書志》	六十四 卷	存	仿張金吾《愛日精 廬藏書志》及陸心 源《皕宋樓藏書志》 體例編輯
187.	清	吳之澄編	《拜經樓書目》	一卷	存	
188.	清	陳洙 撰	《江南製造局譯書 提要》	二卷	存	
189.	清	周郇 撰	《墨海樓書目補提 要》	不分卷	存	
190.	清	胡培系撰	《績溪金紫胡氏所 著書目》	二卷	存	
191.	清	姚覲元撰	《咫進齋善本書目》	四卷	存	
192.	清	姚福均輯	《海虞藝文志》	六卷	存	
193.	清	錢玖 撰	《上虞書目》	三編	存	稿本
194.	清	黃任恒撰	《補遼史藝文志》		存	輯錄體
195.	清	鄧邦述 編撰	《群碧樓善本書錄》 《寒瘦山房鬻存善 本書目》	六卷 七卷	存	鄧氏藏書目錄第三 冊、第四冊，二書 合為一刻。
196.	清	葉德輝撰	《邨園讀書志》	十六卷	存	
197.	清	葉德輝撰	《邨園書跋》	一編	存	
198.	清	勞經原暨 勞檢、勞 權、勞格 撰 吳昌 綬 輯 王大隆、 瞿鳳起 補輯	《勞氏碎金》	三卷	存	諸勞的藏書題跋
199.	清	汪憲、汪	《藏書題識》	五卷	存	

		璐 撰				
200.	清	楊守敬 撰 王重 民 輯	《日本訪書志補》		存	
201.	清	張元濟撰	《涵芬樓燼餘書錄》	四卷 附 錄 一卷	存	
202.	清	陳衍 撰	《福建藝文志》	七十六 卷 附錄 四卷	存	
203.	清	胡宗楸撰	《金華經籍志》	二十四 卷 外編 一卷 存 疑一卷 辨誤一 卷	存	
204.	清	姚光 撰	《金山藝文志》	八卷	存	著錄參照晁氏《郡齋讀書志》、陳氏《直齋書錄解題》及《四庫全書總目》之例
205.	清	董康 輯	《曲海總目提要》	四十六 卷	輯存	原名《樂府考略》原書已佚
206.	清	董康 撰	《書舶庸譚》	四卷	存	訪書日記
207.	清	傅增湘撰	《雙鑑樓藏書續記》	二卷	存	書目與藏書題記相結何的藏書志。
208.	清	傅增湘撰	《藏園羣書經眼錄》	十九卷 附總目 一卷	存	訪書目錄，亦屬藏書志類型目錄
209.	清	傅增湘撰	《藏園羣書題記》	初集八 卷 二集 六卷	存	
210.	清	金梁 輯	《瓜圃叢刊敘錄》	一卷 續 編一卷	存	
211.	清	莫伯驥撰	《五十萬卷樓羣書跋文》	二十二 卷	存	
212.	清	王文進撰	《文祿堂訪書記》	五卷	存	訪書目錄

213.	清	王文進撰	《學齋筆記》	一卷	未見	手稿本
214.	清	葉啓勳撰	《拾經樓紬書錄》	三卷	存	
215.	清	葉德輝撰 劉肇隅編	《邨園四部書敘錄》	一編	存	
	清	(日)澁江 全善、森 立之 等 撰	《經籍訪古志》	十六卷	存	此篇爲日籍人士所 撰，故不計入。

上表所列之提要書目資料，係自西漢至清代共整理出有二百一十五種，尤其以清代之資料爲多，故清代是我國古典目錄學發展的鼎盛時期，由此可得見。又自唐朝起，一直到明清，讀書人皆愛寫筆記，筆記無所不談，其中若談到一部書，則或議論其真偽，版本之好壞，作者之學行思想及身世背景等，這些資料對撰寫提要(敘錄、解題)均提供最好的參考價值。由於宋元明私藏書目的著錄大多只限於書名、作者和卷冊等項的簿錄，因相當疏簡，故學術價值則不若具有解題撰寫之目錄爲高。

由於清代是我國古典目錄學發展的鼎盛時期，加上當時讀書、愛書、藏書者也眾多，讀書人、藏書家不僅喜愛撰寫提要、筆記、題跋等，尤其藏書家對於這些筆記、題跋等著錄之內容，其要求更顯得格外嚴格，例如：

- (一) 前後用序跋，每一種書分一類書寫某書若干卷，某朝代之作，則該寫注者、編者、述者、撰者、錄者、注者、解者、集者、纂者等，均需個別撰寫清楚，不可混淆。
- (二) 書的版本係宋版、元版、明版、宋元抄、舊抄、明人抄本等，也需一一註明清楚。

(三) 書籍已校對過者需寫某人校本，並接下寫幾本或幾冊，有套無套等。

(四) 宋元舊刻要寫明係北宋、南宋、宋印、元印、明印本，收藏跋記、圖章姓名，有缺無缺，校與未校。抄本則需寫明何人抄本、印宋抄本、有版無版等。

上述之各家著錄內容，雖然未必趨同規範，卻也大同小異。

雖然清代私藏書目的解題撰寫在「詳其卷帙多少、撰人名氏而品題得失」等方面似無多大之突破進展，然而卻在「辨版刻之朝代，訂抄校之精粗」上獨闢蹊徑，使目錄功能不止於僅可知此書所作之源流，亦能知版本之可資考證者及文字之可供讎校者為何，所謂「解題內容版本化」，即是指更著力注重於版本鑑賞與版本校讎的考證及撰寫。例如清代前期所編成之《讀書敏求記》一書則是最好的代表，此書體例不僅恢復了私藏書目的解題傳統，更開了藏書題跋記目錄體裁的先例，並為清代私藏家目錄講究版本、突出版本的風格奠定了基石。在清代出現的許多私家題跋集與讀書記目錄，體例雖與傳統書目提要(敘錄、解題)有所不同，但其記述的內容與功用，從某個程度上則發揮了提要的作用，雖說是解題撰寫的一種變異，也可算是提要目錄著作的延續發展。

清代私家文獻題跋集與讀書記等著作頗多，擇其要者如錢曾《讀書敏求記》、孫星衍《平津館鑒藏書籍記》、孫星衍撰及陳宗彝編之《廉石居藏書記》、吳壽暘《拜經樓藏書題跋記》、黃丕烈《士禮居藏書題跋記》……等等均是此類著作，由於數量頗多，茲就表 2-1 內容析出歷代題跋集、讀書記與藏書志體例書目，並將此類著作整理一表如下：

表 2-2 歷代題跋集、讀書記與藏書志舉要

序號	朝代	作者	書名	卷數
1.	宋	周輝 撰	《清波讀書志》	不詳
2.	宋	余良弼 撰	《龍山藏書志》	不詳
3.	宋	董道 撰	《廣川藏書志》	二十六卷
4.	宋	董道 撰	《廣川書跋》	十卷 畫跋五卷
5.	宋	江藻 撰	《世說敘錄》	三卷
6.	明	王世貞 撰	《讀書》	後八卷
7.	明	徐火勃 撰、鄭杰 輯	《紅雨樓題跋》	不分卷
8.	明	毛晉 撰	《隱湖題跋》	一卷 續跋一卷
9.	明	都穆 撰	《南濠居士文跋》	四卷
10.	明	高儒 撰	《百川書志》	二十卷
11.	明	張金 撰	《寶穡堂藏書記》	不詳
12.	明	于慎思 撰	《羣書題跋》	不詳
13.	明	劉城 撰	《劉氏藏書題跋》	不詳
14.	清	錢謙益 撰	《牧齋題跋》	二卷
15.	清	王士禎 撰	《漁洋書籍跋尾》	二卷
16.	清	錢曾 撰	《讀書敏求記》	四卷
17.	清	王鉞 撰、顧嗣立、 王兆符 編	《讀書叢殘》	三卷
18.	清	周廣業 撰	《目治偶抄》	四卷
19.	清	楊復吉 撰	《昭代叢書五編題跋》	五卷
20.	清	彭元瑞 撰	《知聖道齋讀書跋》	二卷
21.	清	王謨 輯	《讀書引》	十二卷
22.	清	汪沆 撰	《小眠齋讀書日札》	不分卷
23.	清	江藩 撰	《半氈齋題跋》	二卷
24.	清	錢大昭、錢東垣 撰	《可廬著述十種敘例》 附《既勤著述七種敘例》	一卷
25.	清	牟昉 編	《雪泥書屋遺書目錄》	一卷 補遺一卷
26.	清	陳鱣 撰	《經籍跋文》	一卷
27.	清	孫星衍 撰	《平津館鑒藏書籍記》	三卷 補遺一卷 續編一卷
28.	清	孫星衍 撰、陳宗彝 編	《廉石居藏書記》	二卷
29.	清	黃丕烈 撰、潘祖蔭	《士禮居藏書題跋記》	六卷

		輯		
30.	清	黃丕烈 撰、繆荃孫 輯	《士禮居藏書題跋續 記》	一卷 再續記二 卷
31.	清	黃丕烈 撰、宗舜年 輯	《蕘翁書跋十種》	一卷
32.	清	黃丕烈 撰、李文禛 輯	《士禮居藏書題跋補 錄》	一卷
33.	清	黃丕烈 撰	《蕘圃藏書題識》	十卷 補遺一卷 附蕘圃刻書題識 一卷 補遺一卷
34.	清	黃丕烈 撰、王大隆 輯	《蕘圃藏書題識續錄》	四卷 再續錄三 卷
35.	清	黃丕烈 撰	《百宋一廬賦注》	一卷
36.	清	吳壽暘 纂	《拜經樓藏書題跋記》	五卷附錄一卷
37.	清	阮元 撰	《文選樓藏書記》	六卷
38.	清	顧廣圻 撰、王大隆 輯	《思適齋書跋》	四卷 補遺一卷
39.	清	顧廣圻 撰、蔣祖詒 輯、鄒百耐 增	《思適齋集外書跋輯 存》	一卷
40.	清	胡爾榮 撰	《破鐵網》	二卷
41.	清	何元錫 編	《竹汀先生日記抄》	三卷
42.	清	周中孚 撰	《鄭堂讀書記》	七十一卷 補遺 三卷
43.	清	瞿中溶 撰	《古泉山館藏書題跋》	不分卷
44.	清	瞿中溶 撰	《瞿木夫書跋零稿》	一卷
45.	清	沈豫 撰	《皇清經解淵源錄》	一卷 外編一卷
46.	清	沈豫 撰	《群書提要》	一卷
47.	清	黃式三 撰	《讀子集》	四卷
48.	清	張金吾 撰	《愛日精廬藏書志》	三十六卷 續編 四卷
49.	清	錢泰吉 撰	《曝書雜記》	三卷
50.	清	朱緒增 撰	《開有益齋讀書志》	六卷 續志一卷 附金石文字記一 卷
51.	清	潘志萬 撰	《書籍碑版題跋偶存》	二卷
52.	清	管庭芬 撰	《花近樓叢書序跋》	二卷

53.	清	譚瑩 撰、王大隆輯	《南海伍氏所刻書跋總目》	不分卷
54.	清	莫友芝 撰	《持靜齋藏書紀要》	二卷
55.	清	蔣光煦 撰	《東湖叢記》	六卷
56.	清	徐時棟 撰	《煙嶼樓讀書志》	十六卷
57.	清	傅以禮 撰	《華延年室題跋》	三卷
58.	清	傅以禮 撰	《七林書屋宋元版書跋》	一卷
59.	清	魏錫曾撰	《續語堂題跋》	一卷
60.	清	李慈銘 撰、由雲龍輯	《越縵堂讀書記》	不分卷
61.	清	曾元忠 撰	《箋經室所見宋元版書題跋》	一卷
62.	清	張延濟 撰	《清儀閣題跋》	不詳
63.	清	耿文光 撰	《萬卷精華樓藏書記》	一百四十六卷
64.	清	潘祖蔭 藏、葉昌熾編撰	《滂喜齋藏書記》	三卷 附錄一卷
65.	清	丁丙 撰	《善本書室藏書志》	四十卷 附錄一卷
66.	清	陸心源 撰	《皕宋樓藏書志》	一百二十卷
67.	清	陸心源 撰	《儀顧堂題跋》	十六卷 續跋十六卷
68.	清	楊守敬	《日本訪書志》	十六卷
69.	清	繆荃孫 撰	《藝風藏書記》	八卷
70.	清	繆荃孫 撰	《藝風藏書續記》	八卷 再續記二卷
71.	清	(明)徐煥 撰、(清)繆荃孫 輯	《重編紅雨樓題跋》	二卷
72.	清	劉承幹藏書、繆荃孫等撰	《嘉業堂藏書志》	二十三冊 目錄三冊
73.	清	李希聖 撰	《雁影齋讀書記》	一卷
74.	清	李希聖 撰	《雁影齋題跋》	四卷
75.	清	羅振玉 編	《雪堂校刊羣書敘錄》	一卷
76.	清	李富孫 撰	《校經廡題跋》	二卷
77.	清	張鈞衡 撰	《適園藏書志》	十六卷
78.	清	顧家相撰、顧燮光編	《勸唐讀書記》	十卷

79.	清	沈德壽 撰	《抱經樓藏書志》	六十四卷
80.	清	葉德輝 撰	《邨園讀書志》	十六卷
81.	清	葉德輝 撰	《邨園書跋》	一編
82.	清	勞經原暨勞檢、勞權、勞格 撰 吳昌綬 輯 王大隆、瞿鳳起 補輯	《勞氏碎金》	三卷
83.	清	汪憲、汪璐 撰	《藏書題識》	五卷
84.	清	董康 撰	《書舶庸譚》	四卷
85.	清	傅增湘 撰	《雙鑑樓藏書續記》	二卷
86.	清	傅增湘 撰	《藏園羣書經眼錄》	十九卷
87.	清	傅增湘 撰	《藏園羣書題記》	初集八卷 二集六卷
88.	清	莫伯驥 撰	《五十萬卷樓羣書跋文》	二十二卷
89.	清	王文進 撰	《文祿堂訪書記》	五卷
90.	清	王文進 撰	《學齋筆記》	一卷
91.	清	葉啓勳 撰	《拾經樓紬書錄》	三卷

上表共舉九十一種題跋集、讀書記及藏書志書目，由於書跋之作，始見於宋人文集中，是一種新的目錄形式，但《全唐文》中未見此體，元明繼之，至清大盛，故清人的著述相當豐富，從上表內容即可明確體會。

第三章 中國古典目錄體制「提要」的種類與功能

第一節 中國古典目錄體制「提要」的內容

西漢劉向開創「提要(敘錄、解題)」之先例，其對後代古籍目錄影響極大，雖然後世出現之提要目錄，取法於劉向，並在內容取材或撰寫方法之體例上有所變動及改良，但總觀而言，其出入卻不多。劉向撰寫敘錄的主要內容包括，記述校書過程根據的底本及其來源、介紹作者生平、撮述全書旨意、辨別書之真偽、評價學術之得失等等，若就單篇而言，則如一書之序文，合而編之便成為提要目錄。劉向所撰敘錄，大多已佚，現存的只有《戰國策》、《管子》、《晏子》、《孫卿子》、《韓非子》、《列子》、《鄧析子》、《說苑》等八篇書敘，另有《關尹子》、《子華子》、《於陵子》等書前亦冠有劉向敘錄，但此三書係宋、明人之偽作，故敘錄當亦出於杜撰，於此則不計入。⁴⁶

敘錄體例撰述的要點，是為著錄書名與篇目、考述作者生平行誼及學術思想、論析一書內容要旨及其得失、考辨一書真偽及版本流傳狀況…等。如《漢書·藝文志》總序云：「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旨意，錄而奏之。」《廣弘明集》卷三阮孝緒《七錄·序》亦云：「昔劉向校書，輒為一錄，論其指歸，辨其訛謬。」《漢志》序文中所謂的「條其篇目」，即是依次列出一部書之篇目，「撮其旨意」乃是概論作者著書的宗旨及書之大意。又《七錄·序》所謂的「論其指歸，辨其訛謬」，則是論析作者的學術淵源及評論該書的優劣得失。故欲明瞭作者著書的宗旨，必先明瞭其生平，生平既明，則他的學術淵源與著書之原委，也自然能清楚

⁴⁶ (西漢)劉向、劉歆撰，(清)嚴可均輯，《別錄·七略輯本》(台北：廣文書局，1969年2月)，頁1-17。

明瞭。劉向撰寫敘錄，其義例內容包括如下八項：

- (一) 著錄書名、篇目與卷數：古書往往沒有書名，或名稱雜出，經由劉向校理後而命定書名。如《戰國策》一書「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修書。」同一本書的書名如此混雜，則是因為單篇流傳、隨篇起名之緣故，而劉向確定書名，也是有一定原則和依據的。如其說：「臣向以為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為之策謀，宜為《戰國策》。」⁴⁷又有的雖已有書名，劉向覺得不滿意，遂加以重新改定，如「所校中書《說苑雜事》……號曰《新苑》。」及「省《新語》而作《新序》」…皆是，經劉向定名後，則沿用流傳，很少改動，劉向於此項作法上則對古書起了定名作用。在今存古籍中，惟《荀子》目錄仍保存劉向原編狀態，卷末後列有全書篇目，篇目各有第一第二等字義，然後接著寫「撮其旨意」之文章。如：

《孫卿新書》三十二篇

〈勸學篇〉第一	〈脩身篇〉第二	〈不苟篇〉第三
〈榮辱篇〉第四	〈非相篇〉第五	〈非十二子篇〉第六
〈仲尼篇〉第七	〈成相篇〉第八	〈儒效篇〉第九…
…	…	〈賦篇〉第三十二

- (二) 敘述校讎之原委：敘錄中詳細說明各種傳本的異同，包括篇數多少、簡策脫略和文字譌誤重復之處，以及校讎後確定的篇數和校書人的姓名年月，使讀者知道確定版本的經過。例如〈戰國策敘錄〉：

「臣向言：所校中戰國策書、中書餘卷，錯亂相糅，莒又有國別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國別者，略以時次之，分別不以序者以相補。除

⁴⁷ 同註 32，頁 1。

復重得三十三篇。本字多誤脫為半字，以「趙」為「有」，以「齊」為「立」，如此者多。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修書》。臣向以為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為之策謀，宜為《戰國策》。其事繼春秋以後，訖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間之事，皆定以殺青，書可繕寫。」⁴⁸

此敘錄內容中說明了校勘錯訛、整理篇次及確立書名之情況。

又如〈列子敘錄〉：

「所校中書，《列子》五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讎太常書三篇、太史書四篇、臣向書六篇、臣參書二篇，內外書凡二十篇。以校，除複重十二篇，定著八篇。中書多，外書少，章亂布在諸篇中，或字誤，以盡為進，以賢為形，如此者眾。及在新書有棧，校讎從中書已定，皆以殺青，書可繕寫。」⁴⁹

此內容則列舉其所據之不同傳本，以說明校讎經過。歷後代之書目有注意介紹版本之異同者，蓋即來源於此。故將版本之異同、篇數之多少、文字之訛謬、簡策之脫略及書名之異稱，舉凡一切有關校讎之原委，與校書之姓名及上書之年月，無不備著於錄，使學者得悉一書寫定之經過，則是此部分工作的主要重點。

(三) 介紹作者生平背景與學術思想：將作者放在一定的時代之下，從其所處環境及生平事蹟中，考察其學術思想的形成演變、授受淵源以及和同時代之人的相互影響等，亦即如《孟子·萬章下》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故所謂知人論世，則是了解書籍內涵的必要方法，也是考察一代學術文化之重要途徑。這些內容不僅是劉

⁴⁸ 同註 32，頁 1。

⁴⁹ 同註 32，頁 12。

向寫作敘錄的核心部份，也為後人考辨學術源流提供了良好的示範。從劉向敘錄中可看出，其介紹作者生平事蹟，似與史書傳記有某些相同之處，但也有其區別。

1. 傳記一般均詳細記載其人之言行，而敘錄卻只能用簡約的文字做扼要之介紹。
2. 傳記可以不論那一方面，均予以記載及撰寫，而敘錄則只側重於與著述有關之事項，亦即詳於學術而略於事蹟。因此，敘錄與史書列傳或可互相補充。

在上述之原則下，劉向撰寫「敘錄」於介紹著者之生平時，則採用以下幾種方法：

1. 移錄史文，不另撰寫，即如余嘉錫所稱之附錄一例。如〈管子敘錄〉，基本上只抄錄《史記·管晏列傳》的管子部分，僅在文字上略作刪節，甚至連司馬遷對管仲之評論也仍以「太史公曰」的字樣抄錄下來，只在文末加上以下文字：「《九府》書民間無有，《山高》一名《形勢》。凡管子書，務富國安民，道約言要，可以曉合經義。向謹第錄。」⁵⁰文中所述一句是對篇目的說明，另一則是其對全書的評論。又如〈韓非子敘錄〉也是移錄《史記》原文，僅刪節韓非的論說部分。
2. 史傳過於簡約者，則根據需要而加以補充或改寫，亦即指補傳。例如〈孫卿敘錄〉、〈晏子敘錄〉均屬之。案《史記·晏子列傳》，但敘贖越石父及薦御者二事，此係史公自卑其身世有感而發之作，並非作傳之正體，故〈晏子敘錄〉皆予削之，並另敘其行事而更添詳備。如〈晏

⁵⁰ 同註 32，頁 6-7。

子敘錄〉介紹著者云：

「晏子名嬰，諡平仲，萊人。萊者，今東萊地也。晏子博聞彊記，通於古今。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盡忠極諫，道齊國君得以正行，百姓得以附親。不用則退耕於野，用則必不誦義，不可脅以邪。白刃雖交胸，終不受崔杼之劫。諫齊君，懸而至，順而刻。及使諸侯，莫能誦其辭。其博通如此。蓋次管仲。內能親親，外能厚賢。居相國之位，受萬鍾之祿，故親戚待其祿而衣食，五百餘家，處士待而舉火者亦甚眾。晏子衣苴布之衣，麋鹿之裘，駕敝車疲馬，盡以祿給親戚朋友，齊人以此重之。」⁵¹

文中論述著者生平之梗概，言簡而意賅，不僅讓著者之精神能活躍於紙上，而學者於其所著之書，亦自能深獲許多啟發。

由於《史記·荀卿列傳》只有二百多字，故有些基本情況記載的並不清楚，劉向遂加以擴充編寫，將《史記》傳文只做為敘錄的前一小段，再加以補充許多的事蹟資料。因《史記·荀卿列傳》的寥寥數語，簡略到連荀卿的本名都未載，〈孫卿敘錄〉則云名況，並補述了荀卿的許多經歷和學術觀點，如「孫卿之應聘于諸侯，見秦昭王。昭王方喜戰伐，而孫卿以三王之法說之，及秦相應侯，皆不能用也」、「孫卿道守禮義，行應繩墨，安貧賤」⁵²…等，均有助於了解荀子之學術思想源流。

又如《雅琴趙氏敘錄》介紹著者云：

「趙氏者，勃海人趙定也。宣帝時，元康神爵間，丞相奏能鼓琴者。勃海趙定、梁國龍德，皆召入見溫室，使鼓琴，待詔。定為人尚清靜，少言語，善鼓琴；時閒燕為散操，多為之涕泣者。」⁵³

此段內容係以身所見聞，敘其事蹟者，故由此文之記載，則學者能知

⁵¹ 同註 32，頁 7-8。

⁵² 同註 32，頁 9。

⁵³ 同註 32，頁 24。

《雅琴趙氏》之著者爲一鼓琴專家，且其書當甚有價值，可爲治音樂者所參考。

3. 史書無傳可採者，則根據當時文獻資料與他書，以考證其事蹟和著書年代，亦即余嘉錫所指稱之辨誤，此法亦開後世考據學之先河。如〈鄧析子敘錄〉即屬之，〈鄧析子敘錄〉：

「鄧析者，鄭人也。好刑名，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當子產之世，數難子產為政。記或云，子產執而戮之。於《春秋左氏傳》，昭公二十年而子產卒，子太叔嗣為政。定公八年，太叔卒，駟歆嗣為政，明年乃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乎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棄其邪可也。〈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之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也，況用其道，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竹刑，簡法也，久遠，世無其書。子產卒後二十年而鄧析死，傳說或稱子產諸鄧析，非也。」⁵⁴

此係由於春秋時鄭子產誅鄧析一事，案此蓋《荀子·宥坐》、《呂氏春秋·離謂》、和《說苑·指武》等篇均肯定此事，而劉向〈鄧析子敘錄〉則引據《左傳》記載，昭公二十年(前五二二年)而子產卒，定公九年(前五〇一年)駟歆執政「殺鄧析而用其竹刑」，證明「子產卒後二十年，而鄧析死，傳說或稱子產誅鄧析，蓋非也」。又如關於戰國的尸子，在《史記·孟荀列傳》只有「楚有尸子」一句話。《史記·荀卿列傳集解》引劉向《別錄》說：

「楚有尸子」，疑謂其在蜀。今案尸子書，晉人也。名佼，秦相衛鞅客也。衛鞅商君，謀事畫計，立法理民，未嘗不與佼規也。商君被

⁵⁴ 同註 32，頁 13-14。

刑，佼恐并誅，乃亡逃入蜀。自為造此二十篇，凡六萬餘言。卒，因葬蜀。」⁵⁵

此段簡約的文字，澄清了《史記》「楚有尸子」一語記載不清之原由，也說明了尸子思想淵源和著書原委，對了解《尸子》極有助益，是一篇非常重要的考證。

另有此類相關考證文字，均散見於南朝宋裴駟《史記集解》、唐顏師古《漢書注》等書引文裡。如《漢志》著錄《王史氏》二十一篇，原注：「七十子後學者。」顏師古注：「劉向《別錄》云：六國時人也。」《杜文公》五篇，顏注：「劉向《別錄》云：韓人也。」《漢志》《老萊子》十六篇。原注：「楚人，與孔子同時。」《文選》孫綽《天臺賦》李善注引《七略別錄》：「老萊子，古之壽者。」又《文選·王文憲集序》李善注引《七略》，稱揚雄「以甘露元年生」，《羽獵賦》注：「永始三年十二月上。」《漢志》《郎中嬰齊》十二篇，原注：「武帝時。」顏師古注：「劉向云：故待詔，不知其姓，數從游觀，名能為文。」《鄭長者》一篇，原注：「六國時，先韓子，韓子稱之。」顏師古注：「《別錄》云：鄭人，不知姓名。」《黃帝泰素》二十篇，原注：「六國時，韓諸公子所作。」顏師古注：「劉向《別錄》云：或言韓諸公孫之所作也。言陰陽五行以為黃帝之道也，故曰泰素。」《尹文子》一篇原注：「說齊宣王，先公孫龍。」顏師古注：「劉向《別錄》云：與宋鉞俱游稷下。」《成公生》五篇，原注：「與黃公等同時。」顏師古注：「姓成公。劉向云：與李斯子由同時。由為三川守，成公生游談不仕。」上述佚文雖只是隻字片語，卻多少提供了著者的一些事蹟及時代背景，⁵⁶根據這

⁵⁵ 同註 32，頁 31。

⁵⁶ 同註 27，頁 52-53。

些記載及引論之文，也反映出劉向當時對考證所下的工夫，總括而言，劉向十分重視對作者事蹟、著述時間及寫作背景的介紹。著作時間可考者，則注明其年月；作者時代不詳，無法考實者，就透過其著作內容或同時代之人物來推定；作者年代若不明，已無可考者，祇好存疑，而這些不知作者為誰，又有不知則闕疑之例，例如有〈內業〉、〈讖言〉、〈功議〉、〈儒家言〉、〈衛侯官〉、〈雜陰陽〉、〈燕十事〉、〈法家言〉、〈雜家言〉等，皆云：「不知作者。」於〈宰氏〉、〈尹都尉〉、〈趙氏〉、〈王氏〉，皆云：「不知何世。」⁵⁷亦不強不知以為知也，如此也可免去學者再花費時間來作考証。

劉向的這些撰述方法，皆為後來目錄書之作者介紹，創立了體例和樣式。對此，章學誠亦指出：

「劉向、劉歆蓋知其意矣。故其校書諸敘論，既審定其篇次，又推論其生平。以書而言，謂之敘錄可也。以人而言，謂之列傳可也。史家存其部目於藝文，載其行事於列傳，所以為詳略互見之例也。是以諸子、詩賦、兵書諸略，凡遇史有列傳者，必注有列傳字於其下，所以使人參互而觀也。」⁵⁸

此段話闡明了劉向創立「敘錄」撰寫的意義和作用，其略於「行事」而詳於學術的作法，正是敘錄與列傳的區別及分工，故可起「使人參互而觀也」之作用。又所謂「史家存其部目於藝文，載其行事於列傳」，即是指班固《漢書》，由於《漢書》繼承並仿《七略》之作法，故與劉向之《別錄》亦有傳承關係。清末姚振宗於《漢書·藝文志條理敘錄》指出：「班氏既取《七略》以為《藝文志》，又取《別錄》以為《儒林傳》，說明《漢書》充分利用了劉向父子於目錄學方面之成果；而「存

⁵⁷ (漢)班固，《漢書·藝文志》(卷三十)(台北：鼎文書局，1979年11月)，頁1724-1743。

⁵⁸ (清)章學誠，《校讎通義》卷三(漢志六藝第十三)，見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目錄類》第930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783。

其部目於藝文，載其行事於列傳」也正說明了劉向所創之「敘錄」對於史書編纂的影響。在其《別錄》一書中如〈孫卿敘錄〉、〈管子敘錄〉之類，於介紹著者，均尤為詳盡，縱使其餘各書之敘錄雖已多亡佚，但僅就清嚴可均、姚振宗所輯之佚文來看，發現有很多都是介紹著者之文字，可說是無書而不述其作者。至於不知其作者為誰，也會考出其著書的時代，由此可知其對著者的重視，不言可喻。

(四) 說明書名之含意，著書之原委及書之性質：如〈易傳·古五子敘錄〉：「分六十四卦，著之日辰，自甲子至於壬子，凡五子，故號曰五子。」⁵⁹及《易傳·淮南道訓敘錄》：「淮南王聘善為《易》者九人，從之採獲，故中書署曰：《淮南九師書》。」⁶⁰均是對原來的書名做解釋。

〈世本敘錄〉：「古史官明於古事者之所記也。錄黃帝已來諸侯及卿大夫系、諡、名號，凡十五篇，與左氏合也。」⁶¹則用兩句話交代了作者身份、全書內容以及此書與《左傳》之學術異同。

〈孫卿敘錄〉：「孟子者亦大儒，以人之性善。孫卿後孟子百餘年，以為人性惡，故作性惡一篇，以非孟子。」⁶²此內容則是最早比較孟、荀學術異同的評論。另有如〈神翰敘錄〉：「神翰者，王道失則災害生，得則四海翰之祥瑞。」⁶³、〈周書敘錄〉：「周時誥、誓，號令也。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也。」⁶⁴、〈戰國策敘錄〉：「臣向以為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為之策謀，宜為《戰國策》。其事繼春秋以後，訖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間

⁵⁹ 同註 32，頁 20。

⁶⁰ 同註 32，頁 19-20。

⁶¹ 同註 32，頁 25。

⁶² 同註 32，頁 9-10。

⁶³ 同註 32，頁 19。

⁶⁴ 同註 32，頁 20。

之事，皆定。」⁶⁵等等之敘錄內容，均將一書之主旨，扼要表出，使學者一望而知其書之性質，進而能判斷應讀與否，不僅可節省讀者許多時間，也大大提昇了研經治學的效率，然此項著錄工作效率雖大，若未能與其他各項工作配合，亦難能使此目的臻於完善，又若僅徒有其他各項卻少此一著，更是猶畫龍而不點睛也。

(五) 辨別書之真偽：當古書失傳，往往有僞本以冒替，後人之著作，有時亦依託古人，此種情形於劉向等校書時，則早已預見。如前所引〈列子敘錄〉其內容即對各篇思想的異同做一分析，屬評論與考辨之例。又如〈神農敘錄〉：「疑李悝及商君所說。」⁶⁶即是指不信為上古神農之書。〈黃帝泰素敘錄〉：「或言韓諸公孫之所作也。言陰陽五行，以為黃帝之道也，故約泰素。」(p. 29)不信為黃帝之書。〈周訓敘錄〉：「人間小書，其言俗薄。」⁶⁷則指不信為其周代之官書，亦即是對整本書的真偽做考辨。又如〈晏子敘錄〉：「其書六篇，皆忠諫其君，文章可觀，義理可法，皆合六經之義。又有復重，文辭頗異，不敢遺失，復列以為一篇。又有頗不合經術，似非晏子言，疑後世辯士所為者，故亦不敢失，復以為一篇。凡八篇。」⁶⁸即指在同一書中有真有僞之例，亦即其中有一部分內容與其他大部分之意旨或文辭相異，則將其區別為外篇，而不致與內篇相混。由上述各例，即可看出劉向其校書態度之審慎，可謂極矣。

(六) 評論思想或史事之是非：劉向等校書，並非只特定介紹著者之思想與書之內容而已，對於其思想之價值，或其書所載之史事，亦加以做主觀之

⁶⁵ 同註 32，頁 1。

⁶⁶ 同註 32，頁 31。

⁶⁷ 同註 32，頁 27。

⁶⁸ 同註 32，頁 8。

批評。如〈戰國策敘錄〉論「周氏自文武始興，崇道德，隆禮義……至秦孝公捐禮讓而貴戰爭，棄仁義而用詐譎……溘然道德絕矣。……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之屬，生從橫短長之說，左右傾側。……（卒致）天下大潰，（皆）詐偽之弊也。……夫使天下有所恥，故化可致也。苟以詐偽偷活取容，自上為之，何以率下？秦之敗也，不亦宜乎！」⁶⁹此則評論史事之例也。又如〈孫卿敘錄〉謂：「唯孟軻、孫卿為能尊仲尼。……如人君能用孫卿，庶幾於王。」⁷⁰《漢書·賈誼傳贊》曰：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也。使時見用，功化必盛，為庸臣所害，甚可悼痛。」⁷¹此則是評論思想之例也。至如〈列子敘錄〉略云：「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本于黃帝、老子，號曰道家。道家者，秉要執本，清虛無為。及其治身接物，務崇不競，合于六經，而〈穆王〉、〈湯問〉二篇，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也。至于〈力命篇〉，一推分命，〈揚子〉之篇，唯貴放逸，二義乖背，不似一家之書，然各有所明，亦有可觀者。」⁷²此是一篇評論學術源流的典型文字，先說明「其學本於黃帝、老子，號曰道家」，再從總體上介紹道家要旨，說「道家者，秉要執本，清虛無為，及其治身接物，務崇不競，合於《六經》」，最後並進行學術考辨，指出「〈力命篇〉一推分命，〈揚子〉之篇唯貴放逸，二義乖背，不似一家之書」。此種體例一直為後代所繼承。而〈列子敘錄〉分析各篇思想之異同，並指出其矛盾，尤為書評最佳之模範。

(七) 敘述學術源流：荀悅《漢紀》稱：「劉向《典校經傳》，考異集同，《易》

⁶⁹ 同註 32，頁 1-4。

⁷⁰ 同註 32，頁 10。

⁷¹ (漢)班固，《漢書·列傳》(卷四十八〈賈誼傳〉第十八)(台北：鼎文書局，1979年11月)，頁 2265。

⁷² 同註 32，頁 12-13。

始自魯商瞿子木，受於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云云，與《漢書·儒林傳》、《經典釋文·敘錄》相同。而與劉向所奏各書敘錄之文，卻頗不相合。姚振宗斷為《別錄》中輯略之文，謂「荀氏節取而為紀，班氏取以為《儒林傳》，陸氏取以為敘錄。各有所取，亦各有詳略。」殊不知《別錄》不必有輯略，而每書敘錄中固有此種敘述學術源流之語句。此試以〈列子敘錄〉備述「其學本於黃帝、老子、號曰道家。」之例推之，便知「《易》始自魯商瞿子木，受於孔子。」一段文字，必係「《易》楊氏二篇」之敘錄無疑。蓋欲論一家思想之是非，必推究其思想之淵源，並比較其與各家思想之同異。舉凡《漢紀》所引，姚振宗所認為《別錄》之《輯略》，例如「《尚書》本自濟南伏生」，「《詩》始自魯申公作古訓」，禮始於魯高堂生傳土禮十八篇」，皆各書敘錄之原文也。⁷³

- (八) 判定書之價值：〈戰國策敘錄〉謂其書「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智，轉危為安，運亡為存，亦可喜，皆可觀。」⁷⁴〈晏子敘錄〉謂「其(內篇)六篇可常置旁御觀。」⁷⁵〈孫卿敘錄〉謂「其書比於記傳，可以為法。」⁷⁶〈管子敘錄〉謂「凡管子書務富國安民，道約言要，可以曉合經義。」⁷⁷等等，都是從書籍的功用著眼，以衡量其價值的，又此皆為「錄而奏之」之辭，其主旨係對皇帝貢獻，故偏於政治。雖是如此，然此種具有判定一書價值之語，在敘錄之中卻重要而不可缺，如其或缺，將對於學者擇書殊少幫助。

經由此八項著錄工作，最終合其所得而成文，即為「敘錄」。而撰寫敘錄，「措

⁷³ 同註 11，頁 48。

⁷⁴ 同註 32，頁 4。

⁷⁵ 同註 32，頁 8。

⁷⁶ 同註 32，頁 11。

⁷⁷ 同註 32，頁 7。

其指意」，實為體現目錄工作的學術水準，及奠定其學科基礎的重要關鍵。將敘錄載於本書，書既有「錄」，學者則可一覽而知其指歸，然後循「錄」以求書，因書進而能研治學術，不致有茫然不知所從之苦，亦不會有浪費時間、精神之弊。劉向此一創例，可說其不僅為中國古典目錄學開啓一奠基工程之始，也使目錄之學蛻化而自成獨立之一體，不復永為附庸矣。

以下則舉劉向《別錄》中之〈列子敘錄〉為例，藉此分析並一探古籍目錄中提要(敘錄、解題)所包括之主要內容。

《列子》八卷：

〈天瑞〉第一。

〈黃帝〉第二。

〈周穆王〉第三。

〈仲尼〉第四。

〈湯問〉第五。

〈力命〉第六。

〈楊朱〉第七。

〈說符〉第八。

右新書定著八篇，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列子》五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讎太常書三篇、太史書四篇、臣向書六篇、臣參書二篇，內外書凡二十篇。以校，除複重十二篇，定著八篇。中書多，外書少，章亂布在諸篇中，或字誤，以盡為進，以賢為形，如此者眾。及在新書有棧，校讎從中書已定，皆以殺青，書可繕寫。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本于黃帝、老子，號曰道家。道家者，秉要執本，清虛無為。及其治身接物，務崇不競，合于六經，而〈穆王〉、〈湯問〉二篇，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也。至于〈力命篇〉，一推分命，〈楊子〉之篇，唯貴放逸，二義乖背，不似一家之書，

然各有所明，亦有可觀者。孝景皇帝時，貴黃老術，此書頗行于世。及後遺落，散在民間，未有傳者；且多寓言，與莊周相類，故太史公司馬遷不為列傳。謹第錄。臣向昧死上。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所校〈列子書錄〉，永始三年八月壬寅上。⁷⁸

就上文〈列子書錄〉中的撰述，可看出此篇敘錄內容約包括六個部分：

(一) 敘述書籍的流傳狀況

劉向校書係廣羅異本後，並進行校勘、刪定，敘錄中記述當時所見到的《列子》有五種傳本，即秘中書、太常書、太史書、向書、參書。另敘錄曰：「孝景皇帝時，貴黃老術，此書頗行于世，及後遺落，散在民間，未有傳者。」即說明了《列子》一書的流傳情形。

(二) 說明書籍文字的增刪與篇帙分合

敘錄中介紹書籍文字的情況，指出有的傳本「或字誤，以盡為進，以賢為形」。同時也說明了各種傳本篇帙的不同，有六篇、五篇、四篇不等，於是刪除重複的十二篇，而將《列子》一書定著為八篇。

(三) 記述作者的生平時代

《列子書錄》敘述作者的情形說：「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本于黃帝、老子，號曰道家。」此段話雖簡短，卻對作者名氏、里籍、出生地及學術思想等都作了簡明的交待，讓讀者可藉此瞭解作者之生長時代與學術背景。

(四) 探究學術源流

⁷⁸ 同註 32，頁 12。

《列子》敘錄曰：「其學本于黃帝、老子，號曰道家。道家者，秉要執本，清虛無爲，及其治身接物，務崇不競，合于六經。」此段話則是對《列子》一書學術源流的探討，其中指出列子及其著作乃師承黃帝一派之學術。文中並對道家之學術要旨作一簡明的評介，也讓敘錄的內容達到「辨章學術」之作用。

(五) 分析書籍的內容

《列子》敘錄從對〈穆王〉、〈湯問〉、〈力命〉、〈楊朱〉等四篇文章的內容分析入手，指出前二篇內容「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也」，而〈力命〉、〈楊朱〉二篇，又「二義乖背，不似一家之書」等問題。

(六) 對書籍的評介

敘錄中指出《列子》一書有某些篇章不足處後，並對全書作一全面的評價，認為「然各有所明，亦有可觀者。」在《別錄》的敘錄內容中，常有「皆可觀」、「亦有可觀者」或「可常置旁御覽」等評價或建議。雖說這些建議是爲當時的君王統治者而作，然對後世的讀者，卻提供了相當的參考價值與學術意義。

上述爲劉向《別錄》敘錄中的撰述內容及範圍，及至後代的提要目錄對於解題之撰寫，文體縱使有所變異或改善，亦多不出此規範。至於提要編寫的內容應該包括那些部份，其實並無定論，主要是因不同類型或不同宗旨的提要，其內容可能會有所偏重，因此在主題分項上也會有所異同。以下即舉幾位學者之研究論述分項，分列如下，藉此也可從中進一步瞭解撰寫提要的內容項目包括那些部份：

(一) 余嘉錫《目錄學發微》提到「敘錄之體，源於書敘，劉向所做書錄，體

制略如列傳，與司馬遷、揚雄自序大抵相同。其先淮南王安作《離騷傳敘》，已用此體矣。」又說「吾人讀書，未有不欲知其爲何人所著，其生平之行事若何，所處之時代若何，所學之善否若何者。此即孟子所謂知人論世也。」故其論作「敘錄」則擇其所長，去其所短，內容著重於三部份：

1. 論考作者之行事。
2. 論考作者之時代。
3. 論考作者之學術。

(二) 昌彼得《版本目錄學論叢》認爲敘錄之義例不僅止於介紹作者的生平，還需闡明著書之原委及書之內容，遂依據劉向撰寫敘錄之義例，將其內容分爲三項：

1. 介紹著者的生平。
2. 說明著書的原委，及書的大旨。
3. 評論書的優劣得失。

(三) 姚名達《中國目錄學史》則以劉向等寫定敘錄之義例，將提要內容分爲八項：

1. 著錄書名與篇目。
2. 敘述讎校之原委。
3. 介紹著者之生平與思想。
4. 說明書名之含義，著書之原委及書之性質。
5. 辨別書之真偽。
6. 評論思想或史事之是非。
7. 敘述學術源流。

8. 判定書之價值。

(四) 劉兆祐《中國目錄學》列舉宋《崇文總目》、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元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及清《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等中國歷代著名書目所載之敘錄，經綜合整理後，將提要內容分爲七項：

1. 考述作者生平。
2. 說解書名之涵義。
3. 敘述撰書之意旨及一書之內容。
4. 備載一書之篇目。
5. 論說學術之源流。
6. 辨別一書之真偽。
7. 評論一書之得失與價值。

(五) 李瑞良《中國目錄學史》將提要內容分爲五項：

1. 書名和篇目、卷數。
2. 敘述校讎原委和審定經過。
3. 介紹作者生平事蹟、時代背景和學術思想。
4. 說明書名含義、全書要旨及其學術源流。
5. 評論是非，辨別其真偽，衡量其價值。

(六) 楊薇〈論傳統書目提要的建構與特徵〉認爲目錄學著作中的提要，是傳統書目提要區別於其他目錄學著作的鮮明特徵，遂將提要內容分爲八個方面：

1. 書名、卷數、撰者。

2. 作者簡介。
3. 著述緣起。
4. 書名解釋。
5. 內容介紹。
6. 學術源流。
7. 優劣得失。
8. 版本情況。

從以上各項的內容看來，每一項主題均有其編寫記載的必要性，但最主要的內容還是必須包括：1.作者生平事蹟、時代背景和學術思想。2.敘述撰書之意旨及一書之內容。3. 敘述學術源流。4. 評論一書之得失與價值。透過作者生平事蹟、學術生涯及論述著作的介紹，得以彰顯出時代背景和學術思想；經由整理全書內容，說明其著作及撰寫體例，可與同類書作比較，而瞭解其得失優劣與價值性，並藉以辨別學術之源流。

由於不同類型或不同宗旨的提要，其內容可能會有所偏重，在前人編撰具有學術價值的提要基礎下，近代歷史學家陳垣所編著之《中國佛教史籍概論》一書的提要內容，亦是規範嚴謹又切合通俗實用之參考著作，其全書三十五篇之提要內容分別包括：1.書名(各家目錄所記載的異名、略名)。2.卷數。3.著者(注重於學術思想方面)。4.版本(本書共有多少版本，及各種版本的優劣)。5.體制。6.卷目。7.史料。8.內容。9.特色。10.後人對本書之利用。11.得失。12.正本書之誤。13.正後人利用本書之誤。14.學術上之價值等十四項的編寫，上述所列內容，並不是指每一書都具備了所有項目，其中仍需針對各書的需要而定，此說也正符合了鄭樵通志校讎略所說的「書有應釋與不應釋論」的宗旨。喬衍琯評論此書比《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體例要嚴謹、通俗，而又切合實用，尤其是後人對本書之利用一

項，更是其他解題書目很少提到的，因撰寫一書的提要，已屬不易，更遑論說後人之利用情形的探討⁷⁹，因此《中國佛教史籍概論》一書的內容體例，不僅對撰寫書目提要或從事相關學術研究者，均可說是極佳且重要的參考。

瞭解上述提要之相關內容後，又基於不同類型或不同宗旨的提要，其內容可能會有所偏重之說，隨著時代轉變，由傳統書目提要質變而來的文體，如志、記、書錄、題識、題跋、讀書記、訪書記等這些不同稱謂的著作文體，其內容與撰寫方式，或記載得書經過，書籍流傳始末，評價一書優劣，或考證版本源流與他本的文字異同，確定該書得失，或從記述原書序跋、抄校流傳原委、前人題記、收藏印記、卷帙編次、行格字數、版心題字、刻工姓名、牌記等方面，詳細記錄原書情況等等，雖然記錄之重點不同，但讀後可使人如見其書⁸⁰，因此這些文體雖和傳統書目提要的形式不同，但他們從某個程度上也發揮了提要的作用，可供後人的學習參考之用。

第二節 中國古典目錄體制「提要」的種類

中國古代之書目提要，是為校理典籍、保存文獻及因應藏書目錄所形成的系統目錄提要，隨著時代的發展演變迄今，提要的形式種類也呈現多樣化。以個體角度言，有每部書、每篇文章的提要(敘錄、解題)，以總體言，則有目錄式之藏書提要(敘錄、解題)。若就學科內容又可分專科目錄提要，如：小說提要、戲劇

⁷⁹ 陳新會，《中國佛教史籍概論》序，(台北：文史哲，1981年)，頁3。

⁸⁰ 朱天俊，《應用目錄學簡明教程》，(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93年)，頁30。

要籍解題、詩詞提要及為大部叢書或專著所編寫的提要，如道藏提要等。提要種類多且用途各有差異，故撰寫內容亦隨其功用不同而異之，此處則以提要編修性質、書目提要體例、書目提要撰述內容及用途等方面來概述提要之種類：

(一) 依提要編修性質可分為官修及私撰。

1. 官修書目提要：《漢書·藝文志》總序云：「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旨意，錄而奏之。」西漢劉向集結由眾人之手所校對好之書本，並為每書撰寫敘錄，呈交皇帝預覽，所編《別錄》一書，除開敘錄體提要之始，亦為官修書目提要之始。繼之而後則為唐代元行沖等人奉飭所撰《開元羣書四部錄》一書，《開元羣書四部錄》二百卷，共著錄圖書二千六百五十五部，四萬八千一百六十九卷，其規模宏大、數量龐大，成為我國最早的大型化官修書目。之後宋代王堯臣、歐陽脩等編撰《崇文總目》也是一部大型的官修書目，該書是宋代第一部全國性綜合書目，收錄圖書三千四百四十五部，三萬零六百六十六卷，體例仿《羣書四部錄》而作。南宋又有陳騏等人編《中興館閣書目》七十卷，序例一卷及張攀等人編《中興館閣續書目》三十卷。由於宋代特別重視修撰本朝歷史，故另有呂夷簡等《三朝國史藝文志》、王珪等《兩朝國史藝文志》及李燾等《四朝國史藝文志》的編撰，這些歷代藝文志，每類有小序，每書有解題，與歷代史志目錄不同，以上即為宋代之官修書目。又至清代有《四庫全書總目》的編纂，此書係清乾隆時期由紀昀等人所編纂的一部大型官修提要書目，提要的撰寫亦至此書而達鼎盛更加大放異彩。由上述可知，官修書目提要均以國家藏書為主，數量多、卷帙豐富，故多由一整個團體的專科學者及博學鴻儒之士來負責校訂撰寫，最後再由一至二人負責總整理的編纂，故體例格式相對會比較整齊統一。如《四庫全書總目》即是由紀昀、陸錫熊等人於分卷纂修官所撰的書前提要之基礎上反覆修改潤飾而

成，故體例嚴謹、分類詳明、思想統一，對每書的作者生平、主要內容、著述體例、版本源流等皆有很詳盡的說明，且考訂文字、品評得失、注重闡明學術源流、揭示書旨原委，故受到學者的高度重視。

2. 私人撰寫書目提要：南朝劉宋王儉撰《七志》，《文選》第四十六卷〈任彥昇王文憲文集序〉李善注說王儉「依劉歆《七略》，更撰《七志》」。《南齊書·王儉傳》也說他「依《七略》撰《七志》四十卷，上表獻之，表辭甚典」。⁸¹《七志》卷帙浩繁，著錄圖書之富，係由於王儉當時主管國家藏書，除能接觸到大量的圖書文獻，身邊又有一批得力助手及良好的環境，故能以私人之力著錄公私藏書，撰寫完成《七志》一書，《七志》撰寫體例的特點，是「不述作者之意，但於書名之下，每立一傳」，故開傳錄體提要之始。繼《七志》之後，有梁阮孝緒作《七錄》，此書著錄方法繼承《七略》而作。又至唐代有毋煗撰《古今書錄》，此書即是據《開元羣書四部錄》一書進行校訂、刪繁增補所成，全書四十卷，但著錄圖書數量卻多於《開元羣書四部錄》，體例也較《羣書四部錄》更為完善。宋代最著名私人所撰之藏書書目提要，有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及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二書，《郡齋讀書志》二十卷，為私家藏書目錄，其作法繼承了《別錄》、《七略》的優良傳統，故提要內容豐富，編撰嚴謹，重於考證。《直齋書錄解題》二十二卷，係陳振孫根據他私人藏書編定而成，解題內容豐富，論及面廣，其著錄內容及解題品質都遠超過官修目錄，故《四庫全書總目》評其：「然古書之不傳於今者，得藉是以求其崖略；其傳於今者，得藉是以辨其真偽，核其異同，亦考證之所必資，不可廢也。」⁸² 實際上，在此書以後，直到《四庫全書總目》編成，約六百年間，均沒有一部官修

⁸¹ (梁)蕭子顯撰《南齊書·列傳》(卷二十三，《列傳》第四)(台北：鼎文書局，1979年)，頁433。

⁸² 同註19。

書目能與之相比。元代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七十六卷，《文獻通考》係馬端臨用二十餘年所完成的一部著作，其編撰方法採輯錄羣書，分類纂述，並將自己在編輯、研讀過程中所得心得以按語形式附於後，為輯錄體提要代表。綜上述可知，除王儉及毋暉因得力於職務及環境之便，而能編成卷帙浩繁的書目提要外，私人編撰書目提要，多為獨自一人依據自己的私家藏書所編撰而成，解題文字言詞精當，而不主一家之言，使讀者攬其提要，便可知其書之得失功用，以詳學術之源流變遷，又由於不需考量政治因素、統一思想，且著錄之書亦經過篩選，不似官書逢書必收錄，故提要品質均較官修書目來的好。

(二) 以書目提要體例可分為敘錄體、傳錄體及輯錄體。

1. 敘錄體提要：這是書目提要中最早的體例，劉向《別錄》中的各篇敘錄即是此一體例之作。自劉向、劉歆以《別錄》、《七略》開中國敘錄體提要之先河後，如梁朝阮孝緒《七錄》、隋代許善心《七林》、唐代毋暉《古今書錄》等皆循此體例而作。所謂敘錄體提要，實為學者得以瞭解書籍文獻之內容，而錄釋著者之因，以闡學術之源流，推求事實之得失為目的，故敘錄介紹作者的生平時代、敘述校讎之原委、說明書名含義及著書原委、敘述該書的學術源流、辨別書之真偽及判定書之價值等。如以〈列子書錄〉為例：

「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本于黃帝、老子，號曰道家。道家者，秉要執本，清虛無為。」

文中介紹列子之出生背景與學術思想之淵源，係繼承黃老學派，故號稱道家。劉向之敘錄內容除詳盡介紹作者及撰述書之內容外，亦對書旨進行評價，並提出自己的思想觀點與建議。如〈晏子敘錄〉：

「其書六篇，皆忠諫其君，文章可觀，義理可法，皆合六經之義。又有

復重，文辭頗異，不敢遺失，……其六篇可常置旁御觀…。」

敘錄文中寫道：「文章可觀」、「可常置旁御觀」或也提及「皆可觀」、「亦有可觀」等語，均帶有評價及推薦之含義，故敘錄體提要亦帶有推薦性質，由於敘錄體提要評論各書書旨內容及考述作者生平、學術源流等，不僅體例完備、內容豐富且論述精闢，如同一篇篇的個人學術史，故此一體例也是提要中居最多數及受讀者所喜愛的提要類型。

2. 傳錄體提要：傳錄體產生於魏晉南北朝，《隋書·經籍志》說《中經新簿》：

「但錄題及言，盛以縹囊，書用緗素，至於作者之意，無所論辯。」

由於當時官修目錄皆但記書名而已，《隋書·經籍志》又說：

「不能辨其流別，但記書名而已，博覽之士，疾其渾漫，故王儉作七志，阮孝緒作七錄，並皆別行，大體雖準向、歆，而遠不逮矣。」

至於《七志》撰寫體例，《隋書·經籍志·簿錄篇》經序言：

「亦不述作者之意，但於書名之下，每立一傳。」每立一傳的「傳」，非傳注，而是傳記。傳錄體提要即是在著錄圖書之後，不述作者之意，但於每書名之下，對撰著之人每立一傳。此提要始於西晉摯虞《文章志》及南朝齊王儉《七志》，內容專記撰著人之事蹟，間及文章流傳存異情形以及反映作品的時代背景，此種體例之提要，若與敘錄體相比，由於它並非如劉向、劉歆全面揭示圖書之內容，只是於書名之下，每立一傳，故與《別錄》《七略》相比，自是遠不逮矣。

3. 輯錄體提要：輯錄體萌芽於佛經目錄，梁釋僧祐編撰的佛經目錄《出三藏記集》共十五卷，其中六至十二卷為「總經序」，即將各經的序文匯集在一起，由於佛經需經過翻譯，而譯經之人通常寫序做介紹，將這些序文抄錄一起，附於目錄之中，則閱讀之人便能大致瞭解這些經書的內容及由

來，此即是輯錄體的先驅。元代馬端臨進一部發揚光大，他以輯錄諸家書目所評和其他書內有關議論，取材範圍著重在史志目錄和公私藏書目錄的提要，如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為主要依據，也輯錄了《漢志》、《隋志》、《新唐志》、宋三朝、兩朝、四朝各《國史藝文志》、《崇文總目》、《通志·藝文略》、正史列傳以及各書序跋、筆記、語錄、詩話、文集內的相關資料等，之後目錄書作輯佚、考證等工作時皆採用此體。朱彝尊《經義考》、謝啟昆《小學考》為仿此體例之代表作，由於輯錄體係廣泛輯錄與一書相關之資料，進以揭示圖書內容和進行評論的一種體例，故輯錄體提要亦成為中國古典書目提要的一種特殊形式。

(三) 以書目提要撰述內容，可分為著錄作者時代及姓名、介紹作者生平及學術等八種。茲以劉向《別錄》、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提要內容為例，說明如下：

1. 著錄作者時代及姓名，如：

〈晏子敘錄〉：「晏子，名嬰，諡平仲，萊人。萊者，今東萊地也。」

《游氏中庸解》一卷：「右皇朝游酢定夫撰。酢亦程正叔門人。」⁸³

《論語集解》十卷：「魏，尚書駙馬都尉，南陽，何晏，平叔撰。」⁸⁴

《孟子章句》十四卷：「後漢太僕京兆趙岐邠卿撰。本名嘉，字臺卿，避難改名。」⁸⁵

上述幾篇書目解題，於著錄作者時均先著其名，繼之以字，對於其時代、官名及地名亦無不詳述。

2. 介紹作者生平及學術，如：

⁸³ (宋)晁公武撰、孫猛校證，《郡齋讀書志校證》卷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頁86。

⁸⁴ (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72。

⁸⁵ 同註86，頁73。

〈列子書錄〉：「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本于黃帝、老子，號曰道家。道家者，秉要執本，清虛無為。」

此篇為介紹列子之出生背景與學術思想之淵源。

《蔡邕集》十卷：「右漢蔡邕伯喈也，陳留圉人。仕至左中郎將，後為王允所害。邕博學，好辭章、術數、天文，妙操音律。在東觀欲補漢紀，自陳十意。及付獄，乞黥劓以成書，不能得，遂死獄中。所著文章百四篇，今錄止存九十篇，而銘墓居其半，或曰碑銘，或曰神誥，或曰哀讚，其實一也。嘗自云：「為郭有道碑，獨無愧辭」，則其他可知矣。凡文集，其人正史自有傳者，止掇論其文學之辭，及略載鄉里，所終爵位，或死非其理，亦附見，餘歷官與其善惡，率不錄。若史逸其行事者，則雜取他書詳載焉，庶後有考。」⁸⁶

此敘著錄作者之行蹟事誼，非常詳盡，使讀者能由其事而知其人。

《程氏易》十卷：「右皇朝程頤正叔撰。朱震言頤之學出於周敦頤，敦頤的之於穆修，亦本於陳搏，與邵雍之學本同。然考正叔之解，不及象數，頗與胡翼之相類。景迂云胡武平、周茂叔同師潤州鶴林寺僧壽涯，其後武平傳其學於家，茂叔則授二程，與震之說不同。」⁸⁷

此文則敘述作者之學術淵源者也。

《皇極經世》十二卷、《敘篇系述》二卷：「處士河南邵雍堯夫撰。其學出於李之才挺之，之才受之穆修伯長，修受之種放明逸，放受之陳搏。蓋數學也。曰元會運世，以元經會，以運經世，自帝堯至於五代，天下離合，治亂興廢，得失邪正之迹，以天時而驗人事，以人事而驗天時，以陰陽剛柔窮聲音律呂，以窮萬物之數。末二卷論所以為書之意，窮日月星辰、飛走動植之數，以窮天地萬物之理；述皇王帝霸之事，

⁸⁶ 同註 85，頁 809-810。

⁸⁷ 同註 85，頁 39-40。

以明大中至正之道。書謂之《經世》，篇謂之《觀物》，凡六十二篇。其子伯溫為之《敘系》，具載《先天》、《後天》、《變卦》、《反對》諸圖，又為《易學辨惑》一篇，敘傳授本末真偽。然世之能明其學者，蓋鮮焉。雍諡康節。」⁸⁸

此文非常詳盡地敘述作者之學術淵源及其書之內容。

《西渡集》一卷：「中書舍人洪炎玉父撰。洪氏兄弟四人，其母黃魯直之妹，不淑，早世為賦毀璧者也。龜父舉進士不第，其季羽鴻父坐上書元符入籍終其身。芻、炎皆貴，而芻靖康失節貶廢，羽詩不傳。」⁸⁹

《七里先生自然集》七卷：「江端友子我撰。端本兄也，休復鄰幾之孫。其父懋相有遺澤，子我以遜端本。靖康初吳敏元中薦子我，召見賜出身，為京官，後至太常少卿。」⁹⁰

上述二篇書目解題均係敘述作者之生平。

3. 說明書名之涵義，如：

〈戰國策敘錄〉：「戰國策…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修書。臣向以為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為之策謀，宜為《戰國策》。」

此敘錄即說明命定書名的依據，及其涵義。

《八五經》三卷：「右序云黃帝書。「八五」，謂八卦，五行。雖後人依託者，而其辭亦馴雅。相墓書也。呂才《葬篇》以六說詰其不驗，且云：「世之人為葬巫所欺，忘擗踊荼毒，以其微倖。由是相塋隴，希官爵，則時日，規財利。」誠哉是言也。」⁹¹

⁸⁸ 同註 86，頁 16-17。

⁸⁹ 同註 86，頁 597。

⁹⁰ 同註 86，頁 599-600。

⁹¹ 同註 85，頁 611。

此解題說明書名之含義，亦說明此書之性質。

《易傳拾遺》十卷：「數文閣直學士廬陵胡銓邦衡撰。銓謫新州作此書。

大槩宗主程氏，而時出新意於《易傳》之外。李光泰發為之序。其曰

「拾遺」者，謙辭也。⁹²

《遼四京記》一卷：「亦無名氏。曰東京、中京、上京、燕京。」⁹³

以上二則解題係解說書名之特殊涵義。

4. 介紹一書之內容：

《列子敘錄》：「…道家者，秉要執本，清虛無為。及其治身接物，務崇不競，合于六經，而〈穆王〉、〈湯問〉二篇，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也。至于〈力命篇〉，一推分命，〈楊子〉之篇，唯貴放逸，二義乖背，不似一家之書，然各有所明，亦有可觀者。…」

《乾生歸一圖》二卷：「右皇朝石汝礪撰。先辨卦、象、爻、象之別，後列數圖，頗雜以釋、老之說。」⁹⁴

《周易義海》一百卷：「右皇朝房審權撰。集鄭玄至王安石凡百家，摘取其專明人事者為一編，或諸家說有異同，輒加評議，附之篇末。」⁹⁵

《周易變體》十六卷：「吏部郎中京口都絮聖與撰。用蔡墨言《乾》六爻之例，專論之卦為主。」⁹⁶

《易原》十卷：「吏部尚書新安程大昌泰之撰。首論天地五十有五之數，參之《河圖》、《洛書》大衍之異同，以為此《易》之原也，以及卦變、揲法，皆有圖論，往往斷以己見，出先儒之外。」⁹⁷

⁹² 同註 86，頁 21。

⁹³ 同註 86，頁 267。

⁹⁴ 同註 85，頁 41。

⁹⁵ 同註 85，頁 42-43。

⁹⁶ 同註 86，頁 21。

⁹⁷ 同註 86，頁 22。

以上幾例之解題內容，均以提綱挈領的文字說明該書之主要內容，讀者閱之即可清楚明瞭，增添治學之便。

5. 敘述一書之篇目，如：

《邯鄲圖書志》十卷：「右皇朝李淑獻臣撰。淑，若谷之子也。載其家所藏圖書五十七類。經、史、子、集，通計一千八百三十六部，二萬三千一百八十六卷。其外又有藝術志、道書志、書志、畫志，通為八目。」

98

《周易古經》十二卷：「丞相汲郡呂大防微仲所錄上、下《經》，並錄《爻辭》、《象》、《象》，隨《經》分上下，共為六卷，上、下《繫辭》二卷，《文言》、《說》、《序》、《雜卦》各一卷。」⁹⁹

《易禘傳》二卷、外篇一卷：「祕書省正字樞李林至撰。凡三篇：曰《法象》，本之太極；曰《極數》，本之天地之數；曰《觀變》，本之揲著十八變。外篇則曰《反對》、《世應》、《互體》、《納甲》、《卦氣》之類，凡八條。」¹⁰⁰

《書禘傳》十三卷：「太常丞建安吳棫才老撰。首卷舉要曰《總說》，曰《書序》，曰《君辨》，曰《考異》，曰《話訓》，曰《差牙》，曰《孔傳》，凡八篇。考據詳博。」¹⁰¹

以上幾例均為敘述一書之篇目的解題。

6. 敘述學術之源流，如：

《列子敘錄》：「其學本于黃帝、老子，號曰道家。道家者，秉要執本，

⁹⁸ 同註 85，頁 405。

⁹⁹ 同註 86，頁 2。

¹⁰⁰ 同註 86，頁 24。

¹⁰¹ 同註 86，頁 30。

清虛無為，及其治身接物，務崇不競，合于六經。」

《王弼周易》十卷：「右上下經，魏尚書郎王弼輔嗣注。《繫辭》、《說卦》、《雜卦》、《序卦》，弼之門人韓康伯注。又載弼所作《略例》，通十卷。《易》自商瞿受於孔子六傳至田何而大興，為施讎、孟喜、梁丘賀。其後焦贛、費直始顯，而傳受皆不明，由是分為三家。漢末，田、焦之學微絕，而費氏獨存。其學無章句，惟以《象》、《象》、《文言》等十篇解上下經；凡以《象》、《象》、《文言》等參入卦中者，皆祖費氏。東京荀、劉、馬、鄭皆傳其學。王弼最後出，或用鄭說，則弼亦本費氏也。歐陽公見此，遂謂孔子古經以亡。按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无咎」、「悔亡」。惟費氏經與古文同，然則古經何嘗亡哉！」¹⁰²

《古周易》十二卷：「國子錄吳郡吳仁傑斗南所錄。以爻為《繫辭》，今之《繫辭》為《說卦》。其言《十翼》，謂《象傳》，《象傳》，《繫辭傳》上、下，《說卦》上、中、下，《文言》，《序卦》，《雜卦》，并上、下《經》為十二篇。案漢世傳易者，施、孟、梁邱、京、費。費最晚出，不得立於學官。其學亡章句，惟以《象》、《象》、《文言》等解上、下《經》。自劉向校中古文《易經》，諸家或脫「无咎悔亡」，惟費氏與古文同，東京名儒馬、鄭皆傳之。其後，諸家皆廢，而費學孤行，以至於今。其合《象》、《象》、《文言》於經，蓋自康成、輔嗣以來，輾轉相傳，學者遂不識古文本經。甚至今世考官命題，或連《象》、《象》、《爻辭》為一，對大義者，志得而已，往往穿鑿傳會，而《經》旨破碎極矣。凡此諸家所錄，雖頗有同異，大較《經》自為《經》，《傳》自為《傳》，而於《傳》之中，《象》、《象》、《文言》，亦各不相混。稍復古人之舊，均有補於學者，宜並存之。又有九江周燾所次，附見吳氏書篇末，今

¹⁰² 同註 85，頁 4。

古文參用，視諸本為無據。又有程迥可久古易考十二篇見後。」¹⁰³

以上幾篇解題係在敘說該書及作者之學術源流，內容均考證詳審，俾便後世參考。

7. 評論一書之價值，如：

〈戰國策敘錄〉：「…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智，轉危為安，運亡為存，亦可喜，皆可觀。」

〈孫卿敘錄〉：「…其書比於記傳，可以為法。」

以上二篇係從書之功用而評其價值，亦兼具推薦之性質。

《劉氏史通》二十卷：「又唐劉知幾撰。知幾，長安神龍間三為史官，頗不得志，乃以前代書史，序其體法，因習廢置，掇其得失，述作曲直，分內、外篇，著為評議，備載史冊之要。當時徐堅深重之，云：「居史職者，宜置坐右。」玄宗朝，詔其家錄進，上讀而善之。宋子京稱，唐舊史之文猥釀不綱，謂知幾工訶古人而拙於用己。觀此書，知子京之論不誣。…」¹⁰⁴

此篇解題藉引前人之言，以評論其價值。

《石林書傳》十卷：「上書左丞吳郡葉夢得少蘊撰。博極群書，彊記絕人。

《書》與《春秋》之學，視諸儒最為精詳。」¹⁰⁵

此篇解題則藉評論一書之優劣，而彰顯其價值。

8. 辨別典籍之真偽，如：

〈晏子敘錄〉：「其書六篇，皆忠諫其君，文章可觀，義理可法，皆合六經之義。又有復重，文辭頗異，不敢遺失，復列以為一篇。又有頗不

¹⁰³ 同註 86，頁 3。

¹⁰⁴ 同註 85，頁 295。

¹⁰⁵ 同註 86，頁 30。

合經術，似非晏子言，疑後世辯士所為者，故亦不敢失，復以為一篇。凡八篇。」

此篇敘錄指出在此同一書中有真有偽，遂將其區別為外篇，而不致與內篇相混，此法，亦可看出劉向校書態度之審慎。

《子華子》十卷：「右其傳曰：「子華子，程氏，名本，晉人也。」劉向校定其書。按《莊子》稱「子華子見韓昭侯」，陸德明以為魏人，既不合。又《藝文志》不錄《子華子》書。觀其文辭，近世依託為之者也。其書有「子華子為趙簡子不悅」，又有「秦襄公方啟西戎，子華子觀政於秦」。夫秦襄之卒在春秋前，而趙簡子與孔子同時，相去幾二百年，其抵牾類如此。且多用《字說》，謬誤淺陋，殆元豐以後舉子所為耳。」

106

《古易》十二卷：「出翰林學士睢陽王洙原叔家。上、下《經》惟載《爻辭》，外《卦辭》一、《象辭》二、《大象》三、《小象》四、《文言》五、上《繫》六、下《繫》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葉石林以為此即《藝文志》所謂《古易》十二篇者也。案《隋》《唐志》皆無《古易》之目，當亦是後人依倣錄之爾。」¹⁰⁷

《易童子問》三卷：「參政廬陵歐陽永叔撰。設為問答。其上、下卷專言《繫辭》、《文言》、《說卦》而下皆非聖人所作。」¹⁰⁸

古書失傳，往往有偽本冒替，後人著作有時亦依託古人，偽書雖有其價值，然不可不予以論析明辨，上述幾篇解題即對該書為全偽者或部份偽者深入探討，辨其訛謬，並詳實論辨。

(四) 以用途可分為讀書記、題跋集與私人藏書志。

¹⁰⁶ 同註 85，頁 511。

¹⁰⁷ 同註 86，頁 1-2。

¹⁰⁸ 同註 86，頁 11。

此三類係從傳統書目提要(敘錄、解題)所演變而產生。

1. 讀書記：一般均出自學者的讀書札記，由於這些學者致力於學術研究，隨著讀書、考訂而寫成讀書札記，藉以表達個人的心得與見解，經過一定時間的累積，則成爲一部具有相當學術水準的目錄學專著。目錄學界人士則對讀書記形式體裁之目錄的定義認爲，其「並非從登錄入手編制目錄，而是從致力學術研究入手」，隨讀書研究，隨寫成讀書記以表達其個人心得與見解，在經過一定歲月之積累後，所形成具學術價值之目錄學專著。一般而言，讀書札記之解題無陳式、文體自由而不拘一格的體例，不像藏書志那樣篇篇一律格式。例如《開有益齋讀書志》即爲清代朱緒增所撰寫之一部讀書札記體裁的藏書目錄，正續編共錄一百七十餘種圖書。其中所記之書，絕大部分是朱緒增行篋所藏，少許是借自他人者。另外有幾種朱緒增著作的序跋，則被劉壽曾附輯於各類之後，因此《開有益齋讀書志》仍可作爲朱緒增藏書目錄來看待。¹⁰⁹《開有益齋讀書志》記錄之書不講求版本，與清以來絕大多數私藏目錄提要不同，雖屬於讀書題跋記體裁之目錄，但其風格卻與清前期及中期的讀書題跋記目錄不同。其解題內容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1)揭示書旨，評判得失。(2)詳考作者事蹟。(3)訓釋經義，鈎稽史實。但卻類似學術筆記或讀後感，與何焯《義門讀書記》、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王鳴盛《十七史商榷》等學術筆記一樣，故若嚴格論之，則不能算是真正的書目解題，但《讀書志》中常見的「解題」，卻大多是此方面的內容。4.鑒賞考訂版本。《開有益齋讀書志》解題特點即以反映圖書內容爲主，而不是反映圖書的版本形式爲主，其和「辨版本之良窳，覆傳印之早晚」的讀書題跋記大不相同。所以說它「有得於目錄家之原者」，即與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和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淵源相接。又說朱緒增「四庫在胸」，即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風格一致。《開有

¹⁰⁹ 嚴佐之，《近三百年古籍目錄學要》(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年)，頁130。

益齋讀書志》的解題內容之所以有以上特點，以客觀原因言是他的閱讀對象，「行笈藏書」大多都是珍藏版本，而且是通行易得之書，故鮮有「辨版本之良窳，覆傳印之早晚」的需求。而主觀原因則是指朱緒增有意追仿的風格特點。¹¹⁰又如：《郎園讀書志》十六卷，是葉德輝藏書題跋記、讀書筆記的集錄總匯。其子啓棹《觀古堂藏書目》跋亦稱之「郎園藏書題跋記」。葉德輝藏書之目的是為方便讀書，而他讀書治學的方式之一則是做題跋。¹¹¹根據《郎園讀書志》的特色，葉自稱可為「他日續修四庫全書之藍本」。《郎園讀書志》體例上的特點，以劉肇隅的話來說，即「體近述古《敏求記》，較多考證之資……」。¹¹²明清之私人藏書，有不少是出於讀書之目的者，故以上二例之解題，即是讀書家類型之書目提要，雖然讀書記的內容係從學術研究入手，和一般目錄著作的內涵不太一樣，但讀書記所記錄的文獻資料，對後世學者考辨學術淵源，其依然具有很大的助益。

2. 題跋集：題跋是鑑賞校讀金石書畫和古書版本的隨筆札記，隨趣而志，意到即就，寥寥數語，通部會歸。古人云：「文章家取要言不煩，以少為貴者立三格，曰贊、曰銘、曰跋。皆具體而微，譬諸蠃蜒，以分寸之身，頭角四肢，宛然屈信變化，與神龍無異。」題跋雖無目錄之名，卻有目錄之實，因為題跋的對象是圖書及其他文獻，具有揭示圖書外形特徵和內容梗概的作用，因此輯錄零散單篇而成的題跋集也就基本具備了目錄的性質。

¹¹³藏書題跋集，首推明確仿效歐陽脩《集古錄》體例編纂的《讀書敏求記》，《讀書敏求記》和一般藏書目錄不同，是錢曾為自己藏書所撰題跋的集錄，以他自己的意思而言，即是「手披目覽，類而載之」、「手所題識，仿

¹¹⁰ 同註 111，頁 132-134。

¹¹¹ 同註 111，頁 197。

¹¹² 同註 111，頁 199。

¹¹³ 同註 111，頁 24。

佛歐陽脩《集古錄》之意」。故其原稿初名為《述古堂藏書目錄題辭》，讀書題記，日積月累，久而成帙。《讀書敏求記》共收錄述古堂藏本六百三十四種，¹¹⁴且所收錄的各書題記即猶如解題，《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曾評價說：「其中解題，大略多論繕寫刊刻之工拙，於考證不甚留意……」。

「…然其述授受之源流，究繕刻之同異，見聞既博，辨別尤精，但以版本而論，亦可謂之賞鑒家矣。」¹¹⁵

錢曾撰寫之題記確實在版式裝潢、紙張墨色等形式特徵的記錄與鑑賞上，重於對古書刊印、抄寫、藏弄源流的考述，以他的著述特色，雖屬前所未有，但卻並非絕對。以下即例舉幾篇《讀書敏求記》之解題內容如：

《京氏易傳》三卷：「《京氏易傳》陸續注，予藏舊抄本四種其一書法甚佳。」¹¹⁶

《蘇東坡易解》九卷：「明初人抄本，繕寫即精好。」¹¹⁷

《孟子註疏》十四卷：「《孟子註疏》是叢書堂錄本，簡端五行，為匏翁手筆。古人於疏、注皆命侍史繕寫，好書之勤若是，間以監本、建本校對，踏繆脫落乃知匏翁抄此為不徒也。」¹¹⁸

《王肅註家語》十卷：「此從東坡居士所藏宋槧本繕寫，流俗本註中脫誤弘多，幾不堪讀。予昔藏南宋刻亦不如此本之佳也。」¹¹⁹

《荀子》二十卷：「揚倞注。荀子凡三十二篇，為二十卷，并劉向篇目。淳熙八年六月吳郡錢佃得元豐國子監本，并二浙西署諸本參校，刊於江西計臺其跋，耳目所及特為精好，予又藏呂夏卿重校本，從宋刻摹

¹¹⁴ 同註 111，頁 21。

¹¹⁵ (清)紀昀 總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貳)》(卷八十七·史部四十三·目錄類存目)《讀書敏求記》條，(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 年)，頁 2260。

¹¹⁶ (清)錢曾，《讀書敏求記》卷一，見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目錄類》，(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頁 66。

¹¹⁷ 同上註，頁 67。

¹¹⁸ 同上註，頁 83。

¹¹⁹ 同上註，頁 85。

寫者字大悅目，予此可稱雙璧矣。¹²⁰

《李翰林全集》三十卷：「太白集宋刻絕少。此是北宋鏤本闕十六卷之二十二，十六卷之三十，予已善本補錄遂成完書，前二十卷為歌詩，後十卷為雜著，卷下註別集，簡端冠以李陽冰序，蓋通考所載陳氏家藏不知何處本，或即此耶。」¹²¹

《讀書敏求記》不僅恢復了私藏書目的解題傳統，在版本研究方面的開創性工作，也開了賞鑑派藏書風氣之先河，成為側重版本著錄與考訂一類目錄的前導。¹²²《讀書敏求記》記述藏書家人物之特點，乃上效明人筆記如《五雜俎》、《少室山房筆叢》筆法，並為後來的一些題跋記所仿倣，成為題跋目錄的一大特色，¹²³更開啓了藏書題跋記目錄體裁之先例，也為清代私藏書目講究注重版本、突出版本的風格奠定了基石。此後，這種目錄體裁即成為古典目錄學中一種新的目錄類型，在清代暨民初的數百年裏，層出不窮，長興不衰，成為藏書家樂取、讀者樂見的書目形式。另還有以吳騫《拜經樓藏書題跋記》和黃丕烈《士禮居藏書題跋記》為代表的題跋目錄，更使「解題內容版本化」的特點得以確立。以上即是以鑑賞為主的藏書家版本式書目提要的類型。

3. 私人藏書志：「藏書志」實際上是一種題跋與書目二合為一的文體，也是自清初以來書目著錄和題跋雙重發展的一種結合，以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為代表。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是清代最有影響的私家藏書目錄之一，其所創造的藏書志體制目錄，實汲取了題跋記的方法和形式，也開拓了目錄學中版本研究的新領域，成為版本學奠基著作之一。《愛日精

¹²⁰ 同上註，卷三，頁 250。

¹²¹ 同上註，卷四，頁 394。

¹²² 同註 111，頁 25。

¹²³ 同註 111，頁 26。

廬藏書志》敘錄體例的與眾不同有以下三點：(1)著錄詳備，體例嚴謹。(2)載錄原書序跋、藏書題識不遺不繁。(3)解題具有題跋的形式特徵。這些解題，除內容提要外，皆是張金吾之研究考訂心得，將其比之晁、陳二志，則更具題跋文章之色彩。由於《愛日精廬藏書志》之解題體例具有這些與眾不同之處，遂才能建構成為古典目錄中的一個新體制「藏書志」。¹²⁴《愛日精廬藏書志》所開創的新體制，深獲當世與後世藏書家、目錄學家讚賞，如清末四大藏書家，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楊紹和《楹書隅錄》、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和陸心源《皕宋樓藏書志》就都仿其例而編。在清末明初之際，它和讀書題跋記是最流行、最受歡迎的兩種目錄體裁，由於藏書志僅適用於善本書目，故藏書家通常會為普通收藏編簡目，而為善本書編寫藏書志，例如丁丙《八千卷樓書目》和《善本書室藏書志》。又由於藏書志一般都有既定的修撰計劃，難以久耗時日深入考據，故其解題部分的考據成果及學術性，則往往不如讀書題跋記，所以有一些藏書家則將此二者並舉，相輔為用，如陸心源《皕宋樓藏書志》和《儀顧堂題跋》，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錄》和《藏園群書題記》即是最典型的例子之一。「藏書志」目錄體制是經由幾代目錄學家，從事目錄工作實踐和經驗累積的結果，也是清代目錄學迅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成果與趨於成熟完美的標幟。在其之後，傳統目錄於體制上似已沒有更大更新的突破了。¹²⁵

隨著典籍文獻的增加，出版事業的發展，書目提要的類別也隨之不同，除上述各類別之外，如：日本目錄學家小見山壽海在其《書誌學》一書中，則將書目解題之撰寫種類，按場合分為(1)著者自己的場合(2)第三者的場合。或分其為(1)當該書卷首的概要(2)全書的概要。至於集成書目之解題則以如前述第三者的場合情

¹²⁴ 同註 111，頁 94-95。

¹²⁵ 同註 111，頁 2-3。

形下，將之分爲介紹者解題、學者解題、藏書者解題三類：

1. 介紹者解題：分爲報紙、雜誌的新刊介紹，即依據此類評論性的解題。如報紙類，不能偏於一方，而需爲一般的材料，故解題的方法，尤重簡略。雜誌方面，有專門性及普遍性之分，其內容較報紙爲狹小深密。
2. 學者解題：有據個人而作，有依團體而成者，又分爲各科學者及書誌學學者。學者解題範圍內包含，由個人一手完成的內容，則不免偏重個人的主觀。惟專門學者，多根據學術的實際面，而爲之評述，故有相當的價值，可做爲參考。除少數有偏狹門戶之見，拘泥個人興趣主觀意見，而未持中立之論的評述，則須予以辨別。
3. 藏書者解題：可分爲書肆、出版者、藏書家及圖書館四種。
 - (1) 書肆：出版者以外的古本販賣書肆的解題，此種解題，極少發現，而在西歐各國，已相當的發達。
 - (2) 出版者：據出版者而作，或刊載於新聞廣告欄內，或作專門的書冊而發行。此類出版者，有個別的，亦有聯合共同，此類多屬於以營利爲目地的一種宣傳物。
 - (3) 藏書家：此類解題的價值，是使其漸成爲藏書家與集書家的人物，用以做爲圖書館的解題，以其個人比較客觀的論述，參考性質亦頗確實，可做爲最好的參考。¹²⁶

又由於時代的改變，科技資訊的發達，書目提要演變至現代，其種類又可分爲敘述性提要、推薦性提要、學術性提要、羅列性提要及考證性提要等類別。¹²⁷雖然

¹²⁶ (日)小見山壽海，《書誌學》(東京市：芸艸會，1931年6月)，頁114-118。

¹²⁷ 李彥，「中國書目提要的演變及書目提要的編寫」，《遼寧師範大學學報》(社科版)第3期(1995)

有如此多種類的提要，但其終究之目的，還是須有明確詳實的記載，針對不同用途、類型、性質的圖書而撰寫書目提要，並非千篇一律或一成不變，正因提要的撰寫有其一定的專業性及困難度，故需要學問淵博的專科學者才得以為之，也因此其學術價值更是無與倫比。

第三節 中國古典目錄體制「提要」的功能

「提要」之用，可以考作者之行事、時代與學術焉。亦即是利用簡明扼要的文字，提綱挈領的介紹作者生平、學術思想與揭示圖書文獻內容的一種著錄方法，在我國目錄學中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因提要(敘錄、解題)的有無，直接關係著目錄的品質與價值，如姚名達在《中國目錄學史》中說道：

「我國古代目錄學之最大特色為重分類而輕編目，有解題而無引得。……其優於西洋目錄者，僅恃解題一宗。」¹²⁸

而解題之另一個作用則是可以幫忙考證一些圖書的作者情況、卷帙多少、辨別版本的真偽及考鏡學術的源流等，對於已經失傳的圖書，透過提要(敘錄、解題)可以瞭解原書的大致內容與性質。由於提要(敘錄、解題)的撰述內容，短者一百多字，長者可達二、三千字，且多考述作者之行事及學術，所以也如同是一篇簡短的個人學術史。例如：

〈晏子敘錄〉：

「晏子名嬰，諡平仲，萊人。萊者，今東萊地也。晏子博聞彊記，通於古今。

年)，頁 67。

¹²⁸ 姚名達，《中國目錄學史》(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 年)，頁 427。

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盡忠極諫，道齊國君得以正行，百姓得以附親。不用則退耕於野，用則必不詘義，不可脅以邪。白刃雖交胸，終不受崔杼之劫。諫齊君，懸而至，順而刻。及使諸侯，莫能詘其辭。其博通如此。蓋次管仲。內能親親，外能厚賢。居相國之位，受萬鍾之祿，故親戚待其祿而衣食，五百餘家，處士待而舉火者亦甚眾。晏子衣苴布之衣，麋鹿之裘，駕敝車疲馬，盡以祿給親戚朋友，齊人以此重之。」

此篇即如同一篇言簡意賅的晏子小傳，能讓讀者瞭解關於作者生平之完整脈絡。

另一篇〈列子敘錄〉也是考述作者生平與學術思想非常詳盡的一篇敘錄，全文略述如下：

〈列子敘錄〉：

「右新書定著八篇，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列子》五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讎太常書三篇、太史書四篇、臣向書六篇、臣參書二篇，內外書凡二十篇。以校，除複重十二篇，定著八篇。中書多，外書少，章亂布在諸篇中，或字誤，以盡為進，以賢為形，如此者眾。及在新書有棧，校讎從中書已定，皆以殺青，書可繕寫。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本于黃帝、老子，號曰道家。道家者，秉要執本，清虛無為。及其治身接物，務崇不競，合于六經，而〈穆王〉、〈湯問〉二篇，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也。至于〈力命篇〉，一推分命，〈楊子〉之篇，唯貴放逸，二義乖背，不似一家之書，然各有所明，亦有可觀者。孝景皇帝時，貴黃老術，此書頗行于世。及後遺落，散在民間，未有傳者；且多寓言，與莊周相類，故太史公司馬遷不為列傳。謹第錄。臣向昧死上。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所校〈列子書錄〉，永始三年八月壬寅上。」

此篇敘錄撰寫內容，如前文分析共包含有六部分，包括敘述書籍的流傳狀況、考述作者生平、分析書籍內容及評論其優劣等，由於是《別錄》佚文中保留較為完整的其中一篇，故其學術價值相當高。

又如〈孫卿敘錄〉：

「…孫卿之應聘于諸侯，見秦昭王。昭王方喜戰伐，而孫卿以三王之法說之，及秦相應侯，皆不能用也」、「孫卿道守禮義，行應繩墨，安貧賤……唯孟軻、孫卿為能尊仲尼。蘭陵多善為學，蓋以孫卿也……如人君能用孫卿，庶幾於王。」

藉由內容介紹作者事略及評論作者思想言論，對於瞭解荀子之學術思想源流相當有助益。

《雅琴趙氏敘錄》介紹著者云：

「趙氏者，勃海人趙定也。宣帝時，元康神爵間，丞相奏能鼓琴者。勃海趙定、梁國龍德，皆召入見溫室，使鼓琴，待詔。定為人尚清靜，少言語，善鼓琴；時聞燕為散操，多為之涕泣者。」

此內容之記載，則學者能知《雅琴趙氏》之著者係為一鼓琴專家，且其書當甚有價值，可為治音樂者所利用參考。

《戰國策敘錄》敘曰：

「周室自文武始興，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宮、庠序之教，陳禮樂弦歌移風之化。敘人倫，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論孝弟之義，惇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乎天下，卒致之刑錯四十餘年，遠方慕義，莫不賓服，《雅》、《頌》歌詠，以思其德。下及康、昭之後，雖有衰德，其綱紀尚明。及春秋時，已四五百載矣，然其餘業遺烈，流而未滅。五伯之起，尊事周室。五伯之後，時君雖無德，人臣輔其君者，若鄭之子產，晉之叔向，齊之晏嬰，挾君輔政，以竝立於中國，猶以義相支持，歌說以相感，聘覲以相交，期會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猶有所行，會享之國，猶有所恥。小國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故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周之流化，豈不大哉！及春秋之後，眾賢輔國者既沒，而禮義衰矣。孔子雖論《詩》、《書》，定禮樂，王道粲然分明，以匹夫無勢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

天下之俊也，時君莫尚之，是以王道遂用不興。故曰：「非威不立，非勢不行。」仲尼既沒之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禮讓而貴戰爭，棄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強而已矣。夫篡盜之人，列爲侯王；詐譎之國，興立爲強。是以傳相放效，後生師之，遂相吞滅，并大兼小，暴師經歲，流血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離散，莫保其命，溘然道德絕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侔爭權，蓋爲戰國。貪饕無恥，競進無厭；國異政教，各自制斷；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爭強，勝者爲右；兵革不休，詐僞竝起。當此之時，雖有道德，不得施謀；有設之強，負阻而恃固；連與交質，重約結誓，以守其國。故孟子、孫卿儒術之士，棄捐於世，而游說權謀之徒，見貴於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之屬，生從橫短長之說，左右傾側。蘇秦爲從，張儀爲橫；橫則秦帝，從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然當此之時，秦國最雄，諸侯方弱，蘇秦結之，時六國爲一，以償背秦。秦人恐懼，不敢窺兵於關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然秦國勢便形利，權謀之士，咸先馳之。蘇秦初欲橫，秦弗用，故東合從。及蘇秦死後，張儀連橫，諸侯聽之，西向事秦。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固，據崤、函之阻，跨隴、蜀之饒，聽眾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蠶食六國，兼諸侯，并有天下，杖於謀詐之弊，終於信篤之誠、無道德之教、仁義之化，以綴天下之心。任刑罰以爲治，信小術以爲道。遂燔燒詩書，坑殺儒士，上小堯、舜，下邈三王。二世愈甚，惠不下施，情不上達；君臣而疑，骨肉相疏；化道淺薄，綱紀壞敗；民不見義，而懸於不寧。撫天下十四歲，天下大潰，詐僞之弊也。其比王德，豈不遠哉！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夫使天下有所恥，故化可致也。苟以詐僞偷活取容，自上爲之，何以率下？秦之敗也，不亦宜乎！」¹²⁹

¹²⁹ 同註 32，頁 1-4。

敘錄內容對於史事有非常詳細的記載及評論，讓讀者能從中瞭解到當時政治環境及朝代興替的文化背景等史事，猶如閱讀一篇政治史論。

又如〈鄧析子敘錄〉：

「鄧析者，鄭人也。好刑名，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當子產之世，數難子產為政。記或云，子產執而戮之。於《春秋左氏傳》，昭公二十年而子產卒，子太叔嗣為政。定公八年，太叔卒，駟歆嗣為政，明年乃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乎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棄其邪可也。〈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之「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也，況用其道，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竹刑，簡法也，久遠，世無其書。子產卒後二十年而鄧析死，傳說或稱子產諸鄧析，非也。」

此篇係記載對作者生平事蹟之考證，除可藉此釐清史實外，亦可從文中觀察到撰寫敘錄的劉向，其對史實所下的考證功夫。

由以上所舉之幾篇敘錄內容，即可藉其了解一書之流傳狀況、作者生平與學術思想及全書要旨…等有學術價值的脈絡源流，且「敘錄」（解題、提要）的存在與功用，最主要就是能讓學習者「覽錄而知旨，觀目而悉詞」，以達到治學的目的，如此一編在手，書籍的內容，學術的得失及作者家世背景等，皆可瞭然於心，有所依憑，而不致開卷茫然矣。

透過「提要」（敘錄、解題）整理書籍文獻，揭示圖書內容，不僅能記錄和保存古代文化典籍，更能反映當時的人文與時代背景，並彰顯一代或歷代的學術發展及學術思想，故善用提要，能考古書篇目之分合，或可以提要所載之作者姓名與書籍卷數，來考古書之真偽，更可從提要以考學術之流變，達到如章學誠所說之「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之功用。由於提要目錄是中國古典目錄學中的優良傳

統，又因其撰寫不易，故歷代以來所編撰之提要目錄數量並不多，現今所存者為數亦少，著名的有如宋代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元代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及清代官修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等。正因提要具有「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功用，遂使得目錄學能成為現今於學術領域與研究結構中之治學涉徑之學。

中國古典書目提要(敘錄、解題)的編撰，源遠流長，不僅有優良的傳統，也有所創新，雖然歷代以來各種形式的書目提要其編撰水準及目的並不一致，卻也發揮了不同的治學功效，讓後代學者得以藉此瞭解前人之時代背景、學術淵源、流變及文風異俗…等，學術價值之不斐亦為眾人所認同，由此也顯示其功能性之大，以下則就不同類型及用途之書目提要，來試述提要之功能。

(一) **官修書目提要**：歷代官修書目有西漢劉向《別錄》、唐代元行沖等人奉飭所撰《開元羣書四部錄》，宋代王堯臣、歐陽脩等編撰《崇文總目》、陳騏等人編《中興館閣書目》、宋代歷朝的《國史藝文志》及清代紀昀總纂《四庫全書總目》等，多為大型的官修目錄，在歷經多次兵燹人禍後書目已多亡佚，《別錄》僅剩殘篇佚文、《崇文總目》到南宋時已殘缺，只有簡目，沒有提要、小序，只有《四庫全書總目》迄今仍存，尚稱完整。以《別錄》佚文內容及《四庫全書總目》的編撰來看其書目提要的功能，可發現此類提要具有以下幾項性質及功能：

1. 《別錄》敘錄之功能：

(1) 校讎事務成效的展現：《漢書·藝文志》總序云：

「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旨意，錄而奏之。」序文中指出，劉向受漢成帝之命領校羣書、編撰目錄，由於工

作情形、校讎過程，並未另行撰寫疏文上報，因此其每校編一書後，則將結果記載於每篇敘錄之中，再上呈皇帝閱讀，使之得以瞭解典籍文獻之全貌，此舉，不僅提供了可靠的依據，間接也讓成帝瞭解其校書工作的成效，並達到工作成效展現的職能。

(2) 資治議論：劉向將其政治思想，透過敘錄對於史事的記載及評述歷史人物之撰寫，利用迂迴婉轉的方式向成帝進諫。例如：

〈管子敘錄〉「管仲既任政於齊，齊桓公以罷，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

〈孫卿敘錄〉：「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強，故賢者所在君尊國安，今孫卿天下賢人所去之國，其不安乎？」又說「如人君能用孫卿，庶幾於王。…」

這些敘錄內容，均是劉向藉以暗喻皇帝，若欲成爲一位治國安邦的明君，則需招任賢才且信任這些賢能之人，如此則國必強盛。因自漢宣帝後，朝政大權落於宦官及外戚手中，專權誤國，劉向對此極爲憤恨，故藉此隱喻，抒發其言，希望能轉變君主思想，鑷除奸佞之人，而改依靠和任用儒臣等賢者，並以儒學思想來治理國家。由此處得見，劉向之用心及喻義之深。

(3) 閱讀指導：劉向所撰之敘錄內容含有推薦指導閱讀的功能，如：

〈晏子敘錄〉：「其書六篇，皆忠諫其君，文章可觀，義理可法，皆合六經之義。」又「其(內篇)六篇可常置旁御觀。」

〈孫卿敘錄〉：「其書比於記傳，可以為法。」

〈列子敘錄〉：「不似一家之書，然各有所明，亦有可觀者。」

〈戰國策敘錄〉：「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智，轉危

為安，運亡為存，亦可喜，皆可觀。」

上述內容有推荐之功能，除此之外，劉向也評論並指出書中不合宜之處，提醒讀者，以發揮其指導之效，如：

〈晏子敘錄〉：「…又有頗不合經術，似非晏子言，疑後世辯士所為者，故亦不敢失，復以為一篇。」

〈列子敘錄〉：「及其治身接物，務崇不競，合于六經，而〈穆王〉、〈湯問〉二篇，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也。」

劉向《別錄》中所撰寫的敘錄，除上述幾項功能外，就其內容、體例言尚包括有：(1)介紹著者之生平與思想，發揮知人論世之功能。(2)敘述著書之要旨及判定書之價值與真偽，即詳於考訂及辨偽之功能。(3)考辨學術源流、評論思想或史事之是非等功能，此部份已於前一章節有相關說明，在此則不予贅述。

2. 《四庫全書總目》之提要的功能：

《四庫全書總目》每書都有提要，其撰述體例可說完全承襲西漢劉向之敘錄體，並且也是將敘錄體、傳錄體及輯錄體三者融合為一暨發展者，使書目提要至其而大放異彩，發揮到極至。

〈四庫全書凡例〉云：「每書先列作者之爵里，以論世知人，次考本書之得失，權眾說之異同，以及文字增刪，篇帙分合，皆詳為訂辨，巨細不遺，而人品學術之醇疵，國紀朝章之法戒，亦未嘗不各昭彰瘴，用著勸懲，其體例悉承聖斷，亦古來之所未有也。」¹³⁰

由凡例內文可知，《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編撰，以撰作者生平爵里、時代背景，考書之內容大意與品評得失，並兼及文字考訂、篇帙分合及版本

¹³⁰ (清)紀昀總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一)〈四庫全書凡例〉(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8年)，頁4。

流傳等爲主，故其亦具有知人論世、詳於考訂及辨僞、考辨學術源流與評論思想及史事之是非等功能。由於《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總結並折衷劉向、劉歆、班固、晁公武、陳振孫、馬端臨及清代朱彝尊《經義考》等的寫作方法和形式，故成爲一部反映著者事蹟、圖書版本、文字和內容，並結合政治需求以做宣傳倫理思想之目錄著作，其內容所撰述之詳晰的書目提要，及提要所能發揮考辨學術源流的價值與功能，至今仍無他書能與之相比。如史部《班馬異同》之提要如下：

《班馬異同》三十五卷：「舊本或題宋倪思撰，或題劉辰翁撰。楊士奇跋曰：「《班馬異同》三十五卷，相傳作於須溪。觀其評泊批點，臻極精妙，信非須溪不能。而《文獻通考》載為倪思所撰，豈作於倪而評泊出於須溪耶。其語亦兩持不決。」案《通考》之載是書，實據《直齋書錄解題》。使果出於辰翁，則陳振孫時何得先為著錄？是固可不辨而明矣。是編大旨以班固《漢書》多因《史記》之舊而增損其文，乃考其字句異同以參觀得失。其例以《史記》本文大書，凡《史記》無而《漢書》所加者則以細字書之，《史記》有而《漢書》所刪者則以墨筆勒字旁。或《漢書》移其先後者，則注曰《漢書》上連某文，下連某文。或《漢書》移入別篇者則注曰《漢書》見某傳。二書互勘，長短較然，於史學頗為有功。昔歐陽棐編《集古錄》跋尾，以真跡與集本並存，使讀者尋刪改之意，以見前人之用心。思撰是書，蓋即此意。特棐所列者一人之異同，思所列者兩人之異同，遂為創例耳。其中如「戮力」作「勦力」、「沈船」作「湛船」、「由是」作「繇是」、「无狀」作「亡狀」、「鈇質」作「斧質」、「數却」作「數卻」之類，特今古異文。「牛菽」作「芋菽」、「蛟龍」作「交龍」之類，特傳寫訛舛。至於「秦軍」作「秦卒」、「人言」作「人謂」、「三兩人」作「兩三人」之類，尤無關文義。皆非有意竄改。思一一贅列，似未免稍傷繁瑣，然既以「異同」名書，則只字單詞，皆不容

略。失之過密終勝於失之過疏也。至《英布》、《陳涉》諸傳，軼而未錄。明許相卿作《史漢方駕》，始補入之。則誠千慮之一失矣。思字正甫，湖州歸安人。乾道二年進士，歷官寶文閣學士，諡文節，事蹟具《宋史》本傳。」¹³¹

在此篇提要內容中，撰著者先對原書作者予以考證，並釐清其爭議處，繼之再詳述分析該書內容大旨及撰寫之體例，除特別肯定其於體例上所創新之處，同時也指出其不足的部份，並於文後為其補敘作者之生平時代、爵里。在這短短六百多字的提要中，編者將一部書的作者、內容主旨及優劣得失等，均很有條理的闡述分析，不僅敘述詳明，且評論中肯，由此也體現出編撰者之豐富的學識與深厚的實力。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編纂，對於後世學者之治學論經，可說居功厥偉，如余嘉錫《目錄學發微》云：「目錄之書，為用最廣，為學至切。但欲求讀其書而知學問之門徑，亦惟《四庫提要》及張氏之《答問》足以當之。」¹³²由於其所有提要均經總纂官紀昀等重新潤飾修訂，故文體整齊劃一。雖然《總目》之編纂成書，貢獻頗多，但官修書目由於係受命於君主所編，故往往均具有政治上一定的考量及目的。如宋代《崇文總目》儘管其代表宋代官修書目之最高水準，也具備一定的目錄著作價值，但細究其編纂動機，亦可發現除了是為貫徹統治者的「文治」思想外，也是為展現皇室藏書之富，亦即以標榜統治者的崇儒思想，來宣揚宋代文運的隆替及體現統治者對「文教」之重視，由於《崇文總目》具有這些政治方面的考量因素，因此於書目提要的撰寫，也會較偏向政治利益考量的特點，故其學術性之品質自然也就無法和私家藏書的學術性相評比。由此可知，官修書目及編

¹³¹ 同註 19，(卷四十五，史部一·正史類)，《班馬異同》，頁 1240-1241。

¹³² 同註 31，頁 16。

撰的提要，其所具備的另一項功能，則是往往均被統治者當做一種宣揚教化及箝制人民思想的憑藉，歷代以來的官修書目或多或少均有此特質，差別只在作法上及目的上有所異同，其中尤以《四庫全書》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編纂，於政治目的及方法上，實施的最為積極與透徹。

《四庫全書總目》的編纂，因統治者為竭盡其宣揚封建禮教，及維護清代王朝之統治者的政治目的，除將儒家經典抬到至高無上的地位，至於所謂的異端思想，則排斥抨擊的極為嚴厲苛刻，對於倫理綱常的提倡宣揚卻不遺餘力，這一切的目的，均是為維護和加強對各族人民的統治，因此在《提要》中大肆宣揚孔孟之道，強調封建正統及等級制度，並讚揚忠君節義之理念。故《四庫全書總目》於凡例中亦毫不隱諱地宣稱：「今所採錄，惟離經畔道、顛倒是非者，掇擊必嚴；懷詐狹私，熒惑視聽者，屏斥必力。」

¹³³如明末李贄《藏書》提要：

《藏書》六十八卷：「明李贄撰。贄有《九正易因》，已著錄。是編上起戰國，下迄於元，各採摭事蹟，編為紀傳。紀傳之中，又各立名目。前有自序曰：「前三代吾無論矣。後三代漢、唐、宋是也。中間千百餘年，而獨無是非者，豈其人無是非哉？咸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固未嘗有是非耳。然則予之是非人也，又安能已。」又曰：「《藏書》者何？言此書但可自怡，不可示人，故名曰《藏書》也。而無奈一二好事朋友，索覽不已，予又安能以已耶。但戒曰：覽則一任諸君覽，但無以孔夫子之定本行賞罰也則善矣」云云。贄書皆狂悖乖謬，非聖無法。惟此書排擊孔子，別立褒貶，凡千古相傳之善惡，無不顛倒易位，尤為罪不容誅。其書可燬，其名亦不足以污簡牘。特以贄大言欺世，同時若焦竑諸人，幾推之以為聖人。至今鄉曲陋儒，震其虛名，猶有尊信不疑者。如置之不

¹³³ 同註 130，頁 6。

論，恐好異者轉矜創獲，貽害人心。故特存其目，以深暴其罪焉。」¹³⁴

此提要內容敘述李贄具有鮮明的反封建思想，且其堅決反對「以孔子之是非爲是非」之說法，在一定程度上已顯示其偏離了正統儒學的軌道。《總目》對此深惡痛絕，遂攻擊其書「排擊孔子，別立褒貶，凡千古相傳之善惡，無不顛倒易位，尤爲罪不容誅」，而認爲「其書可毀，其名亦不足以污簡牘」，因此僅「存其目，以深暴其罪」。對於其他參雜有非儒學思想之著作，《總目》亦大多斥入雜家，橫加苛責。凡此種種，不一而足，也昭然若揭地表現出《四庫全書總目》之編纂者，竭力維護儒學正統地位之思想宗旨。

除此之外，《總目》對宋明二代盛行的門戶朋黨風氣以及明末學者空言誤國之弊端，亦給予猛烈的抨擊，因其認爲門戶朋黨往往招致宗社之禍，而宋明學者喜好妄發議論，則是造成朝中分門別戶，朋黨林立之禍根。如〈史部總敘〉云：「蓋宋、明人皆好議論，議論異則門戶分，門戶分則朋黨立，朋黨立則恩怨結。恩怨既結，得志則排擠於朝廷，不得志則以筆墨相報復，其中是非顛倒，頗亦熒聽。」¹³⁵因此，《四庫全書總目》反對宋、明空書學風的傾向，亦均表現在其提要內容中。又由於中國學術史上，漢學注重考證、強調徵實，與宋明理學的主觀臆斷、空疏議論互爲對立，故《四庫全書總目》爲推崇漢學之徵實，遂將「考證精核」奉爲正宗，而對講求文字、聲韻、訓詁、考證之清代漢學，給予充分的肯定。《四庫全書總目》不僅在學術評論和書籍著錄上強調「謝彼虛談，敦茲實學」，而且其本身也以對典籍及其有關情況之考訂見長。如《四庫全書總目》之凡例即明確

¹³⁴ 同註 19，(卷五十，史部六·別史類存目)，頁 1386-1387。

¹³⁵ 同註 19，(卷四十五，史部總敘)，頁 1228。

規定：「是書主於考訂異同，別白得失，故辨駁之文為多。」¹³⁶至於各篇提要之撰寫，亦注重「考本書之得失，權眾說之異同，以及文字增刪，篇帙分合，皆詳為訂辨，巨細不遺。」¹³⁷於是正文字、考訂缺失、別白異同則成為全書之主要內容，亦形成《四庫全書總目》的一大特色。基於這些理論觀點為基礎，紀昀於修訂「提要」之內容時，除對語言文字及體例的潤飾外，對於思想觀點及看法與其互異不一致者，也即予以進行刪修改寫的動作，而不錄原文之提要，姚鼐所撰之多篇提要即是如此，而被紀昀所改寫。如《易通》一書，姚鼐原撰提要如下：

《易通》：「《易通》六卷宋趙以夫著。宋太宗弟魏王廷美生鄖國公德鈞，德鈞之下七世至以夫。以夫字用父，居於長樂，嘉定中仕至同知樞密院事，淳祐初解樞密。是書首題「大中大夫試禮部尚書兼修玉牒官兼侍讀官臣以夫進」，蓋解樞密後所居職。其自序云「成於丙午之夏」，則純祐六年也。宋宗室著《易》者，趙善譽《易說》及以夫是書最著稱。《易說》今亡，獨以夫書存。其所解止於《未濟》，不及《繫辭傳》以下，與程子《易傳》同。然以夫好言卦象、卦氣、互體、納甲諸事，與宋儒之言《易》殊不類，其中亦無一字及程朱諸賢。昔漢魏言《易》者至為煩碎，王弼掃除廓清，惟陳名理，後世貴之。而孫盛顧譏其於六爻變化、羣象所效、日時歲月、五氣相推皆擯落多所不關，以為泥夫大道。人之議論不同如此。以夫之意殆與盛略同。蓋《易》之道廣矣，無所不具，程朱之學通天人之本原，發前聖之蘊奧，舉可措諸事業。如以夫之流著書，各以所見為量，就所尋研，非無義意，所謂識其小者，取備一說焉可也。」¹³⁸

¹³⁶ 同註 130，頁 7。

¹³⁷ 同註 130。

¹³⁸ (清)姚鼐，《惜抱軒書錄》(經部·卷一)(光緒五年桐城徐宗亮刊本)，收錄於(東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大木叢書部 53，編號 1716)，頁 9。

因姚鼐尊崇程朱理學，對此書之「好言卦象、卦氣、互體、納甲諸事，與宋儒之言《易》殊不類，其中亦無一字及程朱諸賢。」之相關內容頗為不滿，因此貶之為「識其小者」，僅可「取備一說焉」。但由於總纂官紀昀推崇漢學，並認為此書「於聖人作《易》之旨，可謂深切著明」，遂將其提要內容改寫如下：

《易通六卷》：「宋趙以夫撰。以夫字用父，宗室子，居於長樂。嘉定十年進士，歷官資政殿學士。是書前有以夫《自序》，皆自稱「臣末有不敢自祕，將以進於上，庶幾仰裨聖學緝熙之萬一。」則經進之本也。考趙汝騰《庸齋集》有《繳趙以夫不當為史館修撰奏劄》曰：「鄭清以進史屬之以夫，四海傳笑，謂其進《易》尚且代筆，而可進史乎！其後聞為史館長，人又笑曰，是昔代筆進《易》之以夫也。」又何喬遠《閩書》曰：「以夫作《易通》，莆田黃績相與上下其論。」據其所說，則是書實出黃績參定，汝騰所論，不盡無因。殆以以夫不協眾論，故譁然以為績代筆歟。胡一桂云：「《易通》六卷，《或問類例圖象》四卷。」朱彝尊《經義考》曰：「《宋志》，十卷」，又註曰「《聚樂堂書目》作六卷」，蓋《宋志》連《或問類例圖象》言之，聚樂堂本則惟有《易通》。此本亦止六卷，而無《或問類例圖象》，其自聚樂堂本傳寫歟？其書大旨在以不易、變易二義明人事動靜之準，故其說曰：「奇偶，七八也，交重，九六也。卦畫七八不易也，爻畫九六變易也。卦雖不易，而中有變易，是謂之亨；爻雖變易，而中有不易，是謂之貞。《洪範》占用二：貞、悔，貞即靜也，悔即動也。故靜吉動凶，則勿用；動吉靜凶，則不處；動靜皆吉，則隨遇而皆可；動靜皆凶，則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於聖人作《易》之旨，可謂深切著明，至其真出於誰手，則傳疑可矣。」¹³⁹

雖然是因觀點看法不一致而被改寫，但經總纂官考訂、修改潤飾後的體例

¹³⁹ 同註 130，(卷三·經部三·易類三)，頁 40。

內容則較原書提要的文體詳略更趨一致，故此部分的貢獻，不容被忽略，然經改訂後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於其風格體例，抑或是思想內容，卻也更趨向於當時的學術發展之潮流，並且更符合統治者之意願及想法。因此，《四庫全書總目》基本上即是一部「欽定」的官修書目，「提要」的學術性與品質雖很高，但其內蘊的政治意義也是不可忽略的一部分。

(二) **私家藏書**：歷代以來私人編撰之書目提要除魏晉南北朝時期王儉《七志》、阮孝緒《七錄》及唐代毋煗《古今書錄》等，私家藏書書目提要則以宋代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及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二部書目最為著名。

1. 《郡齋讀書志》：

宋代晁公武(約 1105-1180)撰，1151 年成書，此書全稱《昭德先生郡齋讀書志》。晁公武一生頗嗜藏書，曾任四川轉運使，為井度之屬官，深獲井度賞識，並托付保管其圖書，晁氏得井氏遺書及自家所藏，除去重複，共有藏書二萬四千五百餘卷，晁氏親自將藏書一一校讎，寫出提要，並分經、史、子、集四部編排。由於晁公武當時於榮州太史任上，此書撰成故名《郡齋讀書志》，之後藏書散佚而《志》獨存，宋時傳世有兩種版本，一為南宋理宗淳祐己酉(九年) 信安郡守游鈞刊其蜀中傳本二十卷，此乃晁氏門人姚應績所編，是為衢本，並較袁本多四百三十五種圖書。另一則為同年之袁州宜春郡守黎安朝刊蜀中傳本四卷，並附趙希弁之《藏書附志》一卷於後，是為附志之上下卷(附志收書四百六十七種)，即為袁本。一般認為，四卷本為井度所贈之書，而二十卷本則係加上晁氏自己之藏書，至淳祐庚戌(十年)，衢本傳到袁州後，因見衢本，黎安朝遂命趙希弁將衢本多出之圖書抄錄出來，編成《讀書後志》附在四卷本之末。當時二本並行，世所著錄或衢本或袁本，亦或二本並見，由於二本並見，係歷來並行，惟傳抄

先後多寡之有所不同而已¹⁴⁰，且衢本、袁本每部均有總序、每書之下有解題，考訂學術源流，亦多精到之論，故成爲我國最早一部附有解題之私家書目。

《郡齋讀書志》之提要偏重考訂，附記遺聞佚事，有極高的文獻價值，並且充分體現了宋代目錄學發展的水平，內容非常豐富，包括有：(1) 介紹編撰者之生平事蹟及學術，並補充軼聞逸事(2) 解說書名之含義，介紹成書之背景及原委(3) 說明書籍的篇目、體例與內容(4) 考訂真僞，介紹版本之情況，並敘說學術之源流(5) 概述一書之大旨，評論其價值(6) 廣羅諸本，記其異同、品題是非等等，所涉及之範圍很廣，對於人們了解一部書之情況提供莫大助益，又由於其所著錄之書籍，有不少圖書是《宋史·藝文志》所不見著錄者，因此可補《宋史·藝文志》之不足，除此之外，其還著錄了五百多種現今早已亡佚的圖書，故對於現代進行古籍文獻研究的工作開展，亦給予了許多的參考價值。雖然《郡齋讀書志》所著錄之書籍，有很多後來已佚失，但是由於《郡齋讀書志》仍存世，透過其中的序與解題，即可讓後世學者得以了解到已佚書籍之不少情況，如此也使得解題書目更加彌足珍貴。

2. 《直齋書錄解題》：

《直齋書錄解題》宋代陳振孫撰，生卒年不詳，約十三世紀中葉成書。原書 55 卷，久佚。清代四庫館臣自《永樂大典》中輯出，並加校訂，定爲 22 卷，但已非原書之全貌。本書不分部，以 53 類標目，共著錄圖書 3,096 部，51,180 餘卷，解題雖未標經、史、子、集之名，但實際上仍按四部法分類，每書有解題，記其卷數、作者生平與爵里、記得書之過程、學術源

¹⁴⁰ 劉兆祐著，《晁公武及其郡齋讀書志》(台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1969年)，頁 15。

流、內容考訂、版本概況及著作得失之品評等，極其精詳。從而也創立了書目使用「解題」之名與記載版本資料之先例，並促進了目錄學的發展。

《四庫全書總目》評價說：「然古書之不傳於今者，得藉是以求其崖略；其傳於今者，得藉是以辨其真偽，核其異同，亦考證之所必資，不可廢也。」

141

綜以上所述，可發現書目提要之功能，隨著歷代以來雖然有為其不同類型及用途而編寫之書目提要，且編撰水準與目的也並不一致，但總觀之，書目提要其所具有的相同功能，則包括：

(1) 考述作者生平，發揮知人論世之功能：《孟子·萬章下》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故欲知人論世，則必先了解其生平事蹟，此點也是了解書籍內涵之必要方法，更是考察一代學術文化之重要途徑。古人所作傳記、碑銘之類，對其人的生平事蹟、重要著述，一般都有詳細記載，透過書目提要、藏書志等，即可尋其源流而得一梗概。若就歷代書目提要而言，其中尤以王儉《七志》傳錄體的產生，為發揮此功能之最佳典型。

(2) 揭示圖書內容，彌補著錄不足：

書籍文獻存在的價值，主要是具有文化傳承之學術性，因此如何讓圖書能廣泛流傳為讀者所用，才是保存書籍文獻之最主要目的。透過書目提要的撰寫，將圖書內容要旨以提綱挈領之方式傳達給讀者，不僅方便讀者查詢圖書，另也能藉此宣傳圖書，發揮推薦優良作品之功效，協助讀者選擇與鑑別，從而彌補了著錄之不足。

(3) 輔導閱讀，指示治學門徑：

¹⁴¹ 同註 19。

清代張之洞曾云：「讀書不知要領，勞而無功。」又云：「…今為諸君指一良師，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讀一過，即略知學術門徑矣。」余嘉錫亦曾說：「余之略知學問門徑，實受「提要」之賜。」上述說法均指出「提要」對於學者治學之用，實具有很大的價值及重要性，而歷來也確實有許多學識淵博之士，係透過書目提要得到啓發而展開其治學途徑者，故「提要」對於輔導閱讀，指引治學門徑的確是具有舉足輕重之關鍵。

(4) 辨章學術，考鏡源流：

「提要」以書為綱，敘述著書之要旨，考述作者之生平事蹟及流派，判定書之真偽，揭示圖書文獻的思想內容和學術價值之流變等，為讀者於考察學科的歷史背景與現狀、了解圖書的發展演變及作者之師承淵源等方面，提供了許多寶貴的資料，因此也展現出「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之功效。

(5) 保存歷史文獻資料，反映一定歷史時期之文化概貌：

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擁有豐富的文化遺產，若要能全面反映各時期的典籍文獻著述、收藏、流傳和存佚情況，唯有透過各種書目提要的記載，而且必須是具有準確、恰當的提要書目來體現，才能維持一定歷史時期之文化概貌。例如：劉向《別錄》、劉歆《七略》中的敘錄，即綜合了先秦時代，自西周至戰國時期的文化遺產，全面反映了西漢末年的圖書典藏狀況，繼之而後的私家藏書解題，如《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以及清代發展出的藏書志、讀書記與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等著述，也均保留了許多因兵燹人禍而散失亡佚的寶貴書籍文獻，歷代的文化史也只有憑藉這些倖存的書目提

要，才得以肯定其曾經存在的事實，並進一步能了解其內容、作者與學術價值。

「提要」的功能眾多，其重要性對於書目而言，也是最重要的組成部分，由於「提要」的產生和發展是書籍文獻增多的必然結果，因此對於提要的撰寫，更是不容輕忽，一部編寫詳明完善的書目提要，不僅可完整保存歷代文獻的記載，其對於後代治學論經的讀者，亦可提供許多考辨學術源流之裨益。

第四章 中國古典目錄體制「提要」的體例及作法

第一節 中國古典目錄體制「提要」的體例

「提要」的體例在中國古典目錄學發展史上主要有三，分別為敘錄體、傳錄體及輯錄體。「敘錄體提要」始於西漢劉向、劉歆父子的《別錄》、《七略》，「傳錄體提要」則產生於魏晉南北朝時期之王儉《七志》，此體例係循西晉摯虞《文章志》的作法，也是劉向敘錄體提要中「推論其生平」的擴展，偏重作者傳記而不及其他。繼王儉之後有阮孝緒《七錄》，但其體例係繼承劉歆《七略》作法，故亦屬於敘錄體書目提要，但《七錄》的產生卻可補充王儉《七志》撰寫提要之不足。「輯錄體提要」萌芽於佛經目錄，始於梁釋僧祐《出三藏記集》「總經序」的記述方法，將此輯錄範圍擴大並運用者，首推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為最典型之代表著作。

(一) 敘錄體提要：

西漢成帝河平三年，光祿大夫劉向奉詔校讎羣書，編成《別錄》，此書即是中國第一部敘錄體提要書目，《漢書·藝文志》總序云：「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旨意，錄而奏之。」《廣弘明集》卷三阮孝緒《七錄·序》亦云：「昔劉向校書，輒為一錄，論其指歸，辨其訛謬。」故敘錄體例所撰述的內容要點，包括有著錄書名與篇目、考述作者生平及學術思想、敘述校讎原委、論析一書內容要旨及得失、說明書名含義及考辨一書真偽等。可說對圖書之內容、撰述目的及價值均進行全面的分析與評價。再將這些撰述內容集中整理後，其敘錄的要點可分為三大部分：

1. 敘述校讎原委，說明審訂版本之經過。例如：

〈戰國策敘錄〉：「所校中戰國策書、中書餘卷，錯亂相糅，莒又有國別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國別者，略以時次之，分別不以序者以相補。除復重得三十三篇。本字多誤脫為半字，以「趙」為「有」，以「齊」為「立」，如此者多。」

此敘錄內容即記載校讎過程中之版本、篇卷脫落、文字訛謬之情況，並記載最後經劉向校訂完成的篇數與名稱。

2. 介紹作者生平事蹟與學術思想。

劉向於考述作者生平部份，採用附錄、補傳和辨誤三種方法。亦即對於史書中若已有列傳，且生平事蹟詳細的撰著者，則移錄史文作為附錄，如〈韓非子敘錄〉；對於有傳記，但事蹟不詳細，或根本無傳記的著者，則從其他書籍中收集資料，或根據所見所聞，為其補一小傳，抄於敘錄內，例如〈孫卿敘錄〉、〈晏子敘錄〉；若對撰著者之事蹟無可採或傳訛者，則考他書及文獻以辨證之，採取辨誤之法，如〈鄧析子敘錄〉。如此則基本上可保持介紹各書著作者，其生平事蹟的真實性與完整性。例如：

〈列子敘錄〉：「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本于黃帝、老子，號曰道家。道家者，秉要執本，清虛無為。」

敘錄內容即指出列子的學術淵源於黃老學說，及其學術思想係道家之清虛無為之法。對於《別錄》所創此種將作者生平及學術思想融合一起的介紹方法，後世目錄學者均曾給予很高的評價，並認為此是有助於讀者了解相關著作的極好方法。

3. 對圖書內容的評價。

圖書內容係指包括對書名意義的解釋，敘述作書要旨及評論其得失與價值。例如：

〈易傳·古五子敘錄〉：「分六十四卦，著之日辰，自甲子至於壬子，凡五子，故號曰五子。」

此敘錄是對原來的書名做解釋。

〈世本敘錄〉：「古史官明於古事者之所記也。錄黃帝已來諸侯及卿大夫系、諡、名號，凡十五篇，與左氏合也。」

〈世本敘錄〉使用兩句話交代了作者身份、全書內容以及此書與《左傳》之學術異同。

〈孫卿敘錄〉：「其書比於記傳，可以為法。」

〈管子敘錄〉：「凡管子書務富國安民，道約言要，可以曉合經義。」

以上二篇均是從書籍的功用著眼，以衡量其實用價值，雖然字數不多，卻點明了圖書之內部特徵，成為敘錄內容的主要部分。

劉向所創之敘錄，不僅對當時的學術起了「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之作用，對後世目錄的編製亦產生極大的影響。自漢代以後，產生許多敘錄體體例的提要書目，如梁阮孝緒《七錄》，其體例繼承劉歆《七略》作法，並可補充王儉《七志》撰寫提要之不足，其簡明扼要的解題，以重點介紹作者生平事蹟及書本流傳狀況。《七志》及《七錄》的產生，對於魏晉南北朝時期書目只「但記書名」的情況下，彌補了當時書目著錄上的不足。

繼《七錄》之後，仿劉向敘錄體例之作，有唐代元行沖等編之官修書目《羣書四部錄》、毋煥《古今書錄》；宋代王堯臣、歐陽脩等編《崇文總目》，此書目吸取效法前人之優點與長處，特別是《羣書四部錄》及《古今書錄》提要的特點，其對每一書提要內容的編寫均非千篇一律，而是根據圖書之特點，寫出簡明扼要的提要。上述這些書目，雖然在不同程度上繼承了劉向敘錄體的優良傳統及特點，但真正發揚劉向之目錄學思想，並在

提要的編製上有所創新及發展的書目，則是宋代私人藏書書目，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及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

將晁、陳二氏之提要書目與劉向之《別錄》相較，可發現其編寫提要部份，具有兩個鮮明的特點：

1.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及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其解題內容之文字較精煉，字數通常在二、三十至百字以內，不似《別錄》之敘錄內容較為冗長。

2. 文字雖精簡，卻極能概括地揭示圖書主要內容及需要反映的圖書特徵。如：

1)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提要內容包括：解說書名之含義，介紹成書的背景、原委；介紹編撰者生平及學術；介紹一書之內容；概述一書大旨；辨別學術源流；考訂真偽；介紹版本情況等等，其所涉及之範圍很廣，且其撰寫提要重於考證，對於人們了解一部書的情況大有幫助。

例如：

(1) 解說隱晦的書名含義。因有的書名含蓄隱晦，故需予以解說，如：

《碧雲駟》一卷：「……昭陵時，有御馬名『碧雲駟』，以旋毛貴；用以名書者，詆當時鼎貴之人，然其意專在范文正也。頃年獲拜趙氏姑於恭南，因質此事之誕信。答曰：『異哉！聖俞作謗書以誣盛德，蓋諸絕之罪也。』」¹⁴²又如：

《輦隅子歔歔瑣微論》十卷：「右皇朝黃晞撰。輦隅子，晞自號也。其敘略曰：『輦隅者，植物之名；歔歔者，兼歎之聲；瑣微者，述之之謂，故以名其書。』」¹⁴³

《北夢瑣言》二十卷：「右荆南孫光憲撰。光憲，蜀人，從楊玘、元澄遊，多聞唐世賢哲言行，因纂輯之，且附以五代十國事。取《傳》

¹⁴² 同註 85，頁 268。

¹⁴³ 同註 85，頁 448。

『畋於江南之夢』，自以為高氏從事，在荊江之北，故命編云。」

144

- (2) 介紹作者生平及學術。生平事蹟包括姓名、字號、籍貫、時代、家世、社交、師承、仕履等，故晁公武撰寫作者生平時，其所遵循的原則例如：

《蔡邕集》十卷：「…凡文集其人正史自有傳者，止掇論其文學之辭，及略載鄉里、所終爵位，或死非其理，亦附見，餘歷官與其善惡率不錄；若史逸其行事者，則雜取他書詳載焉，庶後有考。」¹⁴⁴

此類行文因有詳有略，若略者，則內容可能僅寥寥數十字。

- (3) 辨別學術源流。晁公武編寫有關辨別學術源流之提要，於《郡齋讀書志》中，為數不少。例如樂類《樂府雜錄》提要：

《樂府雜錄》一卷：「右唐段安節撰。記唐開國以來雅、鄭之樂并其事始。古之為國者，先治身，故以禮、樂之用為本；後世為國者，先治人，故以禮、樂之用為末。先王欲明明德於天下，深推其本，必先修身，而修身之要在乎正心誠意，故禮以制其外，樂以養其內，使內之不貞之心無自而萌，外之不義之事無由而蹈，一身既修，而天下治矣，是以禮、樂之用，不可須臾離也。後世則不然，設法造令，務以整治天下，自適其暴戾恣睢之心，謂躬行率人為迂闊不可用。若海內平定，好名之主然後取禮之威儀、樂之節奏，以文飾其治而已。則其所謂禮、樂者，實何益於治亂成敗之數？故曰後世為國者，先治人，以禮、樂之用為末。雖然，禮文在外，為易見，歷

¹⁴⁴ 同註 85，頁 571。

¹⁴⁵ 同註 88，頁 810。

代猶不能廢；至於樂之用在內，微密要眇，非常情所能知，故自漢以來，指樂為虛器，雜以鄭、衛、夷狄之音，雖或用於一時，旋即放失，無復存者，況其書哉！今哀集數種，姑以補書目之闕焉爾。」

146

又例如釋書類《景德傳燈錄》之提要亦闡述了禪宗發展之源流，具有頗高的學術價值。

《景德傳燈錄》三十卷：「右皇朝僧道原編。其書披奕世祖圖，採諸方語錄，由七佛以至法眼之嗣，凡五十二世，一千七百一人。獻於朝，詔楊億、李維、王曙同加裁定。億等潤色其文，是正差繆，遂盛行於世，為禪學之源。夫禪學自達摩入中原，世傳一人，凡五傳至慧能，通謂之祖。慧能傳行思、懷讓，行思之後，有良价，號「洞下宗」；又有文偃，號「雲門宗」；又有文益，號「法眼宗」；懷讓之後有靈祐、慧寂，號「滄仰宗」；又有義玄，號「臨濟宗」。五宗學徒徧於海內，迄今數百年。「臨濟」、「雲門」、「洞下」，日愈益盛。嘗考其世，皆出唐末五代兵戈極亂之際，意者，亂世聰明賢豪之世，無所施其能，故憤世嫉邪，長往不反，而其名言至行，譬猶聯珠疊璧，雖山淵之高深，終不能掩覆其光彩，而必輝潤於外也。故人得而著之竹帛，罔有遺軼焉。」¹⁴⁷

- (4) 考訂真偽。晁公武於藏書、著書、校書及刻書的實踐活動中，非常清楚的認識到辨偽及考證的重要性與必要性。在《郡齋讀書志》的書目提要中，關於辨偽及考訂之內容佔有很大比重，而許多偽書亦是由晁公武所考證出來的。其中則以子部為多，如《曾子》：

¹⁴⁶ 同註 85，頁 91。

¹⁴⁷ 同註 85，頁 784。

《曾子》二卷：「右曾子者，魯曾參也。舊稱曾參所撰，其大孝篇中乃有樂正子春事，當是其門人所纂爾。…」¹⁴⁸

晁公武認為《曾子》是由曾子門人所為。另對於《子華子》疑其偽作，在諸家書錄之中，則以《郡齋讀書志》為最早。例如：

《子華子》十卷……《藝文志》不錄《子華子》書，觀其文辭，近世依託為之者也。其書有「子華子為趙簡子不悅」，又有「秦襄公方啟西戎，子華子觀政於秦」。夫秦襄之卒在春秋前，而趙簡子與孔子同時，相去幾二百年，其牴牾類如此。且多用《字說》，謬誤淺陋，殆元豐以後舉子所為耳。¹⁴⁹

- (5) 廣輯及徵引序跋資料，以揭示圖書內容。輯錄體提要發端於南朝釋僧祐的《出三藏記集》之「總經序」，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中，有不少是屬廣輯資料，徵引序跋，以揭示書之內容，如徐幹《中論》一書提要徵引曾鞏序：

《中論》二卷：「…曾子固嘗序其書，略曰：「始見館閣有《中論》二十篇，以為盡於此。及觀《貞觀政要》，太宗稱嘗見幹《中論·復三年喪》篇，而今書闕此篇。因考之《魏志》，見文帝稱幹著《中論》二十餘篇，於是知館閣本非全書也。…」¹⁵⁰

另亦常徵引前人之書目，用以說明書之內容，或考其異同。如：

《金科易覽》三卷：「右《崇文總目》有唐趙綽《金科易覽》一卷，《田氏書目》有蕭緒《金科易覽》三卷。當世綽初撰一卷，緒刪改析之為三爾。」¹⁵¹

¹⁴⁸ 同註 85，頁 411。

¹⁴⁹ 同註 85，頁 511。

¹⁵⁰ 同註 85，頁 441。

¹⁵¹ 同註 85，頁 331。

晁公武採用徵引輯錄之法，亦對馬端臨創輯錄體提要有所啓迪。

(6) 記載版本狀況。《郡齋讀書志》中常有記版本刊刻之情況。如小學類

《龍龕手鏡》：

《龍龕手鏡》三卷：「…熙寧中，有人自虜中得此書，入傅欽之家。

蒲傳正帥浙西，取以刻板。…」¹⁵²又如：

《法華言句》二十卷：「五代兵亂，其書亡，錢俶聞高麗有本，因賈人厚賂求得之，至今盛行於江浙。」¹⁵³

2)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解題內容包括：記載作者姓氏與官職；詳記書之版本款式，既記印本，也記抄本、拓本；說明得書過程及品評書之得失等。如此之解題書目，使學者看了書名，再看其解題，即能很快了解全書要點及書籍之內外特徵，而能決定取捨，這些特點均是治學論經者所需的最佳參考資料。陳振孫對書目評卷注帙，略論著者之名氏師承及品評內容得失等特點，不僅是在固有的提要傳統上做了改進及發展，陳氏在中國目錄學發展史上，也是第一次將「解題」之名稱使用於書目之中，其重點即在敘述圖書卷帙、作者生平、學術源流、版本異同等，亦形成「解題」書目之專有特點，後人將「提要」稱為「解題」即源出於此。例如：

(1) 記載作者姓氏與官職：撰錄著者是認識與熟悉圖書文獻的重要標誌和途徑，此也成爲陳振孫解題內容之重要組成部分。例如：

《姚少監集》十卷：「唐秘書少監姚合撰，崇之曾孫也。元和十一年進士。嘗為杭州刺史，開成末終秘書監。…」¹⁵⁴

¹⁵² 同註 85，頁 161。

¹⁵³ 同註 85，頁 777。

¹⁵⁴ 同註 86，頁 568。

此解題說明，該書之撰者為姚合，姚合之曾祖姚崇，是唐代著名的宰相。姚合出身於進士，歷任秘書少監、秘書監，主管國家典籍圖書之事。詳細敘述作者之生平背景。又如《盧綸集》：

《盧綸集》十卷：「唐戶部郎中河東盧綸允言撰。綸與吉中孚、錢起、韓翃、司空曙、苗發、崔峒、耿湜、夏侯審、李端皆有詩名，號大曆十才子。」¹⁵⁵

此篇解題，亦詳述作者之生平及學術地位。上述這些內容均詳明的陳述出作者之學術價值及其地位影響。

- (2) 說明得書之過程。由於私人藏書可有選擇性，對其所喜愛之書籍，亦不惜其代價，進行探訪蒐集，著錄於目錄，復加以撰寫解題詳記之，以示其得之不易。陳振孫編寫關於此類之解題內容相當多。例如於唐代趙自勳所撰《造化權輿》說：

《造化權輿》六卷：「唐豐王府法曹趙自勳撰。……余求之久不獲，己亥歲從吳門天慶《道藏》中借錄。」¹⁵⁶

又如《九經字樣》之記載更為詳盡，說：

《九經字樣》一卷：「…往宰南城出謁，有持故紙鬻於道者，得此書，乃古京本，五代開運丙午所刻也。遂為家藏書籍之最古者。」¹⁵⁷

- (3) 詳記書之版本款式。私人藏書，極注重版本，特別是南宋之藏書家，其不僅收藏珍貴版本，亦從事版本之研究與考訂。陳振孫在此方面的貢獻，主要均體現於《直齋書錄解題》中，如：

《晉陽事跡雜記》十卷：「……蓋治平中太原府所刻本也，從莆田李

¹⁵⁵ 同註 86，頁 563。

¹⁵⁶ 同註 86，頁 306。

¹⁵⁷ 同註 86，頁 81。

氏借錄。」。¹⁵⁸

《三朝訓鑒圖》十卷：「……頃在莆田，有售此書者，亟求觀之，則已為好事者所得，蓋當時御府刻本也。」¹⁵⁹

《春秋經》條「每事為一行，廣德軍所刊，古監本也。」¹⁶⁰

(4) 品評書之得失。每書之解題都是陳振孫對該書精讀之後有感所寫，故論述亦較為公允。如其評述晁公武《昭德易詁訓傳》：

《昭德易詁訓傳》十八卷：「敷文閣直學士清豐晁公武子止撰。……其議論精博，不主一家。…」¹⁶¹

又評如吳棫《毛詩補音》、呂祖謙《呂氏家塾讀詩記》及徐鍇《說文解字繫傳》如下：

《毛詩補音》十卷：「吳棫撰。……其援據精博，信而有證。」¹⁶²

《呂氏家塾讀詩記》三十二卷：「呂祖謙撰。…詩學之詳正，未有逾於此書者也。」¹⁶³

《說文解字繫傳》四十卷：「南唐校書郎廣陵徐鍇楚金撰。……此書援引精博，小學家未有能及之者。」¹⁶⁴

陳振孫對本朝人所撰寫之書史，評價不高，要求頗嚴。如其評王偁《東都事略》：

《東都事略》一百五十卷：「承議郎知龍州眉山王偁季平撰。……其所紀太簡略，未得為全善」¹⁶⁵

《中興小歷》四十一卷：「熊克撰。克之為書，往往疏略多抵牾，不稱

¹⁵⁸ 同註 86，頁 243。

¹⁵⁹ 同註 86，頁 163。

¹⁶⁰ 同註 86，頁 51。

¹⁶¹ 同註 86，頁 19。

¹⁶² 同註 86，頁 38。

¹⁶³ 同註 86，頁 39。

¹⁶⁴ 同註 86，頁 90。

¹⁶⁵ 同註 86，頁 110。

良史。」¹⁶⁶

《皇朝編年舉要》三十卷、《備要》二十卷、《中興編年舉要》十四卷、
《備要》十四卷：「太學生莆田陳均平甫撰。……然去取無法，詳略
失中，未為善書。」¹⁶⁷

南宋人寫史，即如陳振孫上述解題所評，有些的確是「記載無法」，「為
書草率」。

陳振孫所編撰之解題，內容豐富，論述面廣範，表達方式亦靈活多變，文
字精煉，使讀者易深化認識圖書文獻。清目錄學家胡玉縉曾說：「「解題」
敘述諸書源流，州分部居，議論明切，為藏書家著錄之準。」¹⁶⁸即是對陳
振孫之解題給予充分肯定。

清代乾隆年間，朝廷主持編纂一部規模龐大的叢書《四庫全書》，並命
總纂官紀昀等人將《四庫全書》中的書籍分別編寫提要，然後再將這些提
要按類編排，纂成《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一書，此書目的編纂，不僅是中
國目錄學史上之一件大事，也是敘錄體提要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有總目與存目之分，總目所收書籍是與朝廷利益能
相吻合者，共三千四百六十一種，七萬九千三百零九卷，存目所著錄之書，
則多是與統治者利益格格不入或思想相違背者，共有六千七百九十三種，
九萬三千五百六十一卷。然不論是總目抑或是存目之書，每書均有編寫詳
細的提要。如：

《周禮發明》一卷：「明沈瑤撰。瑤字林珍，德清人。嘉靖癸丑進士，官至

¹⁶⁶ 同註 86，頁 119。

¹⁶⁷ 同註 86，頁 121。

¹⁶⁸ (清)胡玉縉撰、王欣夫輯，《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直齋書錄解題》條)(上海：中華書局，1962年3月)，頁 672。

兵部郎中。是編於《六官》之後，各為《總論》一篇，《冬官》一職，則雜取《司徒》之屬補其闕。蓋用《三禮考註》之本。所錄經文，頗多刪節。所謂發明者，寥寥數頁，亦僅如鄉塾之講章。」¹⁶⁹

提要的編寫原則上是從封建統治階級的利益為出發，再按照正統的學術觀點「考訂異同，別白得失」。如：

〈四庫全書凡例〉云：「每書先列作者之爵里，以論世知人，次考本書之得失，權眾說之異同，以及文字增刪，篇帙分合，皆詳為訂辨，巨細不遺，而人品學術之醇疵，國紀朝章之法戒，亦未嘗不各昭彰瘡，用著勸懲，其體例悉承聖斷，亦古來之所未有也。」

故可知《總目》中每書提要內容的編寫體例至少可包括三個部份：(1)列作者之爵里，以論世知人。(2)考本書之得失，權眾說之異同。(3)訂辨文字增刪，篇帙分合。

紀昀等編寫提要的方法以及提要內容所含的範圍，可說是對劉向之敘錄與前人撰寫解題的繼承與發展，雖是一脈相承，但也由其而將目錄學發展推向鼎盛的境界。由於《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也是敘錄體提要發展一千多年的產物，所以它亦兼備了較多的敘錄體風格，而成為敘錄體提要中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於每一書的介紹與評價，不僅為中國古代書籍的流傳做了一個總結，也成為後代學者研究文化歷史的重要參考資料，但若以目錄學書目提要的角度做考量，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每書的提要內容又不免失之繁冗，如《金石備考》一書的提要為七百多字，更有的還達一、二千字，如同一篇圖書史，對於讀者而言，則查閱會有諸多不便，於是有《四庫全書簡明目錄》的編纂，雖然每部書的提要縮短許多，但提要中的精華部份依然保留在《簡明目錄》中，也為讀者帶來

¹⁶⁹ 同註 19，(卷二十三，經部二十三·禮類存目一)，頁 448。

許多查閱上的方便。

敘錄體提要之發展，從西漢劉向《別錄》起，至清代《四庫全書總目》的編纂，幾乎已經歷了中國封建社會的全部歷史。以上所述之書目，雖都同屬敘錄體體例，但各自的編寫方式及對圖書內外特徵揭示的程度卻不盡相同，亦呈現出有詳有略的特點，如劉向《別錄》、紀昀總纂《四庫全書總目》，對各書介紹較全面，論其指歸、辨其訛謬，述作者之意，然缺點則是提要文字甚多，過於冗長，而無法突出重點，書目厚重對讀者檢索有諸多不便。劉歆《七略》、阮孝緒《七錄》、毋煨《古今書錄》、王堯臣及歐陽脩《崇文總目》所編寫之提要則文字簡煉，敘作者姓氏及官職爵里，闡明書籍大意，但提要又過於簡短，而不足以全面介紹圖書內容，評論其學術價值。至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及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則採劉向《別錄》之全面優點，棄《崇文總目》簡短片面之不足，集二者之精華，文字雖然不長，卻能顧及全面，兼顧重點呈現，字字精準充分發揮出作用，不僅準確揭示圖書內容、作者生平事蹟與學術思想、評論書之價值、版本異同等，也增加讀者查閱利用的方便，不需花費許多時間，透過解題閱讀即能了解圖書之要點，如上述所舉解題之例即可知，故此特點亦是此二部提要書目極可貴之處。

敘錄體是書目提要主要的編寫體例，其比較全面地揭示一書作者時代、生平背景，評述一書內容與價值，不論是從內容到方法，對中國目錄學史上均有著廣泛而深遠的影響。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及紀昀總纂《四庫全書總目》均繼承與發展了敘錄體提要之特點，尤其以《四庫全書總目》吸取前人優點並發揮的最為淋漓盡致，現舉其部分書目提要以明之，如：

《本草綱目》五十二卷：「明李時珍撰。時珍字東璧，蘄州人。官楚王府奉祠正。事蹟具《明史·方技傳》。是編取神農以下諸家本草，薈萃成書，複者芟之，闕者補之，訛者糾之，凡一十六部，六十二類，一千八百八十二種。每藥標正名為綱，附釋名為目，次以集解、辨疑、正誤，次以氣味、主治附方。其分部之例，首水火，次土，次金石，次草穀菜果木，次服器，次蟲鱗介禽獸，終之以人。前有圖三卷。又序例二卷，百病主治藥二卷，於陰陽標本君臣佐使之論，最為詳析。考諸家本草，舊有者一千五百一十八種，時珍所補者又三百七十四種。搜羅群籍，貫串百氏。自謂歲歷三十，書採八百餘家，稿凡三易，然後告成者，非虛語也。其書初刻於萬歷間，王世貞為之序。其子建元又獻之於朝，有《進疏》一篇冠於卷首。至國朝順治間，錢塘吳毓昌重訂付梓，於是業醫者無不家有一編。《明史·方技傳》極稱之，蓋集本草之大成者無過於此矣。」¹⁷⁰

此篇提要全面地詳述揭示一書之作者時代、生平背景，並評述一書內容之大旨及其價值。

《水經注》四十卷：「後魏酈道元撰。道元字善長，范陽人。官至御史中尉，事蹟具《魏書·酷吏傳》。……至於經文、注語，諸本率多混淆。今考驗舊文，得其端緒。凡水道所經之地，《經》則云過，《注》則云徑；《經》則統舉都會，《注》則兼及繁碎地名。凡一水之名，《經》則首句標明，後不重舉；《注》則文多旁涉，必重舉其名以更端。凡書內郡縣，《經》則但舉當時之名；《注》則兼考故城之跡。……」¹⁷¹

由於《水經注》一書流傳久遠，然刻寫歧異，以致篇簡錯亂，經注混淆，幾乎不可卒讀，此篇提要即根據纂修官之輯校成果，而專門闡述其書經文

¹⁷⁰ 同註 19，(卷一百四，子部十四·醫家類二)，《本草綱目》，頁 2645-2646。

¹⁷¹ 同註 19，(卷六十九，史部二十五·地理類二)，《水經注》，頁 1854-1855。

及注文之不同體例，重新加以整理說明。

《困學紀聞》二十卷：「宋王應麟撰。……應麟博洽多聞，在宋代罕其倫比。雖淵源亦出朱子，然書中辨正朱子語誤數條，如《論語注》「不舍晝夜」「舍」字之音，《孟子注》曹交曹君之弟及謂《大戴禮》為鄭康成注之類，皆考證是非，不相阿附，不肯如元胡炳文諸人堅持門戶，亦不至如明楊慎、陳耀文、國朝毛奇齡諸人肆相攻擊。蓋學問既深，意氣自平，能知漢、唐諸儒本本原原，具有根柢，未可妄詆以空言。又能知洛、閩諸儒亦非全無心得，未可概視為舛陋，故能兼收並取，絕無黨同伐異之私。所考率切實可據，良有由也。……」¹⁷²

此篇提要係著重於評論作者之學術源流及價值。

《文忠集》一百五十三卷附錄五卷：「宋歐陽修撰。……陳振孫《書錄解題》謂修集遍行海內而無善本，蓋以是也。」此本為周必大所編定，其書以諸本參校同異，見於所紀者，曰《文纂》、曰薛齊誼《編年慶曆文粹》、曰《熙寧時文》、曰《文海》、曰《文藪》、曰京本《英辭類稿》、曰《緘啟新範》、曰《仕途必用》、曰《京師名賢簡啟》，皆廣為搜討，一字一句，必加考覈。又有兩本重見而刪其複出者，如《濮王典禮奏》之類，有他本所無而旁採附入者，如《詩解統序》之類，有別本所載而據理不取者，如錢鏐等傳之類，其鑒別亦最為詳允。……」¹⁷³

此篇提要說明《文忠集》之作者北宋歐陽脩，是一位著名的文學家，其一生著述宏富，不论文集或晚年自編，亦或後人輯，均各自流傳，刻本繁多，故陳振孫《書錄解題》謂「修集遍行海內而無善本，蓋以是也。」但提要則著重敘述周必大所編定該集始末，並稱「其書以諸本參校同異，見於所

¹⁷² 同註 19，(卷一一八，子部二十八·雜家類二)，《困學紀聞》，頁 3073。

¹⁷³ 同註 19，(卷一五三，集部六·別集類六)，《文忠集》，頁 1323。

紀者，曰《文纂》、曰薛齊誼《編年慶曆文粹》、……如《詩解統序》之類，有別本所載而據理不取者，如錢鏐等傳之類，其鑒別亦最爲詳允。」

以上所舉《四庫全書總目》之各類提要，其內容均於統一的體例下，因書而異，論述其重點，其中或述篇章體例，或論學術得失，或敘典籍源流，均能使讀者對於《四庫全書》之著錄、存目等各部書籍，皆能有一個完整清晰的理解，也達到書目提要鉤玄，指示門徑的作用。

(二) 傳錄體提要：

傳錄體提要產生於魏晉南北朝之王儉《七志》，由於當時之官修書目皆但記書名而已，故《隋書·經籍志》說：

「不能辨其流別，但記書名而已，博覽之士，疾其渾漫，故王儉作七志，阮孝緒作七錄，並皆別行，大體雖準向、歆，而遠不逮矣」。

至於《七志》之編寫體例，則如《隋書·經籍志·簿錄篇》經序言：

「亦不述作者之意，但於書名之下，每立一傳。」

每立一傳的「傳」，指的是傳記，而非傳注。此種體例則是學習西晉摯虞《文章志》的作法，也是劉向敘錄體提要中「推論其生平」的擴展，偏重作者傳記而不及其他。王儉立傳之目的，是爲了讓讀者能盡可能的瞭解撰著之人，並掌握其生平事蹟、師承背景及學術思想等，從而對圖書內容的理解，能有基礎的認識及依歸，此即是《七志》有別於其他書目著作的一個重要特點。即使《七志》撰寫的提要內容與他之前的一些敘錄內容，在敘述作者行事上有諸多相似之處，然而單獨將作者之傳記，從敘錄的篇章中予以獨立列於書名之下，而不述作者之意的提要撰寫方法，卻是前人所未有，因此王儉亦開創並形成他自己風格的傳錄體提要。

將敘錄體提要和傳錄體提要二者相比，對於全面揭示圖書內容特徵之部份而言，傳錄體是不及敘錄體的，雖是如此，但王儉《七志》於目錄學發展史上的地位卻是不容忽視，因自西漢劉向、劉歆編寫《別錄》、《七略》後，再從西晉目錄學家荀勗《中經新簿》直到王儉《七志》問世之四百多年間，歷朝之官修書目對於圖書均只進行簡單著錄，亦即「但記書名」而已，所謂書中要旨、著作者之生平學術、書籍得失、卷帙狀況均一概不錄，完全捨棄劉向所開創撰寫敘錄之傳統，這段時期亦造成許多典籍文獻記載的中斷，加上兵燹人禍的政治動亂、書籍散失，更徒添後人欲深入了解認識前朝文化歷史的困難。王儉《七志》的編撰不僅繼承前人撰寫提要的傳統，亦阻止了書籍簡單著錄方式的繼續盛行，其功不可謂不大。雖然後世繼續採用此種解題方式而著錄的書目不多，但王儉所主張透過作者生平之介紹的觀點，而使讀者能進一步了解作者之著作的提要撰寫方法，亦為後世目錄學家廣泛運用於各種不同文體形式的書目體例之中，使作者介紹這一元素在提要內容中得到了鞏固和加強，成為撰寫提要時的必要項目。由於《七志》一書已亡佚，今舉《六臣注文選》及《史記正義》中所著錄的幾篇《七志》提要如下，以明《七志》傳錄體提要之內容：

〈棗道彥雜詩〉五言：

棗道彥善曰今書七志曰：「棗據，字道彥，潁川人。弱冠，辟大將軍府，遷尚書郎。太尉賈充為伐吳都督，請為從事中郎，遷中庶子，卒。」

174

〈張季鷹雜詩〉五言：

張季鷹善曰今書七志曰：「張翰，字季鷹，吳郡人也。文藻新麗，齊王問辟為東曹掾，天下亂，東歸，卒於家。」¹⁷⁵

¹⁷⁴ (梁)蕭統編，(唐)李善併五臣注《六臣注文選》(第二十九卷〈棗道彥雜詩〉)(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3月)，頁953。

〈木玄虛海賦〉：

銑曰今書七志云：「木華字玄虛，廣川人也，文章俊麗，為楊駿府主簿。」

176

謝宣遠〈張子房詩〉：

謝宣遠善曰王儉七志曰：「高祖遊張良廟，並命僚佐賦詩，瞻之所造，冠于一時。」¹⁷⁷

《史記·天官書》唐張守節《史記正義》引《七錄》云：

正義七錄云：「甘公，楚人，戰國時作《天文星占》八卷。」¹⁷⁸

正義七錄云：「石申，魏人，戰國時作《天文》八卷也。」¹⁷⁹

以上即是《七志》中「但於書名之下，每立一傳。」之「傳」的原文，亦即是作者之小傳，內容均是有關人物的傳記材料，藉此可略窺《七志》傳錄體之形式。透過深入瞭解作者，即能更準確、更深刻地理解書籍之內容旨意，如余嘉錫《目錄學發微》說：

「凡其人身世之所接觸，懷抱之所寄託，學者觀敘錄而已得其大概，而後還考之於其書，則其意志之所在，出於語言文字之表者，有以窺見其深。斯附會之說，影響之談，無自而生，然後可與知人論世矣。」¹⁸⁰

即指透過認識作者之生平經歷與思想抱負，而能正確掌握作品之意涵，避免穿鑿附會或片面理解而扭曲作者之正確思想。另外，對於作者生活之時代的瞭解，亦是非常重要的點，因著者之時代明，則舉凡如政治情況、社會環境、文風思想、學術潮流等，皆可推論而知，如此「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亦能有所憑藉和依據。由認識作者生平時代，即能瞭解其社會文

¹⁷⁵ 同上註，(第二十九卷〈張季鷹雜詩〉)，頁 1377。

¹⁷⁶ 同上註，(第十二卷〈木玄虛海賦〉)，頁 381。

¹⁷⁷ 同上註，(第二十一卷〈謝宣遠張子房詩〉)，頁 998。

¹⁷⁸ (漢)司馬遷，《史記》(卷二十七〈天官書〉第五)，(台北：鼎文書局，1985年)，頁 1344。

¹⁷⁹ 同上註。

¹⁸⁰ 同註 31，頁 47。

化背景，進而考辨著作之思想傾向及學術源流，因此，傳錄體提要之編寫方式，實具有其不容忽視之實質意義。

又如梁釋僧祐、唐釋道宣及智昇所編纂之佛經目錄，其內容亦為譯著之人撰寫傳記，與《七志》有相似之處。如僧祐《出三藏記集》內容：一撰緣記，二銓名錄，三總經序，四述列傳。所謂述列傳即指記譯經人之傳記，前二卷有外國二十二人，後一卷則有中國十人，從後漢至蕭齊，傳錄體提要於一般之國史藝文志中亦偶能得見。如《新唐書·藝文志》其內容即有部份於書名下附著作者小傳，如《劉長卿集》、《邱為集》、《黃埔冉詩集》、《蘇渙詩》等書名下即附有小傳。可見及至明清時代之私藏書目，傳錄體提要的編撰方式也依然會對當時的書錄著作，產生一定之影響。

181

(三) 輯錄體提要：

「輯錄體提要」產生於宋末元初之際，但此體例實係萌芽於佛經目錄，始於梁釋僧祐《出三藏記集》「總經序」之記述方法，將此輯錄範圍擴大並運用者，首推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為最典型之代表著作，馬端臨所創之輯錄體例，因前人之所未有，遂為後世所推崇，又因此類提要很少有編者個人之見解，但輯錄各家關於某一圖書之評說，資料豐富，對研究文獻之源流得失有重要參考價值。

由於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之特點，係在於發展僧祐《出三藏記集》中「總經序」作法，所形成的輯錄體體例，對於《出三藏記集》一書之編撰緣由，則如其序言所說：

¹⁸¹ 朱天俊，《應用目錄學簡明教程》（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93年），頁37。

《出三藏記集》序言：「昔安法師以鴻才淵鑒，爰撰經錄，訂正聞見，炳然區分。自茲以來，妙典間出，皆是大乘寶海，實競講習。而年代人名，莫有銓貫，歲月愈邁，本源將沒，後生疑惑，奚所取明？祐以庸淺，豫憑法門，翹仰玄風，誓弘大化。……於是牽課羸恙，沿波討源，綴其所聞，名曰《出三藏記集》。一撰緣記，二銓名錄，三總經序，四述列傳。緣記撰擇原始之本克昭，名錄銓則年代之目不墜，經序總則盛集之時足徵，列傳述則伊人之風可見。」¹⁸²

又由於僧祐很推崇道安，亦說：

「爰自安公，始述名錄，銓品譯才，標列歲目，妙典可征，實賴伊人。」¹⁸³

因此僧祐的《出三藏記集》可說也是在道安《綜理眾經目錄》一書之基礎上所編寫而成，其二者之關係正如同劉歆《七略》與班固《漢志》。

《出三藏記集》一書，保存許多第一手的原典史料，例如其序佛典來歷之翻譯方法，記名僧事蹟，抄錄經序及出經後記，皆顯示其最初之原貌，裨益後世學者之研究。其中也特別保存了道安《綜理眾經目錄》一書之原貌，為之後研究道安目錄學思想者，提供了極可貴的原始史料。又其分析經書為多數之部類等，亦促進佛教目錄學之進步，其功甚大，且對於一切經論皆曾做一番精心察考，以甄別其同異真偽，鈎出其譯人實地，總計錄書 2,162 部，4,328 卷，可說在其以前之諸經錄實未有若是博大者。《出三藏記集》又簡稱《祐錄》，是現存最古的佛經目錄，體例獨特，材料豐富，特別是「總經序」收錄了許多序跋，此種作法，係僧祐一種別出心裁之編寫法，其不僅集中闡明佛經之始末，並著錄佛典之名目、年月、譯經者名稱，又列出譯經者之生平事蹟，再將《出三藏記集》中所著錄之佛經各自的序、

¹⁸² (梁)釋僧祐撰，《出三藏記集·序》(卷一)(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頁2。

¹⁸³ 同上註，(集錄上卷二)。

跋分別集中於經名之下作為解題，提供了許多參考資料，亦被認為是以目錄形式寫成的中國早期學術史著作。「總經序」的編撰方法，之後為馬端臨應用於綜合性分類目錄之中，因此其所開創的輯錄體，亦為書目有效地揭示圖書內部特徵開闢一條新途徑。

《文獻通考》是一部通典性著作，可考歷史典章制度之史事，因此《經籍考》內容，自然也是通記古今圖書，記載歷代藏書之盛。馬端臨在《文獻通考·序》敘述其編撰《經籍考》之取材和目的說：「今所錄，先以四代史志列其目，其存於近世而可考者，則採諸家書目所評，並旁搜史傳、文集、雜說、詩話，凡議論所及，可以紀其著作之本末，考其流傳之真偽，訂其文理之純駁者，則具載焉。」序文中指出在《文獻通考·經籍考》中之著錄，其圖書來源為漢、隋、唐、宋四代史志目錄所載之書，而馬端臨要為這些書均獨自撰寫一篇提要，顯然是力不能及之事，故此也是引起馬端臨自創輯錄體提要的客觀原因。至於「存於近世而可考者」，即指在宋代仍存在的圖書，其則遵循以「今書」為主之原則，並透過輯錄眾家之說，如以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為主要依據，且輯錄《漢志》、《隋志》、《新唐志》、宋三朝、兩朝、四朝各《國史藝文志》、《崇文總目》、《通志·藝文略》、正史列傳以及各書序跋、筆記、語錄、詩話、文集及雜說內之相關資料等，以考其真偽，訂其純駁，進而創輯錄體提要之體例。

在《文獻通考·經籍考》中，作者馬端臨雖號稱其著書「通記古今」，但實際上以今書為主，詳今略古。其中有書已亡佚而序仍存在者，亦一併錄入，凡於書名之下沒有卷數者，即是此類圖書，共計收錄宋寧宗嘉定(1208~1224年)以前尚存之書，及序存書亡之書共 3,894 部。由於馬端臨特別

注重輯錄「諸家所評」及其他書內有關的「議論」，且取材方法和範圍又極廣泛，故《經籍考》一書內容，其雖未親自撰寫提要，只視情況而於一部份書後加按語，這些按語不僅可直接反映出作者之見解，亦是研究古代書目序文之珍貴史料，故《經籍考》亦成爲一部資料非常豐富的參考書目，對後世編著目錄著作，產生很大的影響。

《文獻通考·經籍考》卷一有一篇長達二萬多字的〈總序〉，其內容係輯錄歷代重要書目之總序及有關資料而成，由於內容亦敘及各代收藏圖書與編纂目錄之概況，故實質上形同一部前代之學術盛衰史。至於《經籍考》書目提要的編寫體例及著錄形式，由於輯錄體提要的著錄較爲簡單，只題寫書名與卷數，而作者、版本以及其他有關書籍著錄之內容的揭示與評論，其均引用成文及輯錄「諸家書目所評」等，故編排方式則於書名之下一行始，舉凡自《崇文總目》、宋代四朝國史藝文志等官修書目中所輯錄出之提要，均低於書名首字一格書寫；從《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史傳、文集、雜說、詩話、筆記等私家書目中所輯錄之提要，相關之序跋和作者自己的評論，則低二格書寫，此亦反映了馬端臨對官錄與史志的尊重表現。由於馬端臨輯錄體提要的獨特之處，在於採諸家書目所評，集羣學敘錄、題跋，並旁搜史傳、文集、雜說、詩話等，凡議論所及，皆記於書名之下，做爲提要。故提要中編著者不發表自己對書籍的評價和論述，只有偶爾根據不同情況，添加幾句簡短的按語，其目的即如《文獻通考·序》所說，是希望透過輯錄之資料以「紀其著作之本末，考其流傳之真偽，訂其文理之純駁。」因他認爲此種書目對於治學之士而言，讀之則能「如入群玉之府，而閱木天之藏，不特有其書者稍加研窮，即可以洞究旨趣，雖無其書者，味茲題品，亦可粗窺端倪，蓋殫見洽聞。」¹⁸⁴這段

¹⁸⁴ (元)馬端臨撰，《文獻通考·自序》(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9月)，頁考8。

話已明確表示其所撰書籍輯錄資料之豐富，提要之精妙，能使讀者不必非要見原書即能掌握所著之書的精華，這種想法與性質即如同劉向撰寫敘錄所具有指導讀書治學之功，是如出一轍的思考。

綜上述所言，馬端臨編撰之輯錄體提要，其所具有之特徵包括：(1)輯引之文獻種類博多，除官修私藏書目，還有傳志、雜談、筆記、語錄、序跋、詩話、文集等。其內容豐富且偏重於考證，故保存了許多珍貴的史料。(2)輯錄引文之排列編次，其以時代先後為序，極具有歷史發展的觀念。例如：《經籍考·經部·論語類》之《孔子家語》，共輯錄六家資料。其編列次序為：王肅注後序，亦即三國魏王肅注《孔子家語》所附漢孔安國之後序，五經博士孔衍言、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朱子語錄》、朱熹《答呂伯恭書》及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等。如此，極便利於考證不同時代對同一書之不同評價。(3)有別輯引文獻之類型，以進退格式加以區分。即凡比書名首字低一格者，皆為官錄與史志；低二格者，則為私家目錄和有關的序跋、筆記、語錄等諸家文獻，此舉亦反映了馬端臨對官修書目與史志目錄的尊重表現。

雖然馬端臨編撰提要的方式有其值得學習之優點和精華，但也有必須揚棄之糟粕。《經籍考》內容以豐富的輯錄資料做為提要，不僅提供讀者一個廣泛的閱讀參考範圍，也使讀者能避免落入一家之說，甚至能藉此而參考綜合各家之觀點，進而決定自己的取捨，這是其優點。然提要書目之編撰，亦要考慮讀者對象及其需求，故輯錄體提要彙集各家之說，而不發表編撰者自己的評論方式，對於一般性的普通讀者而言，《經籍考》即能完全發揮如上述之優點，反之，若讀者對象為專門性之研究人員，就其所

需之提要書目也以專業性強、簡明扼要及突出重點爲主的提要而言，則輯錄體提要就會顯得有些繁瑣而不實用，此部份也是運用此種體例編撰提要時所需注意之處。今舉幾篇《經籍考》提要如下，以明輯錄體提要體例：

1. 《經籍考》提要內容雖多爲輯錄各家之說，然亦有部分內容係馬端臨自爲之說者，於《經籍考》內約有數十條，此部份於《崇文總目》、《郡齋讀書志》及《直齋書錄解題》所未載，例如：

- 1) 著錄作者姓名及時代

《蘇文定公遺言》：「蘇轍子由撰。」¹⁸⁵

《濮陽吳文君集》十卷：「唐吳得光撰。武陵人也。」¹⁸⁶

《韋處厚集》七十卷：「唐中書侍郎平章事韋楚厚撰。」¹⁸⁷

- 2) 介紹作者生平爵里

《王深父文集》二十卷：「王回深交，福州侯官人。舉進士中第，為亳州衛真縣主簿。卒於治平二年，年四十三。」¹⁸⁸

《西山老文集》二十四卷：「豫章胡直孺少汲撰。紹興中，仕至刑部尚書。」¹⁸⁹

- 3) 介紹一書之內容

《靖潔詩註》四卷：「贈端明殿學士番陽湯文清公漢撰。以〈述酒〉一篇為晉恭帝哀詞。蓋劉裕既受禪，使張偉以毒酒酖帝，偉自飲而卒，乃令兵人踰垣進藥，帝不肯飲，兵人以被弑殺之，故哀帝詩托名「述

¹⁸⁵ (元)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下)(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6年)，頁961。

¹⁸⁶ 同上註，頁1350。

¹⁸⁷ 同上註，頁1361。

¹⁸⁸ 同上註，頁1444。

¹⁸⁹ 同上註，頁1519。

酒」。¹⁹⁰

《三近齋餘錄》：「朝奉郎知信州、王從正夫撰。從，文正公五世孫。有詩文四百八十餘篇，自題《三近齋餘錄》。」¹⁹¹

《楚漢逸書》八十二篇：「豫章洪芻編。宋玉、司馬相如、司馬遷、董仲舒、賈誼、枚乘、路喬如、公孫詭、鄒陽、公孫乘、羊勝、中山王勝、淮南王安、班婕妤、王褒、劉向、劉歆、楊雄、班固，凡十九家，敘其可考而讀者，共八十二篇。」¹⁹²

2. 馬端臨輯錄諸家論說之提要，如：

《帝學》十卷：

「晁氏曰：皇朝范祖禹淳夫纂。自古賢君迨於祖宗務學事迹為一篇，以勸講。淳夫，元祐時在講筵八年，詰旦當講，前一夕，正衣冠，儼然如在上前，命子弟侍坐，先按講其說。平時語若不出諸口，及當講，開列古議，仍參之時事，以為勸誡，其因琅然，聞者興起。

東坡常曰：「淳夫講書，言簡義明，粲然成文章，為今講官第一。」

陳氏曰：其所編集，上自三皇五帝，迄於本朝神宗，凡聖學事實皆具焉。」¹⁹³

此篇提要其依次序共輯錄晁公武、蘇軾及陳振孫三家之說。

《兩同書》二卷：

「《崇文總目》：唐羅隱撰。采孔、老二書，著為內、外十篇。以老子修身之說為《內》，孔子治世之道為《外》，會其旨而同元。

¹⁹⁰ 同上註，頁 1318。

¹⁹¹ 同上註，頁 1534。

¹⁹² 同上註，頁 1760。

¹⁹³ 同上註，頁 870。

晁氏曰：唐羅隱撰。隱謂老子養生，孔子訓世，因本之著《內》、《外篇》各五。其曰《兩同書》者，取「兩者同出而異名」之言也。陳氏曰：不著名氏。《中興書目》云唐吳筠撰，唐《藝文志》同，但入小說類。采孔、老為《內》、《外》十篇，名《祝融子兩同書》。祝融者，謂《鬻子》，為諸子之首也。」¹⁹⁴

此篇提要共輯錄《崇文總目》官修書目以及晁公武和陳振孫二家私撰之書的論點，其為區別書目提要之類型，故於排列格式上予以做區分。

《宋景文筆錄》三卷：

「晁氏曰：皇朝宋祁撰。皆故事異聞、嘉言奧語，可為談助。不知何人所編，每章冠以「公曰」。景文乃祁諡也。

《中興藝文志》：《筆錄》三卷，皇朝紹聖中，宋肇次其祖庠遺語，凡一百七十條。

按：二《筆錄》卷數同，祁、庠又兄弟也，然則一書邪？二書耶？當考。」¹⁹⁵

此篇提要除輯錄晁公武、《中興藝文志》二者，一官修一私撰之書目提要外，馬端臨亦於文後附加按語，記載他對此書的疑問及看法。

3. 《經籍考》之書目提要，於文後有附加馬端臨按語者，其按語內容約可概分以下幾項：

1) 說明作者姓名及時代，如：

《太平經》一百七十卷：

按：「道家之說，皆昉於後漢桓帝之時，今世所傳經典符籙，以為張道陵天師永壽年間受於老君者是也，而《太平經》正出於此

¹⁹⁴ 同上註，頁 954-955。

¹⁹⁵ 同上註，頁 958。

時，《范史》所書甚明。然隋以來《藝文志》道書中並不收入，至宋《中興史志》方有之，然以為襄楷撰，則非也。……」¹⁹⁶

《太平經》該篇提要馬端臨輯錄《後漢書·襄楷傳》之說。又由於《太平經》原書作者不詳，馬端臨之按語則依據范曄《後漢書·襄楷傳》記載，認為此書出於東漢桓帝之時。

2) 介紹作者之學術風格，如：

《陳子昂集》十卷：

按：「陳拾遺詩語高妙絕出齊、梁，誠如先儒之論。至其他文，則不脫偶儷卑弱之體，未見其有以異於王、楊、沈、宋也。然韓吏部、柳儀曹盛有推許，韓言「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柳言「備比興著述二者而不忤」，則不特稱其詩而已。二公非輕以文許人者，此論所未諭。本傳載其《興明堂》、《建太學》等疏，其言雖美，而陳之於北朝，則非所宜。史贊所謂「薦珪璧於房闈，以脂澤汗漫之」，信矣！」¹⁹⁷

《陳子昂集》提要共輯錄晁公武及陳振孫二家之說，內容以說明作者生平、爵里、學術等為主，馬端臨按語則論述作者學術文風及人品德行，亦呈現其重人品格器識更甚之於文藝。

3) 說明書名含義及書之內容，如

《禪宗金剛經解》一卷：

按：「經文言以無為法而有差別，又言一切有為法，語意相對，故誤讀作無為。然有即有為，無則不必言為矣。有為法而視同夢幻、

¹⁹⁶ 同上註，頁 1181-1182。

¹⁹⁷ 同上註，頁 1330-1331。

泡影、露電，則終歸於無而已。無與無為是兩義。無為者，清境之謂也，老氏之說。無者，空寂之謂也，佛氏之說。」¹⁹⁸

《禪宗金剛經解》一書提要共輯錄晁公武、六祖序、穎濱蘇氏及了翁陳氏共四家之說，主要以說明書之要旨、內容及思想等，馬端臨此則按語係為補充其中所錄穎濱蘇氏之說而撰。穎濱蘇氏之說其提要內容如下：穎濱蘇氏曰：「《金剛經》所謂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者，謂以無而為法耳，非別有無為之法也。然自六祖以來，皆讀作無為之法，蓋僧家拙於文義耳。…」¹⁹⁹

馬端臨為其加以補述，指出「無與無為是兩義。無為者，清境之謂也，老氏之說。無者，空寂之謂也，佛氏之說。」由於僧家拙於文義，遂誤解書中所述之思想內容。

4) 考述書名篇卷疑晦者

《宋景文筆錄》三卷：

按：二《筆錄》卷數同，祁、庠又兄弟也，然則一書邪？二書耶？當考。」²⁰⁰

此書提要共輯錄晁公武及《中興藝文志》二家之說，內容但述書之篇卷及大意，於作者部份，因晁氏著錄為宋祁，《中興藝文志》則著錄宋庠，為此馬端臨對作者究為一人，抑或二書而作為一書之疑，撰述按語以記之。

5) 評論一家或各家學術之優劣得失

《道藏書目》一卷：

¹⁹⁸ 同上註，頁 1216。

¹⁹⁹ 同上註，頁 1216。

²⁰⁰ 同上註，頁 958。

按：「道家之術，雜而多端，先儒之論備矣。蓋清淨一說也，煉養一說也，服食又一說也，符籙又一說也，經典科教又一說也。黃帝、老子、列禦寇、莊周之書所言者，清淨無為而已，而略及煉養之事，服食以下所不道也。至赤松子、魏伯陽之徒，則言煉養而不言清靜。盧生、李少君、樂大之徒，則言服食而不言煉養。張道陵、寇謙之之徒，則言符籙而俱不言煉養服食。至杜光庭而下，以及近世黃冠師之徒，則專言經典科教，所謂符籙者，特其教中一事。於是，不惟清淨無為之說略不能知其旨趣，雖所謂煉養服食之書，亦未嘗過而問焉矣。然俱欲冒以老氏為之宗主而行其教。蓋嘗即是數說者而詳其是非，如清淨無為之言，曹相國、李文靖師其意而不擾，則足以致治，何晏、王衍樂其誕而自肆，則足以致亂，蓋得失相半者也。煉養之說，歐陽文忠公嘗刪正《黃庭》，朱文公嘗稱《參同契》，二公大儒，攘斥異端，不遺餘力，獨不以其說為非，山林獨善之士以此養生全年，故未嘗得罪於名教也。至於經典科教之說，盡鄙淺之言庸，皇冠以此逐食，常欲與釋子抗衡，而其說較釋氏不能三之一，為世患蠹，未為甚鉅也。獨服食、符籙二家，其說本邪僻謬悠，而惑之者罹禍不淺，樂大、李少君、干吉、張津之徒，以此殺其身，柳泌、趙歸真之徒，以此禍人而卒自嬰其戮，張角、孫恩、呂用之徒，遂以此敗人天下之國。然則柱史五千言，曷嘗有是乎？蓋愈遠而愈失其真矣。」²⁰¹

此篇按語前半部，馬端臨先陳述道家之派別源流，並評論其優劣是非，其中對服食、符籙二者，認為其說本邪僻謬悠，而惑之者罹禍不淺，故其極辭而闢之。又說：

「朱文公嘗言：「佛家偷得老子好處，後來道家只偷得佛家不好

²⁰¹ 同上註，頁 1201-1202。

處。譬如道家有箇寶藏被佛家偷去，後來道家卻只取得佛道瓦礫，殊可笑。」愚嘗因是說而推究之。仁義禮法者，聖賢之說也，老氏以為不足為，而主於清靜。清淨無為者，老氏之說也，佛氏以為不足為，而主於寂滅。蓋清靜者，求以超出乎仁義禮法，而寂滅者，又求以超出乎清靜無為者也。然曰寂滅而已，則不足已垂世立教、於是緣業之說、因果之說、六根、六塵、四大、十二緣生之說，層見疊出，宏遠微妙。然推其所自，實本老子高虛玄妙之旨，增而高之，鑿而深之，遂自成一家之言。……蓋佛襲老之精微，泝而上之，其說愈精微。道襲佛之粗淺，沿而下之，其說愈粗淺矣。然此論其蘊奧也。……理致之見於經典者，釋氏為優，道家強欲效之，則祇見其敷淺無味。祈禱之具於科教者，道家為優，釋氏強欲效之，則祇見其荒誕不切矣。」²⁰²

此篇按語後半部，則舉朱子之言，以論述道、佛二家之相因關係及其優點。

6) 考辨書籍之真偽

《李衛公問對》三卷：

按：「《四朝國史兵志》，神宗熙寧間，詔樞密院曰：「唐李靖兵法，世無全書，雜見《通典》，離希譌舛，又官號物名，與今稱謂不同，武人將佐，多不能通其意。令樞密院檢詳官與王震、曾白、王白、郭逢原等校正，分類解釋。令今可行。」豈即此《問答》三卷邪？或別有其書也？然晁、陳二家以為阮逸取《通典》所載附益之，則似即此書。然神宗詔王震等校正之說，既明見於《國史》，則非

²⁰² 同上註，頁 1202-1204。

逸之假託也。」²⁰³

由於《李衛公問對》一書，於晁、陳書目提要均認為係阮逸偽託，馬端臨則據《四朝國史兵志》之記載，而論定此書非阮逸所偽。

以上所舉，則為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輯錄體提要內容及撰述體例之概略，由於馬端臨總結前人之經驗，而開創此輯錄體提要撰寫之法，於中國目錄學史上其功甚大，此種提要撰寫方法，亦為後代許多著名學者所推崇而沿襲，以此法所編且學術成就較高者有清代朱彝尊《經義考》、謝啟昆《小學考》等，均使用輯錄體方式編寫，尤其《經義考》吸取《經籍考》輯錄體之優點，遂成為一部專科性書目，故其成就亦更為顯著。

提要之體例，有多位中國大陸之學者如朱天俊《應用目錄學簡明教程》一書及〈中國古代的提要〉，吳聖波〈論古代書目提要〉、黃強祺〈古典目錄的體制〉、黃景行〈解題目錄敘略〉等著作均將提要體例分為四類來論述，或將《漢書·藝文志》及《隋書·經籍志》之注釋內容亦當作是所謂的注錄體提要來談論。上述學者皆以為提要除前文所述之三類外，另有注釋體(注錄體)，如朱天俊認為注錄體乃是敘錄體提要的簡化，且主要內容是寫明作者的姓名、時代、官職，揭示一書的篇章、辨別一書真偽及評論價值，故將「提要」分為四種，此論點看似無異，但注釋體實乃源自於《漢書·藝文志》，係班固據《七略》一書所增刪而成。「注釋」是我國目錄學史上所創造的一種以簡明扼要的文字，解釋書名、篇卷，或介紹作者時代、官職學派，及注明分合存佚或辨別真偽的方式，也是一種文省意多，可彈性靈活揭示圖書的方法。最先創造注釋體目錄的是《漢書·藝文志》，之後《隋書·經籍志》、《通志·藝文略》皆相繼而作，雖說注釋之體始於班固，但

²⁰³ 同上註，頁 1114。

論述者則為鄭樵，在《通志·校讎略》中，鄭樵認為每書之下強為之說，則使人意怠，因此提出〈泛釋無義論〉一篇、〈書有不應釋論〉三篇、〈書有應釋論〉一篇，這些理論見解，在其所編之《通志·校讎略》中有具體的運用和發展，鄭樵以自己豐富的圖書知識，利用簡要而準確的注釋，點明一書的特點，注釋情形則因書而異，而且不是每書必有注釋，其內容不僅注一書之作者，更多的是注記一書之概貌。雖然鄭樵的理論有些正確，有些不正確，但都值得我們認真探究，及作為編製目錄時的參考。

就上述說明可瞭解所謂的注釋體，此體例來源雖是由敘錄體刪減內容而致，但細究其撰寫內容及方式，卻與「提要(解題、敘錄)」並不相同，故只能稱之為「注釋」，若要將其歸類為提要的另一種體例，則不合適亦不正確，另如中國大陸學者來新夏《古典目錄學淺說》、牟玉亭《中國古典文獻學》均認為傳錄體是比敘錄體內容簡略的一種體例，故將《隋書·經籍志》經序言：「亦不述作者之意，但於書名之下，每立一傳。」認為此「傳」字指的是傳注，而非傳記，所以傳錄體又稱注錄體。另一位學者高長青〈敘錄體的創立對後世目錄學的影響—兼論目錄學的演變和發展〉一文中，亦指出「傳錄體是比敘錄體內容簡略的一種體例，又稱注錄體。」此說法均不正確，因傳錄體按《七志》言，其是「不述作者之意」，此特點亦是傳錄體與敘錄體「言其作意」之分別處，因此和注釋、注錄則是截然不同之意義，因注錄體是注釋體之別名，故切不可和傳錄體有所混淆。由以上之數例可知，對於提要體例的分類，仍舊有許多人誤將「注釋」也當作為「提要」的一種，因此史稱「提要」主要有三大類並無不妥。

中國古典書目之提要，其發展歷經約二千多年的歷史，所產生之敘錄體、傳錄體及輯錄體三大類型的提要，不僅反映出中國古代封建社會之目

錄學成就已發展出極高的水準，也顯示出中華文化其獨特呈現圖書典籍內涵及特徵之風格。綜觀古典書目提要之發展源流，其特點則包括有：

1. 敘錄體、傳錄體和輯錄體的產生，呈現出歷史發展之階段性。

敘錄體最早產生於西漢，繼之傳錄體出現於魏晉南北朝，宋末元初則有輯錄體的產生，這些不同提要體例之撰寫方式的產生，均是由於當時有一定的社會因素及歷史背景存在，遂使得這些體例為因應當時的某些歷史條件而產生，然這三種類型之提要於發展過程中，亦發揮互補和截長補短之效，使其中任一種之體例格式亦包含另一種類型之內容成份，就其發展根源而言，如傳錄體實質上即是敘錄體中介紹作者生平部分的發展和獨立，輯錄體的廣收各家學說之相關資料的編輯法，亦是發展敘錄體全面論述書籍之內容得失，及辨別學術源流之目錄學思想，改以書目不同形式的體現和應用，其最終目的均是殊途同歸。

2. 敘錄體、傳錄體和輯錄體之體例特點及缺失：

- 1) 敘錄體提要能全面呈現出圖書之內容，介紹作者生平事蹟及評價其學術源流和價值，但由於篇幅過大、千篇一律，故易落入俗套。
- 2) 傳錄體提要雖能詳盡介紹作者之生平背景，亦能藉此而批露出圖書某些方面的內容，但卻無法全面論述作者著作之意及圖書之源流和學術價值，此為其不足和缺失之處。
- 3) 輯錄體提要所搜羅資料之豐富，以內容而言，或可使讀者通曉各家之觀點，而有利於考證之用，也使此類書目提要具有很大參考價值，然論說眾多，內容亦有許多相同，故重複現象頗多，又因其過於繁瑣龐大，故比較適用於專科性書目之編制，對於綜合性書目而言，

則較不適用，再以其具有參考性高和專業性強二種特徵而言，則此類書目提要，對於專業需求性強的學者及研究人員，能提供許多助益，對於一般讀者則不盡然，如仿此體例所編撰的朱彝尊《經義考》，即是一部最好的專科性參考書目。

總之，書目提要的用途係以揭示圖書之內容、著書大旨等特徵並能發揮讀書治學之效為宗旨，雖及至今日時代已不同，資訊的發展，也促使圖書文獻的訊息暴增，已非昔日可相提並論，在面對這麼多的書籍資料，也希望所有的圖書均能為適用的讀者所善用之前提下，傳承中國古典書目提要之編撰的優良傳統，尤其是敘錄體之撰寫方式，則不僅有益於讀書治學，將其與現代資訊科技相結合，則能以科學化的方式保存文獻，並宣傳和揭示圖書內容，使讀者增加查詢時的方便性，亦能節省其時間而提高實質的效率。故於現代，為能順應時代之變遷和發展，書目提要的撰寫亦為因應不同讀者之需求，遂也衍生出一些新的體例，如推薦性提要、敘述性提要、學術性提要、羅列性提要及考證性提要等。

提要的用途雖可廣泛應用於圖書編輯、圖書出版與發行、書目編制、圖書編目、圖書宣傳、古籍整理、讀書治學以及科學研究中，又由於提要有助於讀者熟悉與利用文獻，故亦可作為治學之用。面對當前圖書文獻爆炸之時代，雖然資訊數位化為我們提供很大的便利性，然而「提要」的存在及功能依舊是不可被忽略的，畢竟讀者需要的資料檢索是內容正確而詳實的資料，缺少了提要，則無法發揮此功效，而書目提要既是我國目錄學的優良傳統，因此更有將其發揚光大的必要性。

第二節 撰寫提要的基本要求

(一) 衍生撰寫提要的時代背景

客觀存在的圖書文獻，是歷代學術研究者所詮釋的對象，因此，記錄圖書文獻之各公私書目，亦成爲學術研究者之直接依據的資料，據一般邏輯上之認定，1.書目中所呈現之資料，即代表當地的書籍文獻；2.就書目中所呈現之資料，則可依據其內容以分析某時或某地藏書之特色，故圖書文獻的存在價值，即在其能保存人類的文化歷史。

歷代之公私書目中，以史志書目可算是最正式的書目，而史志書目既然列載於史書之中，則做爲代表該朝代所有圖書文獻之「藝文志」，就該如同載錄它的該本史籍一樣，可以做爲提供後代研究該朝代之可靠資料，因此，以理論而言，其無論是公信力或是載錄範圍之涵蓋性等，都將會遠超過私家書目，此點亦是私家書目所無法與之相比擬，原因在於私家書目之編纂，總會受限一些限制，例如，或受個人喜好之限制、或受限於己身的財力侷限，故所收錄的範圍均不甚完備，雖有些私人所編纂之書目，其立志以天下古今所有之圖書文獻爲己任，如宋代鄭樵《通志·藝文略》或元代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等，但畢竟仍是少數，且亦不能代表所有書目之特性，故進行研究工作，仍需憑藉史志書目作爲主要參考文獻。

綜觀二十六史中，有「藝文志」或「經籍志」的共有七種，依序是：《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宋史·藝文志》、《明史·藝文志》、《清史·藝文志》，就比例而言並不算多，然將各史志書目上所冠之朝代名稱的限制予以突破後，則可了解各史

志書目雖有漢、隋、唐、宋、明、清之朝代名稱，但歷代書籍的傳承卻是不分朝代，尤其，官方藏書於朝代綿延之際，極可能因人爲或自然因素而毀損，且改朝換代之期間，則又未必會國毀書亡，因此，對於這些史志書目的統計，則需要以每隔若干年爲一階段的方式和觀點來看待，會比較合適，而要研究歷代之圖書文獻，史志書目中所記載之資料及其所扮演的角色，都是很重要的依據。

從史志書目之成書過程來看，會發現這些書目極大多數闕略嚴重，例如《漢書·藝文志》係依據西漢末年劉向、劉歆父子《七略》，並將其中百分之九十的敘錄予以刪削後而抄成；《隋書·經籍志》的前身爲《五代史志》，亦即其原是梁、陳、北齊、北周及隋五代之藝文志，後來經合併置入《隋書》中而成；《舊唐書·經籍志》的來源甚早，唐玄宗時元行沖等人編成《群書四部錄》二百卷，之後，毋衷又將之精簡修訂爲《古今書錄》四十卷，而《舊唐書·經籍志》則是將《古今書錄》的敘錄全部刪除而抄成；《新唐書·藝文志》是宋代歐陽脩將《舊唐書·經籍志》增訂而成；至於《宋史·藝文志》的成書則比較複雜，因原來宋代的國史曾經多次纂修：第一次是北宋仁宗時，修太祖、太宗、真宗三朝的國史，史稱《三朝國史》、第二次是北宋神宗時，修仁宗、英宗的《兩朝國史》、第三次則是南宋孝宗時，修神宗、哲宗、徽宗、欽宗《四朝國史》，且這些國史均有藝文志，只是習慣上稱之爲《三朝史志》、《兩朝史志》、《四朝史志》。此外在南宋孝宗時，又曾編成《中興館閣書目》；寧宗時，亦有《中興館閣續書目》，而後二者合爲《中興國史藝文志》；到了元代修《宋史》時，主事者脫脫(或作托克托)遂將《三朝史志》、《兩朝史志》、《四朝史志》、《中興國史藝文志》合而爲一，編成《宋史·藝文志》；《明史·藝文志》則據《千頃堂書目》刪削而成；《清史·藝文志》則是由朱師徹改訂而成。

再就劉歆《七略》成書年代於西漢末年，全書共收錄書籍一萬三千二百一十九卷；至東漢班固編撰《漢書·藝文志》，其據《七略》全部抄錄，共收書籍一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顯示期間變動十分微小，故可知《漢書·藝文志》最多僅能代表西漢末年以前之圖書資料，而無法代表整個漢代。而漢代以後的史書，則直到《隋書》問世，才有經籍志的出現，照理說《隋書·經籍志》應可涵括自東漢至隋代之間的所有圖書資料，然事實並非如此，如《隋書》卷四十九《牛弘傳》記載了中國文獻學界有名的「圖書五厄」，除了第一厄秦火之外，第二厄王莽末年赤眉之亂、第三厄董卓遷都、第四厄永嘉之亂，均發生在此段時間之內。故東漢以來的國家藏書，都在這幾次災難中亡佚散失，所以，《隋書·經籍志》中的圖書文獻，只剩東晉以後之藏書，若包含列為附錄之佛、道經在內，據該志統計，總卷數只有五萬六千八百八十一卷，由此可見《隋書·經籍志》所記錄之資料，亦缺漏甚多，以致於東漢至東晉之間的圖書，亦無法從《隋書·經籍志》中全盤得知。之後又有梁朝侯景之亂的災厄，也使得南朝藏書毀於一旦。

隋代牛弘上疏求聚書，頗有所得，但至煬帝大業末年之時「廣陵之亂」，又將隋代所聚之書亡毀，故明代胡應麟將之列為「圖書第六厄」²⁰⁴；復加上唐初搬運圖書不慎，遂將隋代之燼餘殘書又沒入魚腹之意外，可說於唐代初年之時，國家書庫中幾乎是空無一物。由於《隋書·經籍志》中所留存的資料，均只是書面資料的紀錄，許多書籍亦散亡而無從考，故唐代初年又重新開始大聚天下圖書，直到玄宗開元五年，遂有《群書四部錄》及《古今書錄》之編纂。至五代劉煦編《舊唐書·經籍志》，其內容亦全都抄錄於《古今書錄》，故《舊唐書·經籍志》所呈現的資料，應該亦會包括到唐代開元年間為止，但是由於《舊唐書·經籍志》將《古今書錄》之原有敘錄

²⁰⁴ (明)胡應麟撰，《少室山房筆叢》(卷一)(台北：世界書局，1963年)。

全部刪除，遂使得於唐代開元年以前所撰寫之書籍，卻連最基本的簡介資料也因此而蕩然無存。繼之而後《新唐書·藝文志》雖然又補足了開元至唐末的圖書資料，然其仿照《舊唐書·經籍志》之例，亦不撰寫敘錄，遂使得縱有唐朝一代之著述，一旦失傳，便又造成無線索可尋之憾，且史志書目此後亦相沿成習，均不再撰寫敘錄，若想查得基本的書籍內容或介紹，則只能靠宋代以後之私家書目。

《宋史·藝文志》由數部書目合編而成，北宋末年靖康之難固然使中原書籍淪喪，然除了兵燹、運送等不可避免之損失外，事實上這些書籍並未完全亡佚，仍有一部分存世，只是換成金朝保存而已。至南宋時官府又再次聚書，理宗紹定年間宮廷曾經失火，明代胡應麟將之列為「圖書第十厄」，但實際上有多少書被焚毀，則並不明確。由於宋元之際，書籍並沒有因改朝換代而被損毀，元朝又曾經將宋代臨安府之藏書全部由海運北送大都，因此，元代編《宋史·藝文志》時，其條件則比其他朝代好得多，雖然該志所徵引的幾部書目，其下限只有到南宋寧宗，而包括理宗、度宗時期約有七十多年的資料則尚闕；且後人又多認為該志多有隸類不當、收錄重複之不妥現象，但若除去隸類上之缺失和收錄上之嚴謹性不足外，單就資料的完備性而言，《宋史·藝文志》可算是諸史志中較優者。《明史·藝文志》和《清史·藝文志》的改變則是將史志書目由通代變成斷代，雖然書籍大量增加後這也是無可避免之事，但史志書目原本可以連貫考察書籍發展和存佚情形之功能，也只能拱手讓給私家書目或其他官修書目。

由於史志書目絕大多數是由「國家藏書目錄」而來，故雖是目錄學中最正統的史志書目，亦並不能代表當代的書籍，它只能在有限的範圍內，展現公家的藏書。而歷代圖書文獻又經歷如上述，或因朝代更迭所致，或

兵燹人禍的茶毒，總共曾歷經過圖書十厄之浩劫後，可想而知，圖書文獻其散失亡佚的嚴重性，歷代又有多少寶貴的文獻史料亦不復考，因此，每當至某一朝代又開始大聚天下圖書之時，即表示圖書又歷經過一次不同程度的毀損或浩劫，故必須重新整理校讎，而「敘錄」(解題、提要)的撰寫及產生，也是在此種時代背景和校讎圖書的過程中所衍生，由於書目中有敘錄(解題、提要)的撰寫，保存了前人學術文化之相關記載，雖然歷代圖書曾歷經過十厄之浩劫，毀損嚴重，但只要提要書目仍存世，則後代之人即可據其重尋前人之學術源流，主要原因則是提要書目，徵引繁富，如果所徵引的資料業已亡佚，即可供輯佚之用。如自《漢志》可輯出《七略》；自《隋志》可輯《七錄》；自《經籍考》可輯《崇文總目》；自《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玉海·藝文》等，亦可輯得一些宋代私家書目，如李淑《邯鄲書目》、董道《廣川藏書志》、鄭寅《鄭氏書目》等。正如同上文所述之史志書目的成書過程，即大多是依據這些資料，才能重新連接及填補歷代圖書文獻之文化發展史的中斷，足見書目提要的撰寫，亦可發揮其承續歷史時代文化的意義。尤其，當古書過多亡佚，而後人不能盡見，好學之士每引以為恨之時，劉向所創立撰寫敘錄之功則愈顯其彌足珍貴而居功厥偉，故《別錄》《七略》二書亦締造了中國古典目錄學史上輝煌的成就。

劉向以後，不少目錄學家繼承和發揚其撰寫敘錄體提要之優良傳統，並以劉向的敘錄為典範，繼續編撰其他各種形式之提要書目，例如：唐代元行沖等人編《群書四部錄》；宋朝王堯臣、歐陽脩等編《崇文總目》、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及清朝乾隆年間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等，但也有些人不重視提要之撰寫，如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官修書目等，均但記書名、作者，而沒有撰寫提要。又如鄭樵亦是「重類例，

輕提要」的代表，其提出「泛釋無義論」，批評《崇文總目》之提要為「文繁無用」等，這些理論雖不被許多目錄學家所認同，然就另一種積極面來看，其之後所提出「書有應釋、不應釋論」的觀點，似乎亦並非全然沒有道理，而這一理論的應用，之後如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中亦可發現一些端倪，因《直齋書錄解題》書目提要的編寫，都不拘泥於固定的格式，而是根據每一部書實際的狀況而定其內容與篇幅，字數從幾個字到二三百字或更多，皆無定論，內容亦靈活多樣，不千篇一律，詳略得當。

「提要」的有無關係著目錄質量的高低，價值的大小，如何能使圖書廣泛地流傳，又如何能迅速的滿足讀者對圖書的一些要求，則「提要」亦居關鍵，如梁啟超說：「著書足以備讀者之顧問，實目錄學家最重要之職務也。」²⁰⁵圖書目錄若要真正能達到「顧問」之作用，使讀者「覽錄而知旨，觀目而悉詞」，則必須努力將提要寫好，因此，如何寫出好的提要，使圖書目錄真正能成為「讀者之顧問」則成為目錄工作者之一項重要的任務。

(二) 提要的基本要求

提要之撰寫，在中國已有二千多年的歷史，撰寫古籍之提要，亦不同於文學著作，其中每一句話、每一件事的敘述，均需有所依據，如余嘉錫《目錄學發微》說：「凡目錄不著解題但記書名者，故薄其渾漫，視為無足重輕；即有解題者，若其識解不深，責為美猶有憾。」又說「則知凡目錄之書，實兼學術之史，賬簿式之書目，蓋所不取也。」²⁰⁶故論及撰寫提要的基本要求，則舉以下三項略述之：

1. 簡明扼要，提綱挈領。

²⁰⁵ 梁啟超，「佛家經錄在中國目錄學之位置」，《圖書館學季刊》第一卷第一期，1969年2月，頁25。

²⁰⁶ 同註31，頁3。

提要的撰寫主要是將圖書文獻內容進行介紹或評述，以傳達給讀者，故文字需精煉，論述不宜冗長、隱晦奧澀，一篇好的提要需做到簡明扼要、提綱挈領，掌握住重點，此重點可能是原典中的某一論點，亦可能是其中的一、二句話，故撰寫提要前，一定要親自仔細的閱讀原典內容、序跋、附著等，否則是無法撰寫提要的。例如：

《程氏雜說》十卷：「右皇朝程頤正叔門人雜記其師之言。」²⁰⁷

《儒言》一卷：「右從父詹事公撰。其書蓋辨正王安石之學違僻者。」²⁰⁸

以上二篇提要即是使用簡明扼要的文字，介紹一書之內容。

《中興論言集》二十八卷：「左司郎中莆田鄭寅子敬編。寅，知樞密院僑之子，靖重博洽，藏書數萬卷，於本朝典故尤熟。」²⁰⁹

鄭寅是《鄭氏書目》編撰者，書目已佚，此篇提要則提綱挈領的說明了有關鄭寅的家世、學識及藏書等情況。

2. 評述需中立客觀。

提要的撰寫須以中立客觀、公平公正的角度來撰述，根據學術的實際面，確實、忠實地呈現圖書文獻之內容與特點，而不可有偏狹門戶之見，及拘泥於個人興趣之主觀意見，如此立論將有失之公允，亦會降低此篇提要的價值性。如：

〈列子敘錄〉：「…道家者，秉要執本，清虛無為。及其治身接物，務崇不競，合于六經，而〈穆王〉、〈湯問〉二篇，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也。至于〈力命篇〉，一推分命，〈楊子〉之篇，唯貴放逸，二義乖背，不似一家之書，然各有所明，亦有可觀者。」²¹⁰

²⁰⁷ 同註 85，頁 453。

²⁰⁸ 同註 85，頁 455。

²⁰⁹ 同註 86，頁 134。

²¹⁰ 同註 32，頁 12-13。

此篇敘錄論述客觀，不僅肯定該書之優點，亦評述該書之缺點，且對讀者展現出推薦指導的功用。

《呵凍漫筆》二卷：「明談修撰。修字思永，無錫人，隆、萬間人。是書乃其原本前言往行以立論，凡五十五則，俱極詳明，所以為箴砭末俗衰薄之計，故詞氣過激，此與其避暑漫筆同一用意，皆發憤之所為作也。似較當時言心言性之書，徒空言而無補者，固高出數倍矣。」²¹¹

此篇提要亦是用中立客觀之言，簡單地介紹了作者生平及書之內容，雖偏重於「評」但立論中肯。

《論語集注》十卷《孟子集注》十四卷：「朱熹撰。大略本程氏學，通取注疏古今諸儒之說，間復斷以己見，晦翁生平講解，此為第一，所謂毫髮無遺憾者矣。」²¹²

此篇提要的論述，說明朱熹著此書的學術價值，而提要內容亦很明顯的反映了陳振孫其個人崇尚程朱理學之思想的表現，故立論摻雜了比較多個人的興趣主觀意識。

《熙寧日錄》四十卷：「丞相王安石撰。本朝禍亂萌於此書，陳瓘所謂尊私史而壓宗廟者。其強復堅辯，足以熒惑主聽，鉗制人言。當其垂死，欲秉畀炎火，豈非其心亦有所愧悔歟！既不克焚，流毒遺禍至今為梗，悲夫！書本有八十卷，今只有其半。」²¹³

「王安石，字介甫，號半山，撫州臨川人，少好讀書，一過目終身不忘。其屬文，動筆如飛。擢進士第。嘉祐中歷度支判官。安石議論高奇，果於自用，能以辨博濟其說，上萬言書，以變法為言。俄直集賢院，知制誥。神宗時為相，帝深倚之，謀改革政治，興青苗水利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

²¹¹ (清)周中孚撰，《鄭堂讀書記》(卷五十三，子部十之二)(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9年8月)，頁1053。

²¹² 同註86，頁77。

²¹³ 同註86，頁210。

方田諸法，物議騰沸。時名臣皆被斥，而新法卒無效，罷爲鎮南軍節度使。元豐中復拜左僕射，封荆國公。」²¹⁴由於王安石推行變法，名臣被斥，遂形成新舊二黨政爭甚劇之情況。又由於陳振孫平生極爲推崇服膺朱晦菴，而「朱公於前輩不肯張無垢，於同流不肯陸象山，爲其本原未純故也。」²¹⁵係因朱熹無法認同陸九淵推崇偏重程氏之學術思想與主張，尤其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呂祖謙邀請陸九淵、朱熹等人所參加「鵝湖之會」上，陸九淵當時雄辯滔滔，提出「堯舜之前有何書可讀？」，其認爲只要明心見性即可，致使「朱熹不慊」，雙方因此不歡而散，後來朱熹在給呂祖謙的信中則說道：「鵝湖之會以後，吾痛不得自鵝湖，遂入懷玉，深山靜坐數月。」²¹⁶由於二人理念不合，又因陸九淵與王安石同爲宋代江西人，且其二人之學術思想亦有所相聯繫，陸九淵亦曾在《荆公祠堂記》中盛讚王安石其人品高尚，以貶斥其政敵，是故朱熹則因不喜陸九淵而貶斥荆公。由於南宋時期學術思想界貶斥荆公、駁斥變法大抵同然，陳振孫亦自難免，因此其此篇提要對該書作極爲嚴詞批評，亦顯示出陳振孫對王安石個人及其改革變法，是持抵觸態度和反對思想，由於解題內容充斥陳振孫個人極爲強烈之喜惡的主觀意識，因此其立論亦失之偏頗。

以上二篇陳振孫之解題，其內容均或多或少摻雜了個人喜好厭惡的主觀意識在其中，因此用字遣詞亦顯得較爲極端，而失之中立客觀，特舉例於此，以作對照。

3. 依據形式，突出重點。

²¹⁴ 劉兆祐著，《宋史藝文志史部佚籍考》（台北：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1984年），頁340。

²¹⁵ 同註86，頁284。

²¹⁶ (宋)陸九淵著，《陸九淵集·年譜》（卷三六）（台北，里仁書局，1981年）。

提要的撰寫，通常會視其用途及性質來編寫，由於提要具有多種功用及類型，故撰寫時亦不能千篇一律，而必須根據原典籍不同的情況與目錄的性質，同時也要考慮讀者的需求來編寫，使提要的論述能呈現詳略得當、靈活生動的內容。當撰寫提要時，需重點掌握以下三項內容主要之元素，包括：

- 1) 一書之內容：包括書名含義、著書要旨、中心思想、內容梗概、學術源流、風格特色、書的價值、地位和影響等。
- 2) 作者生平：包括姓名爵里、生卒年代、生平事蹟、思想觀點、學術師承、創作風格、治學方法及學術地位等。
- 3) 版本源流：包括圖書版本、刊刻源流及書籍之真偽等。

善用概括性的語言論述編寫，以掌握典籍文獻的主旨、中心思想、精要論點及主要特色等，並依據撰寫提要的性質、形式，以突出其重點，但不需面面俱到。例如提要內容有著重於著者情況、著重記述版本或評述圖書內容及記錄篇章卷帙等等，均要視其各種不同性質、形式及讀者需求，而彈性靈活的撰述編寫，今舉數例如下：

- (1) 內容只著重於著錄作者之情況的提要。

《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二卷：「右吳陸璣撰。或題曰陸機，非也。璣仕至烏程令。」²¹⁷

《豫章集》五十卷、《外集》十四卷：「著作郎黃庭堅魯直撰。自號山谷道人。」²¹⁸

《得全居士集》三卷：「趙鼎元鎮撰。全集號《忠正德文》。其曾孫

²¹⁷ 同註 85，頁 65。

²¹⁸ 同註 86，頁 509。

璧別刊其詩，附以樂府。陸游曰：「忠簡謫朱崖，臨終自書銘旌」曰：「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嗚呼！可不謂偉人乎！」²¹⁹

(2) 內容著重於說明圖書內容之提要。

《春秋權衡》十七卷《春秋意林》二卷《春秋劉氏傳》十五卷：「又皇朝劉敞原父撰。《權衡》論《三傳》之失，《意林》敘其解《經》之旨，《劉氏傳》其所解經也。如「桓無王」、「季友卒」、「胥命」、「用郊」之類，皆古人所未言。」²²⁰

《羣仙會真記》五卷：「右唐施肩吾集鍊養形氣、補毓精神、成內丹之法，凡二十五篇。」²²¹

《四時治要方》一卷：「永嘉屠鵬時舉撰。專為時疾瘧痢、吐瀉、傷寒之類，雜病不與焉。」²²²

《何氏山莊次序本末》一卷：「尚書崇仁何異同叔撰。其別墅曰三山小隱。「三山」者，浮石山、巖石山、玲瓏山，其實一山也，周回數里，敘其景物次序為此編。字號月湖，標韻清絕，如神仙中人，膺高壽而終。其山聞今蕪廢矣。」²²³

(3) 記載書之版本情況。

《獨斷》二卷：「漢議郎陳留蔡邕伯喈撰。記漢世制度、禮文、車服及諸帝世次，而兼及前代禮樂。舒、台二郡皆有刻本。向在莆田嘗錄李氏本，大略與二本同，而上下卷前後錯互，因並存之。」

²¹⁹ 同註 86，頁 596。

²²⁰ 同註 85，頁 114。

²²¹ 同註 85，頁 753。

²²² 同註 86，頁 396。

²²³ 同註 86，頁 264。

總之，提要之撰寫從閱讀原典文獻始，包含其前言、序跋、目次、後記及附著等均需閱讀瞭解，並能掌握其中重點要素，結合圖書文獻之性質特點，抱持中肯客觀的態度，以簡明扼要之字句，提綱挈領的撰寫論述，力求準確，忠實呈現，切忌冗長、離題及言之無物。

第三節 提要的撰寫方法

提要屬於二次文獻，主要是經由校讎圖書整理文獻的過程，依據其整理後之文獻資料所編寫產生的成果。以現代而言，如何撰寫提要，需要考慮到古今圖書文獻的情況，亦要注意當前圖書出版與文獻編纂的內容特點。中國歷代提要撰寫的基本內容，以劉向敘錄之內容義例言，主要包括有(一)著錄書名與篇目。(二)敘述讎校之原委。(三)介紹著者之生平與思想。(四)說明書名之含義，著書之原委及書之性質。(五)辨別書之真偽。(六)評論思想或史事之是非。(七)敘述學術源流。(八)判定書之價值等。實際上在撰寫提要時，也並非所有圖書均一定要概括上述八項內容，而要隨圖書之性質與類型及讀者對象和需求等來編寫。

歷代以來提要所代表的意義和重要性，不僅於目錄學上佔有重要的地位，其對於治學方面的影響，更為大家所重視，如近代學者梁啟超說：「載籍治博，絕非一人之功力所能盡長、所能盡讀。瀏覽諸錄，可知古人著作之大風。有解題者，讀其解題，未目睹其原書，也可知梗概。」因此要能夠達到讓讀者「未目睹其原書，也可知梗概」的目的，則提要的好壞實具關鍵。要如何才能編寫一篇詳略得

²²⁴ 同註 86，頁 182。

當、論述中肯又提綱挈領的提要，若以理論面言，提要發展到現代，當代則有一些目錄學家將提要的撰寫方式重新歸納，並賦予其不同名稱之理論形式，茲舉中國大陸當代幾位學者所歸納論述之提要撰寫方法，整理如下：

(一) 目錄學家黃俊貴、羅健雄二位學者於圖書推薦目錄將提要撰寫方式歸納為五種：²²⁵

1. 簡介法：即客觀、重點式的介紹著作之主要內容、作者、版本等，並向讀者提供有關該著作之概貌。例如內容簡介、版本簡介等，簡介法也是目前編寫提要中最常用的方法。
2. 提示法：即對著作內容之研究對象、論述命題或某一問題中的現象，提出疑問，以促進讀者思考、探索，引起讀者學習研究的興趣。
3. 評述法：對著作內容進行評論，提出優劣，以指導讀者閱讀。例如西漢司馬遷《史記》，其集合一百三十條的小序，成為《史記》一書的目錄，內容記載了當時有關中國先秦時代之社會的概貌，反映了中國初期封建社會的產生與發展，並開創中國史學上紀傳體之先例，由於內容描寫生動，辭藻瑰麗，故成為中國重要的文學作品之一，二千多年來，對於中國史學及文學上均產生很大的影響。
4. 引述法：通過直接引入革命領袖、知名人士、學者等對著作或作者的評論，擴大著作的社會影響，加深讀者對著作的印象。
5. 綜合評介法：對著作內容兼有評論和介紹，並綜合運用提要編寫的各種方法。

²²⁵ 參見彭斐章、陳傳夫主編，《目錄學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頁130。

以上五種編寫方式，其實用性強，具有宣傳圖書、輔導閱讀及為讀者指引治學途徑之功能，能起其他著錄項目不可替代之功用。提要可對圖書著作之學術水準產生間接評論的效果，透過提要亦可幫助讀者判斷著作之價值，以決定取捨。因此，提要在評論、推薦優良圖書方面亦具有重要的中介作用。

(二) 柯平《文獻目錄學》一書中將提要的撰寫方法，分為六種如下：²²⁶

1. 比較歸納法：把此書和彼書相比較，得出結論。包括內容的比較和版本的比較。
2. 列舉章節法：將本書章節一一列舉或加以說明。
3. 重點突出法：突出評價和介紹本書的某一方面，例：書中內容、作者生平、書名、某一學術流派風格、該書寫作特點及版本特徵等。
4. 評介結合法：評價圖書和介紹圖書相結合，或先評後介，或先介後評，或夾介夾評。
5. 摘錄轉引法：在提要中通過摘錄書中的警語妙句或轉引名家的評論，概括本書內容，說明本書價值。
6. 參考改造法：即參考本書的現成提要，包含出版提要、新書介紹、徵訂目錄提要、新書預告提要等，結合書目類型和讀者需求加以改造的方法。

(三) 倪曉建將提要的編寫分為五種方法：²²⁷

²²⁶ 柯平，《文獻目錄學》（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8年），頁85。

1. 概括說明法：遵照文獻本身的內容及發展情況給予概括性說明，強調提要的客觀性特徵，在忠實作者的觀點、理論和方法的基礎上進行客觀描述。從總體上揭示文獻的框架、內容，正確處理好揭示深度和廣度的關係。用概括說明法編寫的提要具有很強的直接性、客觀性，是提要編寫時使用較普遍和傳統的方法。
2. 透視側重法：根據文獻核心內容反映出文獻全貌，也可以根據文獻中的警句名言及主題來完成提要的重點揭示，同時可以側重於解釋書名，介紹作者、寫作特點與藝術風格，揭示文獻的內在價值和社會價值，使讀者能快速掌握了解文獻的重要內容，節省閱讀的時間。
3. 鑒照說明法：一般來說文獻之間存在一定的可比性，或是其結構體例，或是其文筆修辭，或是內容側重，都存在一定的差異。為突出該文獻的特點，與其他類似的文獻比較，以此反映文獻的內在關係，揭示其特點及優勢。這種撰寫方法在中國古代書目解題中就得到重視和應用，透過比較，優劣自明，有助於讀者的識別和選擇。
4. 改寫法：可以運用現成提要，如原書提要、新書介紹、徵訂目錄、新書目錄等，由於這些提要往往是作者或編輯人員所寫，一般比較準確，編寫提要時可以摘錄或壓縮前言、後記中的關鍵詞句，改寫法比較易行，能提高提要編寫的速度，保證提要的質量。
5. 評介結合法：提要評價與介紹內容，使讀者在了解文獻之內容後，亦瞭解

²²⁷ 倪曉建「提要的編寫」，收錄於劉正元，《國立中央圖書館剪輯資料·提要文摘編製法》(台北：國家圖書館特藏組，2000年)，頁38-39。

他人對該文獻的評價，而能全面地掌握文獻之功用，利用該法可以實現文獻的推薦性作用。要將文獻內容的介紹與作者介紹有機地結合起來，以客觀、公正的、歷史的觀點看待文獻的價值。

以上所摘錄整理之提要的撰寫方法，三位學者雖使用不同名稱來命名，但細究其內容、本質及目的均大致相同，如簡介法即為概括說明法；透視側重法亦同於重點突出法；改寫法即參考改造法；引述法即同於摘錄轉引法等等，不論是那一種理論方式，當實際上撰寫提要時，則要根據圖書學科性質、圖書類型及讀者對象等因素，選擇適當的撰寫方式來編寫提要，因應文獻的內容不同，所採用的編寫方式自然也就不同，故提要編寫人員可以根據圖書文獻的原始內容、相關訊息及閱讀對象等因素以確定提要的編寫方法。

上文所整理之各種提要撰寫方法，係就各家理論原則方面而言，至於提要的實際運用，仍以正式撰寫為主，故一般正式撰寫提要時常見的方式有：

- (一) 提要編寫者依據基本編撰原則並結合實際需求與情況，自文獻中提取素材，再以自己的論述方式對每書進行介紹和評論，一般而言，這是最常使用的一種方法。但基本條件是編撰者除了要對該類圖書文獻及學科有正確的認識和了解外，內容主旨亦均要能融會貫通，如此在提要撰寫內容的分寸拿捏，才能恰如其分的反應出圖書文獻之本質特徵。此法即是敘錄體最根本之撰寫方式。
- (二) 輯錄原書序跋及其他圖書文獻相關著述，以明學術源流、以示著述宗旨，由於資料豐富，揭示之內容部份涵蓋性廣，能使讀者通曉各家之說，利於考證，亦由於專業性強，故有利於專科學術之研究。如朱彝尊《經義考》，

即是此類代表著作。

(三) 摘錄圖書文獻中之佳言妙語，以突顯其重點。

一般選自圖書文獻中所摘錄之文句，通常均具有能反映作者寫作之含意、圖書之內容要旨、核心主題、風格特徵或具有某些能彰顯該圖書文獻之重點的特殊意義等，藉由這些文句的摘錄運用，而能更突顯出該圖書內容之重點。例如：

《常建集》一卷：「…歐陽永叔嘗愛「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之句，乃建詩也。」²²⁸

此提要突顯出《常建集》中的二句詩。

《齊民要術》十卷：「…起自耕農，終於醞醞滋生之業，靡不畢書，凡九十三篇。其曰「治生之道，不仕則農」，蓋名言也。」²²⁹

此提要內容摘錄書中二句名言，以突顯其重點。

(四) 使用比較之法，以彰顯出某書獨特之處。例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之《絕妙好詞箋》之提要內容，即運用此方式。

《絕妙好詞箋》七卷：「《絕妙好詞》，宋周密編。……去取謹嚴，猶在曾慥《樂府雅詞》、黃昇《花菴詞選》之上。又宋人詞集，今多不傳，併作者姓名，亦不盡見於世，零璣碎玉，皆賴此以存。於詞選中，最為善本。」²³⁰

透過類似的著作比較，則優劣自明，亦有助於讀者的選擇及辨別。

(五) 轉引名家或其他學者對此書之評價，如此往往會比作者本人或提要編撰者

²²⁸ 同註 85，頁 842。

²²⁹ 同註 86，頁 295。

²³⁰ 同註 8，(六) (卷一百九十九，集部五十二，詞曲類二)，頁 4447。

的說明及看法更有說服力。如：

《玉山翰林詞草》五卷：「尚書玉山汪應辰聖錫撰。……天才甚高，而不喜為文，謂不宜弊精神於無用，然每作輒過人。…所撰制詔溫雅典實，得王言體，朱晦翁稱為近世第一。」²³¹

此篇提要以朱晦翁之評作結語，亦以此語來彰顯出此書及對作者之評價。

《千巖擇藁》七卷、《外編》三卷、《續編》四卷：「知峽州三山蕭德藻東夫撰。嘗宰烏程，後遂家焉。楊誠齋序其集曰：「近世詩人若范石湖之清新，尤梁谿之平淡，陸放翁之敷腴，蕭千巖之工緻，皆余所畏也。」

232

此篇提要即引楊誠齋序言，以作為評論。

編撰提要除掌握一般方法外，還需注意內容及形式的一致性，思想對文獻實質面的客觀度，具體而言，則是揭示內容時要正確處理所呈現的深度與廣度之聯繫，要反映圖書本身之內在關係及其發展變化，評價圖書時，以圖書實際情況為主，忌帶主觀性和片面性，對於歷史文獻則應結合特定的歷史環境和條件，進行合理、正確之評價；介紹作者時也要能與圖書內容相結合，以避免人書離題而脫節；評價歷史人物時要結合人物所處的時代背景；介紹圖書出版情況，要注意圖書之不同書名、譯名、譯本、版本，以及版本之歷史沿革；摘錄原文進行解釋或分析時則必須意思完整，不可斷章取義，以致扭曲作者原始之本意；引用書評及其他各家相關之言論亦要註明來源出處。總之，撰寫提要除了文字需簡明扼要，能彰顯出重點外，形式多變、靈活生動，以及不落俗套亦是其基本要求。另若以現代書目提要的撰寫而言，則還要增加一項因素，即提要的撰寫需有即時性，因資訊時代圖書資料出版快速，牽動著屬於新書內容介

²³¹ 同註 86，頁 536。

²³² 同註 86，頁 544。

紹或具時效性之資訊科技類方面圖書的提要書目，其編寫和出版亦需迅速，否則就會降低此類書目提要的價值性，因提要需引領於大多數讀者前面，才能切實充當讀者的顧問與指引治學的響導。

(一) 古典書目提要的撰寫

以古典書目提要撰寫而言，其體例格式及包含之提要內容如前文所述，約可分三大體例及八大項內容，此處不再贅述，但須提及的是撰寫提要的一些注意事項，包括：

1. 文學創作可以發揮，然而古典書目提要的撰寫，對於每一句話、每一件事的論述均必須有所根據，對於準確性的要求高。
2. 古典書目提要的撰寫，必須有其時代特色，隨著時代潮流的脈動，增添其新意，而並非一味沿襲舊說。
3. 古典書目提要的撰寫，必須彰顯其重點，整篇內容對於論述的鋪陳，主次結構的安排部份，其中比例均必須調配得宜。例如考述該書作者生平、說明該書內容及評論該書價值等，都必須按照提要的性質及讀者需求等，呈現出其圖書文獻最該彰顯的精華要點，以符合實質需求。

(二) 現代書目提要的撰寫

現代書目提要的撰寫方式，係繼承傳統書目提要撰寫方式並加以改變和發展後而產生，其內容主體的呈現仍以說明著書之旨；介紹作者；揭示圖書內容和評介其學術價值等為主。在《文獻著錄與目錄組織管理》一書中，其對現代書目提要的編寫，有提出一些客觀的建議，歸納如下：²³³

1. 提要一般可根據圖書前言、後記或內容簡介所編寫，故編目人員需摘取其中最能反映圖書內容之部份，加以組織成短文。

²³³ 黃俊貴、孫國華等執筆，《文獻著錄與目錄組織管理》為《圖書館學情報學知識》(叢書之六)(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1年)，頁128-131。

2. 對於一些理論性圖書和學術著作，其內容往往具專業性質且比較深奧難懂，則需仔細分析圖書之前言，並對其所闡釋的觀點加以評價。
3. 對人物傳記和著作編寫提要時，首先需介紹被傳人，作家生卒年及其重要成就，然後再介紹圖書所述之內容。
4. 提要編寫不宜過長，一般控制在200字以內，內容必需與原書實際相符合，語言需具有概括性，盡量避免修飾性與聚集意義重複之詞語，並做到言簡意賅。

另於書中亦提及其他實例可資參考，例如編寫的書目若屬於文學創作，則撰寫提要時則應包括作者及其創作時間、作品題材及其藝術價值，對於著作中的主要人物、故事情節等，也需予以重點介紹，必要時還須說明版本特色及主題思想。至於編寫文學性的著作提要則可參考一些書目、年鑑、以及相關的文學評論刊物，或以原書之內容提要、前言、後記、目次等作為撰寫依據。

對於現代書目提要的撰寫，另須掌握幾個原則，即使用的文字是否簡練、準確、通俗易懂，是否給予客觀而適度的評價，著重於要點但忌諱於冗長，及沒有組織結構等不切實際的撰寫方式。

提要的發展隨時代更迭而必須加以創新改變，但不論如何推陳出新及改良，仍必須以前人的學術基礎上為立基點，確實發揮彰顯圖書文獻的價值及導引讀書治學、辨章學術之功效，才不失編寫提要的實質意義。

第五章 結 論：提要的特性及建構

前文對於中國古典目錄體制「提要」(敘錄、解題)之起源、內容及功用、演變、

種類與功能等均試作探討，當然對於內容之選材或論述部分也並不夠全面性，但本文之目的，則希望藉著瞭解中國古典書目提要的創作內涵與撰寫模式，進而能對於現代書目提要的編寫及圖書著錄工作提供一些改善之參考方向，並期能建構出對中國古典文獻提要(敘錄、解題)撰寫的正確方法。另也希望能將中國優良傳統「提要」的觀念傳達給文史相關領域的學習者，以提供其正確之治學途徑與參考，並喚起文史領域之同道對於中國古典目錄學之重視，使目錄學由成為查閱資料的工具性學科向上提昇其實用功能，藉由理想提要之理論的建構，能彰顯書目提要其特性與理論的內涵，並冀求學習者能在書目條列式的條文之外，更深入的全面查考各時代之學術門類與學術流變，進而達到學術研究之上層功能。故本章節擬再以概述提要的特性及建構等，試作說明，並作為本文之結論。

第一節 提要的特性

書目提要的撰寫，通常需要對於該類學科之圖書文獻或史傳記載中之人事物均能有深入之瞭解，故行來並非易事，非學識淵博之通儒學者專家，亦甚難為之。中國歷代以來公私提要書目並不多，能運用提綱挈領的方式，中肯客觀的態度將圖書文獻內容以簡練的語句論述呈現，讓提要之體例內容能完整發揮治學、考辨學術源流之效者，官修書目除了劉向父子《別錄》《七略》及清代《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另最著名的私家藏書書目，則是有宋代私家藏書書目雙璧之稱的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及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在這幾部偉大的著作內容中，所撰寫的每一篇敘錄、解題、提要，其內容、寫作模式均不同，由於各以不同的寫作態度所撰寫完成之提要，自會產生不同的學術面向，其中所具有之提要特性，亦或有相同之特點，也有各自巧妙不同處，但流傳至今，提要的撰寫對後世影響甚大，至

於提要所具有之特性爲何，以下則舉幾項試述說明。

(一) 提要的必要性

「提要」之用，可以考作者之行事、時代與學術焉，在中國目錄學中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因提要(敘錄、解題)的有無，直接關係著目錄的品質與價值，如姚名達說：「其優於西洋目錄者，僅恃解題一宗。」而解題之另一個作用則是可以帮助考證一些圖書的作者情況、卷帙多少、辨別版本的真偽及考鏡學術的源流等，對於已經失傳的圖書，透過提要(敘錄、解題)可以瞭解原書的大致內容與性質。由於提要(敘錄、解題)的撰述內容，短者一百多字，長者可達二、三千字，且多考述作者之行事及學術，所以也如同是一篇簡短的個人學術史。因此，繼續發揚中國古典目錄撰寫提要的優良傳統，實屬必需。

尤其當讀者使用圖書文獻的過程中，均或多或少會碰到一些問題，此時若能充分發揮提要的功能，則在選擇和使用圖書文獻之過程中，必能獲得許多不少有益的啓示與幫助。此舉大陸學者陳方所分類之數例，以概述說明例如：²³⁴

1. 書名和版本：

- 1) 同書異名：一種圖書有二種或二種以上的名稱，此現象於中國之典籍裡存有普遍之現象，如《紅樓夢》的書名還有《石頭記》、《情僧錄》、《風月寶鑑》、《金玉緣》、《金陵十二釵》等別名。
- 2) 同書異版：同一種書由於不同地點、不同時間或不同出版者出版，則會造成其中的差異，如內容增刪、篇章調整、文字異同，甚至是作者的轉換等，均關係到讀者及圖書的使用價值。

²³⁴ 陳方，「試論提要」《四川圖書館學報》第2期(總第96期)，1997年，頁44-47。

- 3) 同名異書：書名相同的著作主要是指由一些研究共同學科領域的主題，或是研究同一人物為主之圖書，作者均各自以自己的觀點及方式來闡述共同或相近之主題內容，以致這些著作之書名雖相同，但內容的著作形式及思想觀點或發表的理論，則並不相同。如有相似者，作者論述角度和學術主張亦可能產生不一致之情形。提要的撰寫則必須對這類圖書，明確的將每一書之內容特點及差異處予以記錄說明，以供讀者參考。例如《教育概論》一書，即有許多不多學者編輯，以孫邦正和賈馥茗二位學者所編《教育概論》為例，其論述點就截然不同。
- 4) 同書異譯：一種書可能出現多種不同譯本，內容也將隨著譯者之語文造詣、學術觀點及寫作風格而不同，而造成同一書有不同翻譯風格的產生。如法國雨果《悲慘世界》(又名孤星淚)與蘇曼殊譯著《孤星淚》，蘇氏之作非為譯本而如同一部譯述之作。
- 5) 單名叢書：指由幾種內容相關或內容不同的書輯印成一本，但使用其中一種較為主要的圖書當作書名，此類書籍若未有提要以做說明，則讀者極可能會疏忽錯失。如：1957年於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所出版之《澹生堂藏書約》一書，即將祁承燁《澹生堂藏書約》和孫慶增《藏書記要》予以合印。
- 6) 書名隱晦難以彰顯主題之圖書：此類圖書由於無法藉由書名，即了解圖書內容之作，抑或稍能知曉書籍所論述之對象，卻無法明白書的產生背景與持論依據等，均需透過提要的解說，才能得以進一步瞭解。如蘇雪林《蠹魚集》係依其舊著《蠹魚生活》增刪成集以命名。

2. 作者與書籍內容：

1) 個人專著：個人專著常可能出現的情況，如：

- (1) 研究同一學科主題卻持不同之思想或學術觀點。
- (2) 具有相同的學術見解，但採用不同之治學方法。
- (3) 雖有相同或相近之學術思想傾向，卻持不同之學術理論與觀點。
- (4) 作者由於經歷了生活不同階段或體驗，使其個人一貫之學術思想傾向在不同的治學階段而有所區別。此特點可由作者不同時期著作之合訂本中窺見。例如：章炳麟從前期之激進類作品後轉致力於魏晉古文之研究。

2) 合集總集：指彙編眾多著者之著作而合於一書者，此類書籍可能產生的情況，如：

- (1) 相同著作形式的合集總集，其內容包括有許多不同作者之著述。
- (2) 內容相關的著作集，包括多種不同參考價值的著作。
- (3) 同一時代的著作合集，包括有多種不同內容的著作。

例如：宋代孟元老撰《東京夢華錄》一書收集了同時代幾位作者所著之相關內容的幾種著作，包括有宋代灌圃耐得翁《都城紀勝》、宋代西湖老人《西湖老人繁勝錄》、宋代吳自牧《夢梁錄》及元代周密《武林舊事》等。

以上所列之種種因素，均關係著圖書文獻的價值是否能完全彰顯為讀者所瞭解及使用，亦顯示書目提要存在的重要性，以及撰寫提要的必要性。

(二) 提要的思想性

此點所指的是提要撰著者或統治者之思想傾向。這些均體現於對圖書文獻的中心思想或作者之評價部份，正因提要所具之思想性強，故為統治者運

用以箝制人民之思想，其中又以官修書目爲主，如清乾隆時期所編纂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即是最明顯的實例。又私家藏書的提要撰寫者，大多均能持中肯客觀之態度來撰寫提要，但在其著述篇章中仍不免能發現一些較具個人色彩，帶有主觀意識之評論，此舉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爲例，如陳振孫所撰寫之解題多集中以反映其對政治的態度及學術思想方面，由於儒學發展至宋代，起了很大的變化，亦形成理學之興起，特別是南宋時期的程朱理學，因陳振孫推崇朱熹，信仰理學，故其稱讚朱熹「有絕識獨見」又如《孝經刊誤》中說：

《孝經刊誤》一卷：「朱熹撰。抱疑經于千載之後，而能卓然悟疑辨惑，非豪傑特起獨立之士，何以及此？後學所不敢倣倣，而亦不敢擬議也。」

235

另於《論語集註》及《孟子集註》又說：

《論語集註》十卷、《孟子集註》十四卷：「朱熹撰。大略本程氏學，通取注疏古今諸儒之說，間復斷以己見。晦翁生平講解，此爲第一，所謂毫髮無遺憾者矣。」²³⁶

在《直齋書錄解題》中，陳振孫共著錄朱熹的著作多達約 40 餘種，爲其個人著作著錄之冠，由此則非常明顯地反映出陳振孫對程朱理學之崇尚思想。又由於南宋時之學術思想界極度貶斥王安石及其提倡之變法，陳振孫亦不例外，故其爲王安石《熙寧日錄》所撰述的解題，則說：

《熙寧日錄》四十卷：「丞相王安石撰。本朝禍亂萌於此書，陳瓘所謂尊私史而壓宗廟者。其強愎堅辯，足以熒惑主聽，鉗制人言。當其垂死，欲秉畀炎火，豈非其心亦有所愧悔歟！既不克焚，流毒遺禍至今爲梗，悲夫！書本有八十卷，今只有其半。」²³⁷

²³⁵ 同註 86，頁 71。

²³⁶ 同註 86，頁 77。

²³⁷ 同註 86，頁 210。

由此觀之，陳振孫對王安石的改革變法，亦是持抵觸態度和反對之思想。另陳振孫亦反對佛學和道學，視釋、道二派為異端，在其藏書當中，雖有釋、道二派之書，但僅備名數而已，呈現出無之不足為損，有之亦不足為益的情形。如他在《魚玄機集》解題中說：

《魚玄機集》一卷：「唐女冠。坐妒殺奴婢抵死。余嘗言婦女從釋入道，有司不禁，亂禮法、敗風俗之尤者。」²³⁸

又如北齊顏之推所撰之《顏氏家訓》，陳振孫於解題中說：

《顏氏家訓》七卷：「北齊黃門侍郎琅邪顏之推撰。古今家訓以此為祖，而其書崇尚釋氏，故不列於儒家。」²³⁹

只因顏之推崇尚釋氏，信賴佛學，遂將其書之分類「不列入儒家」，而歸入雜家類。

上述種種，皆顯示出陳振孫於撰寫提要時，尤其對政治和學術思想方面，並非全然持客觀立場，對其所秉持之個人較為主觀意識之思想的呈現，亦均明顯的表現於此類解題之內容中。

(三) 提要的主觀性

主觀意識的呈現，亦屬於思想性的發展，撰寫之提要若主觀性太強，則易使提要內容成為一家之言，而失之偏頗。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編纂，是經由各分纂官先行對各圖書撰寫提要，再交紀昀、陸錫熊等總纂官，由其編修而成。如經部屬之戴震，史部屬之邵晉涵，子部屬之周永年，皆各集其所長，如此看來，《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應並非是紀昀一家之言，也非紀昀一己之意志，而是戴震、翁方綱等和其它四庫纂修官們的集體創作。

²³⁸ 同註 86，頁 585。

²³⁹ 同註 86，頁 305。

但其中總纂官對纂修官之分撰提要所做的修改，卻不限只是語言文字方面的潤飾而已，其中若有其著眼點和總纂官不同者，則所謂的修改，就變成全篇提要的改寫，如邵晉涵《後漢書》原撰之提要，即被總纂官紀昀認為，對於前四史這類「定論久孚」之書，「無庸更贅一語」，因而重加改寫。又如姚鼐和紀昀因學術觀點上之不同，姚鼐尊崇程朱理學，總纂官紀昀則推崇漢學，遂造成姚鼐所撰之多篇提要淪為被改寫以及不予收錄於《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這些例子，皆顯示出紀昀對於提要的撰寫，所表現出之強烈主觀意識，也由於《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編纂是經過總纂官在各篇提要上花費無數心血，考訂、修改、潤飾等完成，因而風格體制及思想內容，均呈現趨向於當時的學術風格及符合統治者想法的著作，雖然《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編纂，使提要的發展推向到鼎盛的境界，也是中國古典目錄中最重要的一部巨著，但其本質上依舊只是一部「欽定」之官修書目。

(四) 提要的客觀性

提要的撰寫，於基本要求中，其中一項即是必須持中肯客觀之態度來撰寫，就內容而言，對於介紹其人，說明著書含義及要旨等，大多屬於客觀性資料的陳述，所以不致會有太大的爭議性產生，然而對於評價一書之得失及價值，由於會涉及主觀的學術理念及主張，亦或衝擊到個人所偏之學術流派與創作觀點等，因此，該採取什麼樣的角度來論述，以致所給予的評價能公允，似乎並沒有一定的客觀標準能予參考判別，全然單憑撰寫提要之人所持的態度而定，所以，要撰寫一篇論述詳略得宜，客觀公正的提要，撰寫者的立場觀點實居關鍵，以歷代以來的書目提要言，劉向《別錄》中的敘錄，均是以客觀立場而撰寫之作，例如：

〈列子敘錄〉：「…道家者，秉要執本，清虛無為。及其治身接物，務崇不

競，合于六經，而〈穆王〉、〈湯問〉二篇，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也。至于〈力命篇〉，一推分命，〈楊子〉之篇，唯貴放逸，二義乖背，不似一家之書，然各有所明，亦有可觀者。」

此篇敘錄以客觀態度予以論述，不僅肯定該書之優點，對該書之缺點亦予以評論，內容亦對讀者展現出推薦指導的功用。又如：

《戰國策敘錄》：「周室自文武始興，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宮、庠序之教，陳禮樂弦歌移風之化。敘人倫，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論孝弟之義，惇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乎天下，卒致之刑錯四十餘年，遠方慕義，莫不賓服，《雅》、《頌》歌詠，以思其德。下及康、昭之後，雖有衰德，其綱紀尚明。及春秋時，已四五百載矣，然其餘業遺烈，流而未滅。五伯之起，尊事周室。五伯之後，時君雖無德，人臣輔其君者，若鄭之子產，晉之叔向，齊之晏嬰，挾君輔政，以竝立於中國，猶以義相支持，歌說以相感，聘覲以相交，期會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猶有所行，會享之國，猶有所恥。小國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故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周之流化，豈不大哉！及春秋之後，眾賢輔國者既沒，而禮義衰矣。孔子雖論《詩》、《書》，定禮樂，王道粲然分明，以匹夫無勢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之俊也，時君莫尚之，是以王道遂用不興。故曰：「非威不立，非勢不行。」仲尼既沒之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禮讓而貴戰爭，棄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強而已矣。夫篡盜之人，列為侯王；詐譎之國，興立為強。是以傳相放效，後生師之，遂相吞滅，并大兼小，暴師經歲，流血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離散，莫保其命，湣然道德絕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侔爭權，蓋為戰國。貪饕無恥，競進無厭；國異政教，各自制斷；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爭強，勝者為右；兵革不休，詐偽竝起。當此之時，雖

有道德，不得施謀；有設之強，負阻而恃固；連與交質，重約結誓，以守其國。故孟子、孫卿儒術之士，棄捐於世，而游說權謀之徒，見貴於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之屬，生從橫短長之說，左右傾側。蘇秦為從，張儀為橫；橫則秦帝，從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然當此之時，秦國最雄，諸侯方弱，蘇秦結之，時六國為一，以儼背秦。秦人恐懼，不敢窺兵於關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然秦國勢便形利，權謀之士，咸先馳之。蘇秦初欲橫，秦弗用，故東合從。及蘇秦死後，張儀連橫，諸侯聽之，西向事秦。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固，據嶠、函之阻，跨隴、蜀之饒，聽眾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蠶食六國，兼諸侯，并有天下，杖於謀詐之弊，終於信篤之誠、無道德之教、仁義之化，以綴天下之心。任刑罰以為治，信小術以為道。遂燔燒詩書，坑殺儒士，上小堯、舜，下邈三王。二世愈甚，惠不下施，情不上達；君臣而疑，骨肉相疏；化道淺薄，綱紀壞敗；民不見義，而懸於不寧。撫天下十四歲，天下大潰，詐偽之弊也。其比王德，豈不遠哉！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夫使天下有所恥，故化可致也。苟以詐偽偷活取容，自上為之，何以率下？秦之敗也，不亦宜乎！」²⁴⁰

漢代以儒家為尊，劉向係受成帝之命校讎圖書，故所編敘錄亦為呈給皇帝御覽而撰，以官修書目的政治立場言，劉向若以主觀偏私之態度來撰寫敘錄，則其內容就會以迎合君主及政治立場考量為主，但在「戰國策敘錄」中，劉向先陳述全書背景，再以儒家立場言，認為道德衰敗，詐偽並起，因此秦朝僅「撫天下十四歲，天下大潰」，此乃「詐偽之弊也」。又引孔子之言「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並認為「夫使天下有所恥，故化可致也。苟以詐偽偷活取容，自上為之，何以率下？秦之敗也，不亦宜乎！」即是

²⁴⁰ 同註 32，頁 1-4。

以孔子之言為依據，並傳達出典型的儒家德治主義之詮釋論點。但於文末為全書作評論時，其對因詐偽而起之縱橫家言，亦並不排斥，依然肯定其時代性和權宜性的價值，故說：

「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為之謀策者，不得不因勢而為資，據時而為□(原著脫文)。故其謀扶急持傾，為一切之權，雖不可以臨國教化，兵革救急之勢也。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智，轉危為安，運亡為存，亦可喜，皆可觀。」²⁴¹

就整體而言，劉向對於一書之評價，其給予的並非是單一、絕對的價值取向及論斷，而是忠於圖書文獻實際的狀況，持平而議，並以客觀中肯的態度給予評價，如此的寫作方式，在其仍存世的敘錄內容中均可得見，故可說劉向撰寫之敘錄，確實是以學者和為學術立場而作，因此，也是最具客觀性的提要著作。

(五) 提要的學術性

提要內容因包含了人類文化的知識，提綱挈領的撰寫方式，簡練的論述，將圖書文獻的精華予已濃縮呈現，使得讀者可用之以治學，可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更可如唐代目錄學家毋煚所說：「將使書千帙於掌眸，披萬函於年祀，覽錄而知旨，觀目而悉詞，經墳之精術盡探，賢哲之睿思咸識，不見古人之面，而見古人之心。」故提要所具之學術性，亦非書目其他著錄項目所可比擬。

(六) 提要的推薦性

提要可考辨學術源流外，亦是治學最佳的工具，尤其在許多圖書文獻中均蘊含者豐富的內容或獨特的特點，其深層的價值則要藉由提要的彰顯，才

²⁴¹ 同註 32，頁 4。

得以為讀者所發現，因此自劉向撰寫敘錄以來，在其論述的內容中，敘錄已具有推薦指導的特性，如：

〈晏子敘錄〉：「其書六篇，皆忠諫其君，文章可觀，義理可法，皆合六經之義。又有復重，文辭頗異，不敢遺失，……其六篇可常置旁御觀……。」

〈戰國策敘錄〉：「…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智，轉危為安，運亡為存，亦可喜，皆可觀。」

〈列子敘錄〉：「不似一家之書，然各有所明，亦有可觀者。」

敘錄中寫道：「文章可觀」、「可常置旁御觀」、「皆可觀」、「亦有可觀」等語，均帶有評價及推薦之特性。

又以陳振孫之《直齋書錄解題》為例，陳振孫是個有豐富讀書經驗，及有成熟讀書方法的學者及藏書家，其於早年做官時就開始搜集圖書，無論在何地任職，均沒有停止過對書籍的搜求。

1. 在《直齋書錄解題》中，隨處亦可見陳振孫求書的實例，如：

《九經字樣》一卷：「……往宰南城出謁，有持故紙鬻於道者，得此書，乃古京本，五代開運丙午所刻也。遂為家藏書籍之最古者。」²⁴²

《爾雅新義》二十卷：「陳佃撰。……頃在南城傳寫凡十八卷，其曾孫子適刻於嚴州為二十卷。」²⁴³

《邠志》三卷：「唐殿中侍御史凌準宗一撰。邠軍即朔方軍也。此本從盱江晁氏借錄。」²⁴⁴

《長樂財賦志》十六卷：「…往在鄞學，訪同官薛師雍子然，几案間有書一編，大略述三山一郡財計。……問所從得，薛曰：外舅陳止齋修《圖經》，欲以為《財賦》一門，後緣卷帙多，不果入。因借錄之，書無標目，以意命之曰《三山財計本末》。及來莆田，為鄭寅子敬道之，鄭曰：

²⁴² 同註 86，頁 81。

²⁴³ 同註 86，頁 87-88。

²⁴⁴ 同註 86，頁 145。

家有何一之《長樂財賦志》豈此耶？復借觀之，良是。其間亦微有增損，末又有《安撫司》一卷。并抄錄附益為全書。」²⁴⁵

《參同契分章通真義》三卷、《明鏡圖訣》一卷：「……曩在麻姑山傳錄。…」

246

《九星賦》一卷：「題范公。《龍髓經》一卷，《疑龍經》一卷，《辨龍經》一卷，《龍髓別旨》一卷，《九星祖局圖》一卷，《五星龍祖》一卷，《二十八禽星圖》一卷，以上七種皆無名氏。并前諸家，多吳炎錄以見遺。江西有風水之學，往往人能道之。」²⁴⁷

《雪巢小集》二卷：「東魯林憲景思撰。……余為南城，其子游謁至邑，以家集見示，愛而錄之，及守天台，則板行久矣，視所錄本稍多。…」

248

2. 閱讀指導之功效：以陳振孫喜書、讀書繼而藏書的豐富經驗，其所撰寫之解題內容，亦多具有推薦性質之特性存在，故能對讀者產生閱讀指導之功效，以告知讀者該選讀之書。例如：

《古文關鍵》二卷：「呂祖謙所取韓、柳、歐、蘇、曾諸家文標抹注釋，以教初學」。²⁴⁹

《迂齋古文標注》五卷：「……大略如呂氏《關鍵》，……篇目增多，發明尤精當，學者便之。」²⁵⁰

其解題中又常有如「頗便檢閱」、「頗精要」、「其書廣記備言頗可觀」、「以便觀覽」等推薦閱讀之語言的撰寫，以指引讀者。

²⁴⁵ 同註 86，頁 167-168。

²⁴⁶ 同註 86，頁 345-346。

²⁴⁷ 同註 86，頁 379。

²⁴⁸ 同註 86，頁 604。

²⁴⁹ 同註 86，頁 451。

²⁵⁰ 同註 86，頁 452。

3. 告知讀者不可讀之書：指出圖書中之錯誤和缺點，以免誤導讀者。如：

《歸藏》三卷：「晉太尉參軍薛貞注。……錯謬不可讀，非古全書也。」²⁵¹

《高宗實錄》五百卷：「慶元三年，修撰濟源傅伯壽景仁撰。……。」及

《孝宗實錄》五百卷：「嘉泰二年，修撰傅伯壽等撰進。……及有詔趣進，則勿遽鈔錄，甚者一委吏手，卷帙猥多，而紀載無法，疏略抵牾，不復可稽據。故二《錄》比之前世，最為缺典，觀者為之太息。」²⁵²

《中興小歷》四十一卷：「熊克撰。克之為書，往往疏略多抵牾，不稱良史。」²⁵³

《皇朝編年舉要》三十卷、《備要》二十卷、《中興編年舉要》十四卷、《備要》十四卷：「太學生莆田陳均平甫撰。……然去取無法，詳略失中，未為善書。」²⁵⁴

4. 告知讀者閱讀方法：宋人讀書均講究讀書之法，例如朱熹即提倡「循序漸進」、「虛心涵泳」等讀書法。由於陳振孫極為推崇朱熹，故在讀書治學上亦受其影響，從他所編寫之解題中，即可見端倪。例如：

《論語或問》十卷、《孟子或問》十四卷：「朱熹撰。《集註》既成，復論次其取舍之所以然，別為一書，而篇首述二書綱領，與讀書者之要法。其與《集註》實相表裏，學者所當並觀也。」²⁵⁵

即告知讀者《或問》與《集註》實相表裏，故提出需以對比方式閱讀這二部書。

²⁵¹ 同註 86，頁 4。

²⁵² 同註 86，頁 131-132。

²⁵³ 同註 86，頁 119。

²⁵⁴ 同註 86，頁 121。

²⁵⁵ 同註 86，頁 77。

(七) 提要的簡明性

提要亦即是利用簡明扼要的文字，提綱挈領的介紹作者生平、學術思想與揭示圖書文獻內容的一種著錄方法，其主要係為揭示人類之智慧精華，故對語言有簡明性之特徵，強調準確、精練和生動，忌諱冗長、隱晦和艱澀。

圖書文獻的價值和功用，需要藉由提要的撰寫來彰顯，從上述所舉之提要的特性，更顯示出提要存在的重要價值，尤其是資訊發達的現代，面對圖書文獻的產生與日遽增，提要的重要性亦相對增加，故編寫提要的優良傳統，實值得繼續予以傳承發展和重視。

第二節 提要的建構

提要(敘錄、解題)的有無，直接關係著目錄的品質與價值，提要的產生和發展也是圖書文獻增加的必然結果，更是圖書著錄管理與廣大讀者的需求。中國具有悠久的歷史文化，擁有豐富的文化遺產，得以傳承至今，全賴文字書籍的記載，歷代的文化寶藏，因為兵燹人禍散失毀壞，難以計數，西漢劉向創立敘錄的撰寫，才得以使先秦史料文獻保存留下，以供後人得以一窺前人文化，然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圖書「但記書名而已」，將書籍中的敘錄提要刪除，不撰寫提要的習性因之承襲一段不算短的時期，因此也造成許多的圖書文獻不復查考，文化歷史遂無法完整延續，可說自秦始皇焚書坑儒後，圖書文獻又陷入另一段被斷喪的黑暗時期，幸以王儉撰《七志》，才得以阻遏此種習性，重新讓文化歷史的傳承得以延續。故可知「提要」的有無不僅影響目錄的品質，其更肩負著傳承時代文化的責任，故其影響不可謂不大。

及至今日，雖然撰寫和使用的提要，幾經變異後內容簡略許多，但類型卻呈多樣化，而其中如概述圖書原文內容之要點，評論圖書之得失，對一定之讀者推薦指導等之基本功能，卻也是今日撰寫提要時所不可少的主要元素，因為書目其基本的社會功能即在提供交流、推薦及檢索文獻方面，以供治學之用。就現代目錄之提要編寫，大陸學者李彥區分為五類，頗為精要²⁵⁶，概述如下：

(一) 敘述性提要：

是一種以了解文獻為目的，簡要揭示文獻內容特點及主題思想的提要。提要內容包括介紹文獻的類型特點、編寫體例、內容要點及寫作特色等。每篇提要的文字長度一般在二百字左右，此類提要主要偏重於對文獻本身的敘述說明，目的是讓讀者能於最短的時間，對文獻內容與特點能有概略性的認識和了解。

(二) 推薦性提要：

是一種以推薦文獻為目的，扼要揭示文獻內容並做簡略評介之提要，其內容不僅包括文獻的敘述，同時亦含有推薦性文字，每篇提要文字長度約在三百字左右，主要是向讀者推薦圖書文獻，使讀者能進一步了解該圖書文獻。如新書推薦多採用此類提要。

(三) 學術性提要：

以評介圖書文獻為目的，並詳細敘述圖書文獻內容之提要，此類提要保留較多中國古典傳統書目提要之形式，意即其內容包括介紹作者生平、敘述圖書內容、評價學術得失的分析及社會影響價值之概述等。學術性提要之編寫者常常由各學科之學者專家所組成，一篇提要往往即是一篇學術性很

²⁵⁶ 李彥，「中國書目提要的演變及書目提要的編寫」，《遼寧師範大學學報》(社科版)第3期(1995年)，頁67。

強的論文，長達千餘字，甚至數千字，主要對於讀者的讀書治學，擴展學科方面的知識有很直接之幫助，例如《中國學術名著提要》即是此類具有較強學術性、完整性和系統性的提要。

(四) 羅列性提要(亦即目次性提要)：

是一種以反映文獻內部結構為目的，匯錄文獻章節名稱形式之提要，此類提要內容基本上以文獻內之目次(標題)名稱所組成。主要使讀者對整部文獻和各個組成部分能有一個全面性的了解，但並不深入，如對各種文集、彙編式資料撰寫提要時，可採用此種類型之提要。

(五) 考證性提要：

是一種以鑑定文獻為目的，簡要考證文獻作者、內容、版本及存佚源流的提要，多用於古代文獻書目及再版、影印古籍之出版提要，其資料豐富，考證充分，對判定文獻的流傳真偽有重要參考價值。考證性提要具有很強的學術性，既說明文獻的來龍去脈，亦敘述文獻內容之特點。例如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即屬之。

就上述而言，可看出中國古典書目提要的發展源遠流長，不僅為中國優良之傳統，及至今日亦有所創新，再以提要內容所具有之思想性、學術性及導引性而言，亦顯示書目提要撰寫的必要性，更足以得見提要實對人類文化發展的影響深遠，雖是如此，但現代仍有些書目提要的編撰水準不一，主要表現在對文獻的介紹千篇一律，圖書文獻之內容特點無法彰顯，語句刻板、公式化，對圖書文獻內容之評介亦不夠中肯、客觀，同時，亦有不少學科領域之書目提要的撰寫尚屬空白，以致無法滿足讀者治學研究之需求，因此，如何發揚中國優良傳統，並借鑑其書目提要之撰寫方式，以提昇今日撰寫提要的素質，並喚起圖書著錄工作者對

提要撰寫之重視，以建構出優質的提要內容，則是現今必須努力的宗旨及目標。

唐朝韓愈《進學解》言「提要」一詞：「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自西漢劉向創撰敘錄以來，揭示文獻內容的著錄方法中，即以撰寫書目提要為最有效之方法，書目提要內容的建構隨圖書文獻的種類性質不一，而揭示圖書文獻中之明顯的特點，則是構成書目提要主要之特徵。

撰寫書目提要之前的建構程序，亦為建構書目提要的第一步，其所鋪陳的架構細緻與否則會直接影響提要的品質，而此建構程序可分為二階段：

(一) 閱讀分析階段：

主要是指在閱讀圖書文獻之過程中，利用各種方法和技巧來理解，判斷與評價圖書文獻之內容，並能準確地選取圖書文獻中之有價值內容，以呈現於書目提要內容中的過程。提要編撰者閱讀分析圖書文獻的直接目的，就是為了評定其內容價值，進而選取能構成書目提要內容之特點和訊息，為達成此一目的，提要編撰者必須重視和具備各種能完成閱讀研究階段之認知、理解、分析、鑑別、判斷、取捨及記憶等能力，將這些能力綜合充分發揮運用，復加上編撰者本身學科背景之專業素養的配合，則對書目提要的質量，即能產生提昇之作用。

(二) 撰述書目提要階段：

撰述書目提要的進行，係接續閱讀分析階段之後，編撰者憑藉對圖書文獻所閱讀獲得的資料訊息，並根據圖書文獻的性質形式，進行書目提要的撰述，而撰述內容則必須包括如：作者生平概況之介紹、圖書文獻的中心思想和內容介紹、圖書文獻的版本流傳及圖書文獻之價值等項目，這些內容，雖不能面面俱到，但必須有重點、層次，簡明扼要的提綱挈領，將圖書文

獻的特點彰顯出來，如此，書目提要撰述的內容，才能發揮好的功效。

另就圖書文獻內容而言，當圖書文獻編定完成，其內容就幾乎不會再產生變化，此時會產生變化的，則是閱讀者對他的理解與解釋，這樣的情形實際上也是圖書文獻內容的發展和延續，因此，在撰寫書目提要時，其內容就會隨圖書性質而有所變化。例如對於《紅樓夢》一書，其中心思想及主題為何？或如何評論其後四十回…等，魯迅先生則有個說法為：「同是一部《紅樓夢》，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²⁵⁷因此，提要之撰寫取決於編撰者，也不應拘於一格，而應隨圖書文獻內容和提要之形式，彈性靈動的調整，但仍須秉持中肯客觀之態度來撰寫，才不致降低提要之價值。

書目提要發展至今日，其性質也已有了一些根本性之變化，以現代圖書館目錄之目的而言，其主要是為讀者介紹推薦圖書、增加檢索途徑與提供檢索參考等，好讓讀者能從檢索內容上識別資料文獻，因此提要的撰寫亦簡化許多，和傳統書目提要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也已相去甚遠。故當前書目著錄工作，亦存在著一些不利的因素，包括：

- (一) 簡單化傾向：認為目錄著錄愈簡單愈好，因此忽視也捨棄了提要的編寫。
- (二) 思想及用語傾向公式化：即傾向片面強調圖書文獻之內容的特點和思想，而實際撰寫提要的用語卻刻板、公式化，忽略了提要內容的性質深度及種類多樣，必須使用彈性靈活、生動的語言文字來撰寫提要。
- (三) 偏重人文領域，而忽略社會科學及自然科學等領域。

要消除改善這些不良影響，則必須正確認識提要，明確提要在書目中的地位 and 重

²⁵⁷ 魯迅著，《魯迅全集》(第八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45。

要性，至於如何改善之方式，筆者則試述以下幾點，以作為提昇目錄學實用功能及對現代圖書館工作與書目著錄之參考與建議：

- (一) 如何認識提要、了解提要的內涵，進而能解讀提要，並由提要中獲得知識，筆者以為或可於大學教育中如讀書指導、治學方法等學科課程，加強學生對國學及目錄學之觀念的認識與運用，藉由基礎的學習及訓練以建立其正確之讀書治學能力，甚且可藉此培養出學生對於閱讀分析及撰寫提要之基本能力。
- (二) 改善書目著錄的方式，運用彈性靈活而生動之語言文字於「提要」之編撰中，使「提要」能提高並增加其揭示文獻內容的廣度。
- (三) 重視機讀編目格式中 330 附註段中之摘要註項目的編輯著錄，若附註段之附註項目可做調整修改，或可增加一項提要註項目，以做為提要編寫之用，因此部份對於學術性較強的圖書極為重要，透過此部份的撰寫紀錄，即可了解作者及著作文獻之進一步的內容訊息，對於讀者及揭示圖書內容均有很大助益。
- (四) 圖書資訊相關系所，近年所招收之學生對象，均以具各領域學科背景之學生為主，以期能培養出更多不同專業素養之人才，讓圖書館事業能更上層樓，因此若政府經費允許，對於圖書編目人員的編制和訓練，則可就各學術專科所需予以編列相關之專業撰寫提要人員或團隊，以提供各專業學者及讀者之需求，如此不僅可發揚傳統之優良文化以保留典籍文獻，亦可提昇對讀者的閱讀服務，更能讓圖書資訊相關系所培養出具有不同領域專長的學生，得以發揮其所學。

(五)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一書經由中研院文史研究工作者的努力，現今得以有電子版的產生，為提供讀者查詢及搜集資料的便利性，另有一套由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及獲授權之台北黎明文化公司獨家所出之台灣版《中國學術名著提要》，該叢書素有小四庫之稱，共收錄商周至現代，即民國三十八年截止的著名學術著作約三千種，分為文學、藝術、語言文字、歷史、哲學、宗教、經學、經濟、政治法律、教育和科技、經學史等十一卷，其提要內容著述豐富，若可排除著作版權及相關限制，並編有充裕的經費及人力，使此部書亦有電子版的產生，如此對於相關領域的讀者，不僅可提供其查考文獻的便利性，對圖書文獻的保存與宣揚，以及提昇典籍能為最適用之讀者的使用等方面，均可說具有相當多的助益，也會是讀者之一大福音。

以繼承中國古典目錄學優良傳統的角度為開端，發展書目具全面揭示圖書內容、指導治學之功效，是今日我們必須繼承書目提要傳統的主因，對於所著述之圖書，均應視其性質給予編寫提要，再配合資訊科技的技術，以科學化宣傳揭示圖書內容，雖然，提要在中國古典目錄學中是一個傳統又新穎的主題，其理論研究和實際應用也均取得豐富的經驗和輝煌的成果，但隨著時代的改變，科技的發達，提要也同樣在不斷發展演繹，因此，更應該重視對它的研究，充實其內容，改善其撰述方式，使之更加完善，讓讀者於治學上能更得心應手，也為人類的文化歷史提供更多的傳承貢獻。

參考書目

一、工具書

1. 上海圖書館。《中國叢書綜錄》1-3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1983年。

- 2.王紹平等編著。《圖書情報辭典》。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0年6月。
- 3.王福庭編。《古籍知識分類辭典》。合肥：黃山書社，1991年。
- 4.朱林寶主編。《中華文化典籍指要》。濟南市：山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5月。
- 5.宋文木、劉杲著。《中國圖書大辭典》。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
- 6.周文駿主編。《圖書館學情報學詞典》。北京市：書目文獻出版社，1991年12月。
- 7.孫樹松、林人主編。《中國現代編輯學辭典》。哈爾濱市：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9月。
- 8.商務印書館編。《叢書集成初編目錄》。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8月。
- 9.張治江、王輝著。《目錄學辭典》。北京市：機械工業出版社，1990年。
- 10.陽海清編撰。《中國叢書廣錄》1-2冊。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
- 11.黃卓越、桑思奮主編。《中國大書典》。北京：中國書店，1998年6月。
- 12.趙國璋、潘樹廣主編。《文獻學辭典》。南昌市：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1月。
- 13.趙國璋、潘樹廣著。《文獻學大辭典》。揚州：廣陵書社，2005年。
- 14.盧震京著。《圖書學大辭典》。台北市：台灣商務印書館，1971年3月。
- 15.蕭愛華、劉深責任編輯。《圖書館學百科全書》。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3年8月。

二、圖書

- 1.漢·毛公傳;鄭玄箋。《毛詩》。台北市：臺灣中華書局，1979年。
- 2.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尚書》。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
- 3.漢·司馬遷著《史記》。台北市：鼎文書局，1979年11月。
- 4.漢·劉向、劉歆撰，清·嚴可均輯。《別錄·七略輯本》。台北市：廣文書局，1969年2月。
- 5.漢·劉向撰、清·姚振宗輯錄。《七略別錄佚文》。台北市：成文出版社，1978年5月。
- 6.漢·班固著。《漢書》。台北市：鼎文書局，1979年11月。
- 7.梁·釋僧祐撰、蘇晉仁等點校。《出三藏記集》。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11月。
- 8.梁·蕭統編、唐·李善併五臣注。《六臣註文選》。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3月。

月。

- 9.梁·蕭子顯撰。《南齊書》。台北市：鼎文書局，1979年11月。
- 10.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台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年。
- 11.唐·長孫無忌等撰。《隋書》。台北市：藝文印書館，1955年。
- 12.唐·陸德明撰。《經典釋文》。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 13.唐·釋道宣撰。《廣弘明集》。台北市：台灣中華書局，1970年。
- 14.唐·釋智昇撰。《開元釋教錄略出》。台北市：成文出版社，1978年5月。
- 15.後晉·劉昫撰。《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5月。
- 16.宋·尤袤撰。《遂初堂書目》。台北市：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
- 17.宋·晁公武撰、孫猛校證。《郡齋讀書志校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10月。
- 18.宋·歐陽脩撰。《歐陽文忠公集》。台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年。
- 19.宋·陳振孫撰。《直齋書錄解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2月。
- 20.宋·董道撰。《廣川書跋》。台北市：成文出版社，1978年5月。
- 21.元·馬端臨撰。《文獻通考》。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9月。
- 22.元·馬端臨撰。《文獻通考·經籍考》。台北市：新文豐出版公司，1986年9月。
- 23.明·吳訥、徐師曾、陳懋仁等著。《文體序說三種》。台北市：大安出版社，1998年6月。
- 24.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台北市：世界書局，1963年。
- 25.明·高儒撰。《百川書志》。台北市：成文出版社，1978年5月。
- 26.明·晁瑛撰。《晁氏寶文堂書目》。台北市：成文出版社，1978年5月。
- 27.明·徐師曾纂輯。《文體明辯》(和刻本)。京都市：中文出版社，1982年。
- 28.明·陳第撰。《世善堂藏書目錄》。台北市：成文出版社，1978年5月。
- 29.明·釋智旭撰。《閱藏知津》。台北市：商務印書館，1968年。
- 30.清·丁丙撰。《善本書室藏書志》。台北市：廣文書局，1967年。
- 31.清·王鳴盛著。《十七史商榷》。台北市：大化書局，1977年5月。
- 32.清·王堯臣等編、錢東垣輯。《崇文總目》。台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年3月。
- 33.清·王士禛撰。《重輯漁洋書跋》。台北市：成文出版社，1978年5月。

- 34.清·江藩編著。《經解入門》。天津市：天津古籍書店，1990年。
- 35.清·朱緒曾撰。《開有益齋讀書志·續志》。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
- 36.清·朱彝尊著《曝書亭集》。台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年。
- 37.清·李慈銘撰。《越縵堂讀書記》。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
- 38.清·吳壽暘撰。《拜經樓藏書題跋記》。台北市：成文出版社，1978年5月。
- 39.清·周中孚著。《鄭堂讀書記》。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
- 40.清·紀昀總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壹~肆)。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
- 41.清·紀昀總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一)~(六)。台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年3月。
- 42.清·紀昀總纂、四庫全書研究所整理。《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整理本)一~二。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 43.清·胡玉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上海：中華書局，1962年3月。
- 44.清·章學誠著。《文史通義》。台北市：華世出版社，1970年9月。
- 45.清·張之洞撰、范希增補正。《書目答問補正》。台北市：漢京文化事業公司，1984年1月。
- 46.清·張之洞著。《書目答問二種》。北京市：三聯書局，1998年6月。
- 47.清·張金吾撰。《愛日精廬藏書志》。台北市：文史哲出版社，1982年。
- 48.清·陸心源編。《皕宋樓藏書志·續志》(一)、(二)。台北市：廣文書局，1967年。
- 49.清·黃丕烈撰。《蕘圃刻書題識》。台北市：成文出版社，1978年5月。
- 50.清·黃丕烈等撰。《宋版書考錄》。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4月。
- 51.清·莫友芝撰。《持靜齋藏書紀要》。台北市：成文出版社，1978年5月。
- 52.清·莫友芝撰。《邵亭知見傳本書目》。台北市：成文出版社，1978年5月。
- 53.清·潘祖蔭撰。《滂喜齋藏書記》。台北市：廣文書局，1965年。
- 54.清·陳鱣撰。《經籍跋文》。台北市：成文出版社，1978年5月。
- 55.清·盧文弨撰。《鍾山札記》。台北市：廣文書局，1971年8月。
- 56.清·錢曾撰。《讀書敏求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 57.清·錢謙益撰。《絳雲樓題跋》。台北市：成文出版社，1978年5月。

- 58.清·錢泰吉撰。《曝書雜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 59.清·繆荃孫撰。《藝風藏書記·續記》。台北市：廣文書局，1965年。
- 60.清·瞿鏞撰。《鐵琴銅劍樓藏宋元本書目》。台北市：成文出版社，1978年5月。
- 61.(日)小見山壽海著。《書誌學》。東京市：芸艸會，1931年。
- 62.(日)長澤規矩也著。《中國版本目錄學書籍解題》。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0年。
- 63.木鐸出版社編。《中國古典文獻學》。台北市：木鐸出版社，1983年。
- 64.王欣夫撰。《王欣夫說文獻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12月。
- 65.王欣夫撰。《文獻學講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4月。
- 66.王重民。《中國目錄學史論叢》。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
- 67.王重民著。《中國善本書提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 68.王重民著。《中國善本書提要補編》。北京：北京圖書館，1997年。
- 69.王國良、王秋桂合編。《中國圖書文獻學論集》。台北：明文書局，1986年11月。
- 70.王紹曾、杜澤遜編。《漁洋讀書記》。青島市：青島出版社，1991年。
- 71.王瑞明主編。《文獻通考研究》。鄭州市：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9月。
- 72.王熙元、黃慶萱、許燦輝等合著。《讀書指導》。台北市：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1990年9月。
- 73.北京大學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古文獻研究所編。《古典文獻研究論叢》。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3月。
- 74.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等編。《海峽兩岸古典文獻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12月。
- 75.司馬朝軍著。《四庫全書總目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12月。
- 76.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史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 77.田鳳台著。《古籍重要目錄學析論》。台北市：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10月。
- 78.朱天俊主編。《應用目錄學簡明教程》。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93年。
- 79.朱振華責任編輯。《古代要籍概述》合訂本。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9月。

- 80.牟玉亭著。《中國古典文獻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8月。
- 81.余嘉錫撰。《目錄學發微》。台北縣：藝文印書館，1974年4月。
- 82.余慶蓉、王普卿著。《中國目錄學思想史》。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4月。
- 83.吳楓著。《中國古典文獻學》。濟南：齊魯書社，1982年10月。
- 84.李曰剛編著。《中國目錄學》。台北市：明文書局，1983年8月。
- 85.李宗鄴著。《中國歷史要籍介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 86.李瑞良著。《中國目錄學史》。台北市：文津出版社，1993年7月。
- 87.李萬健著。《中國著名目錄學家傳略》。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3年6月。
- 88.李萬健、賴茂生編。《目錄學論文選》。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5年。
- 89.汪辟疆著。《目錄學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10月。
- 90.來新夏、徐建華著。《古典目錄學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3月。
- 91.來新夏主編。《清代目錄提要》。山東：齊魯書社，1997年1月。
- 92.來新夏著。《古典目錄學》。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3月。
- 93.來新夏著。《古籍整理講義》。廈門市：鷺江出版社，2006年2月。
- 94.周少川著。《古籍目錄學》。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
- 95.周少川著。《藏書與文化》。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年4月。
- 96.周彥文主編。《文獻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台北市：臺灣學生書局，2002年。
- 97.周彥文著。《中國目錄學理論》。台北市：台灣學生書局，1995年9月。
- 98.屈萬里著。《普林斯敦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中文善本書目》。台北市：藝文印書館，1975年。
- 99.昌彼得著。《版本目錄學論叢》(一)~(二)。台北市：學海出版社，1977年8月。
- 100.昌彼得著。《增訂蠶菴羣書題識》。台北市：商務印書館，1997年10月。
- 101.昌彼得編著。《中國目錄學講義》。台北市：文史哲出版社，1973年10月。
- 102.林慶彰著。《圖書文獻學研究論集》。台北市：文津出版社，1990年1月。
- 103.邵瑞彭著。《書目長編》。台北市：成文出版社，1978年。
- 104.姚名達著。《中國目錄學史》。台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年10月。
- 105.姚名達著。《目錄學》。台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73年8月。
- 106.姚名達著。《中國目錄學年表》。台北市：成文出版社，1978年。

- 107.柯平編著。《文獻目錄學》。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8年8月。
- 108.洪湛侯著。《文獻學》。台北市：藝文印書館，1996年3月。
- 109.胡楚生著。《中國目錄學》。台北市：文史哲出版社，1995年9月。
- 110.胡楚生著。《圖書文獻學論集》。台北市：台灣學生書局，2002年4月。
- 111.孫星衍撰、陳宗彝編。《廉石居藏書記》。台北市：臺灣商務，1965年。
- 112.徐召勛主編。《書評學概論》。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1994年10月。
- 113.徐召勛著。《目錄學》。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年12月。
- 114.徐有富、徐昕著。《文獻學研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3月。
- 115.高振鐸主編。《古籍知識手冊》。台北市：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1998年。
- 116.國立中央圖書館選輯。《書目舉要》。台北市：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1964年6月。
- 117.國家圖書館編。《國家圖書館藏古籍題跋叢刊》(1-30冊)。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2年5月。
- 118.常振國責任編輯。《中國圖書文史論集》。北京：現代出版社，1992年10月。
- 119.張心澂著。《偽書通考》。台北市：宏業書局，1970年6月。
- 120.張旭光編著。《文史工具書評介》。濟南：齊魯書社，1986年。
- 121.張壽平輯。《書目五敘錄》。台北市：廣文書局，1972年。
- 122.曹之著。《中國古籍編撰史》。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9年11月。
- 123.梁子涵編。《中國歷代書目總錄》。台北市：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3年3月。
- 124.梁啓超著。《圖書大辭典簿錄之部》。台北市：臺灣中華書局，1958年6月。
- 125.梁啓超著。《王安石評傳》。台北市：靈溪出版社，1970年3月。
- 126.梁啓超著。《國學必讀書目》。台北市：成文出版社，1978年5月。
- 127.莊芳榮編著。《目錄學提要及解題》。中壢市：學聯文化事業出版中心，1973年。
- 128.許世瑛編撰。《中國目錄學史》。台北市：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82年10月。
- 129.陳登原。《古今典籍聚散考》。台北市：成文出版社，1978年5月。
- 130.陳新會著。《中國佛教史籍概論》。台北市：文史哲出版社，1981年6月。
- 131.喬好勤著。《中國目錄學史》。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1992年6月。

132. 喬衍琯著。《陳振孫學記》。台北市：文史哲出版社，1980年6月。
133. 喬衍琯著。《宋代書目考》。台北市：文史哲出版社，1987年。
134. 喬衍琯著。《古籍整理自選集》。台北市：文史哲出版社，1999年5月。
135. 喬衍琯撰。《書目叢編敘錄》。台北市：廣文書局，1967年9月。
136. 喬衍琯撰。《書目續編敘錄》。台北市：廣文書局，1968年4月。
137. 喬衍琯撰。《書目三編敘錄》。台北市：廣文書局，1969年3月。
138. 彭斐章主編。《目錄學教程》。北京市：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1月。
139. 彭斐章、喬好勤、陳傳夫編著。《目錄學》。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2000年7月。
140. 彭斐章、謝灼華、喬好勤編。《目錄學研究文獻匯編》。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1996年6月。
141. 曾貽芬、崔文印著。《中國歷史文獻學史述要》。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年4月。
142. 程千帆、徐有富著。《校讎廣義》目錄編。山東：齊魯書社，1988年8月。
143. 馮浩菲著。《中國古籍整理體式研究》。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7月。
144. 馮惠民、李萬健等選編。《明代書目題跋叢刊》(上、下)。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4年。
145. 黃信捷編。《目錄學題解精要》。台北市：緯揚文化，1990年5月。
146. 黃俊貴、孫國華等執筆。《文獻著錄與目錄組織管理》。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1年。
147. 楊榮祥譯註。《方苞、姚鼐文》。台北市：錦繡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2月。
148. 楊燕起、高國抗主編。《中國歷史文獻學》。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89年9月。
149. 葉德輝著。《郎園讀書志》。台北市：明文書局，1990年。
150. 賈貴榮、王冠輯。《宋元版書目題跋輯刊》(全四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6月。
151. 賈貴榮輯。《日本藏漢籍善本書志書目集成》。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6月。

- 152.劉兆祐著。《晁公武及其郡齋讀書志》。台北市：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1969年6月。
- 153.劉兆祐著。《宋史藝文志史部佚籍考》。台北市：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1984年4月。
- 154.劉兆祐著。《中國目錄學》。台北市：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3月。
- 155.劉尙恒著。《古籍叢書概說》。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12月。
- 156.劉青松著。《中國古典文獻學概要》。長沙：湖南大學出版社，2002年8月。
- 157.劉紀澤著。《目錄學概論》。台北市：臺灣中華書局，1984年。
- 158.劉家璧編訂。《中國圖書史資料集》。香港：龍門書店，1974年1月。
- 159.廣文編譯所輯。《善本書室藏書志簡目》。台北市：廣文書局，1968年。
- 160.潘樹廣、黃鎮偉、涂小馬著。《文獻學綱要》。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8月。
- 161.魯迅著。《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
- 162.繆荃孫、吳昌綬、董康撰。《嘉業堂藏書志》。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7年。
- 163.藍文欽著。《鐵琴銅劍樓藏書研究》。台北市：漢美圖書有限公司，1991年。
- 164.繆荃孫、吳昌綬、董康撰。《嘉業堂藏書志》。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7年12月。
- 165.羅孟楨著。《中國古代目錄學簡編》。台北市：木鐸出版社，1986年10月。
- 166.羅孟楨編著。《古典文獻學》。重慶：重慶出版社，1986年6月。
- 167.嚴佐之著。《近三百年古籍目錄學要》。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年9月。

三、圖書單篇論文

- 1.丁瑜。「試論《直齋書錄解題》在目錄學史上的影響」。收入李萬健、賴茂生編，《目錄學論文選》(頁309-317)。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5年。
- 2.王重民。「《七志》與《七錄》」。收入李萬健、賴茂生編，《目錄學論文選》(頁279-293)。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5年。

- 3.王重民。「對於《隋書經籍志》的初步探討」。收入李萬健、賴茂生編，《目錄學論文選》(頁 294-302)。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5 年。
- 4.王國良。「漢魏六朝書目考—普通目錄篇」。收入《笠征教授華甲紀念論文集》編輯委員會主編，《笠征教授華甲紀念論文集》(頁 251-271)。臺北市：台灣學生書局，2001 年。
- 5.王煦華。「目錄學的研究對象問題商榷」。收入李萬健、賴茂生編，《目錄學論文選》(頁 33-39)。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5 年。
- 6.朱天俊。「目錄學對象淺探」。收入李萬健、賴茂生編，《目錄學論文選》(頁 12-22)。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5 年。
- 7.倪士毅。「宋代目錄學家晁公武和《郡齋讀書志》」。收入李萬健、賴茂生編，《目錄學論文選》(頁 303-308)。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5 年。
- 8.倪曉建。「提要的編寫」。收入劉正元，《國立中央圖書館剪輯資料·提要文摘編製法》(頁 38-39)。台北：國家圖書館特藏組，2000 年。
- 9.張遵儉。「目錄學初解」。收入李萬健、賴茂生編，《目錄學論文選》(頁 28-32)。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5 年。
- 10.陳光祚。「目錄學的對象和任務」。收入李萬健、賴茂生編，《目錄學論文選》(頁 1-11)。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5 年。
- 11.喬好勤。「略論我國 1919—1949 年的目錄學」。收入李萬健、賴茂生編，《目錄學論文選》(頁 244-256)。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5 年。

四、學位論文

- 1.王亮。《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研究。上海復旦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心，博士論文，2004 年 4 月。
- 2.孔建國。《文獻通考經籍考研究》。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75 年 6 月。
- 3.莊清輝。《四庫全書總目經部研究》。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7 年。
- 4.劉正元。《余嘉錫的目錄學研究》。臺北市立師範學院應用語言文學研究所，碩士

論文，2001年。

- 5.陳雅貞。《大唐內典錄》目錄體例探究。私立中國文化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3年。
- 6.謝素行。《陳振孫及其直齋書錄解題》。私立中國文化學院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69年5月。

五、期刊論文

- 1.丁銀燕、顏作輝。「《四庫全書總目》淺探」。《圖書館》第3期，2003年，頁93-95。
- 2.孔潤常。「劫後餘生的《四庫全書》」。《山西老年》第9期，2005年，頁38-39。
- 3.文南生。「目錄學淵源考辨」。《四川圖書館學報》第5期(總第93期)，1996年，頁56-58。
- 4.牛紅亮。「宋代目錄學家晁公武和他的《郡齋讀書志》」。《圖書館理論與實踐》第5期，2000年，頁53-54。
- 5.王心裁。「從古典目錄學到現代目錄學—中國目錄學產生發展演變的軌跡」。《圖書情報工作》第4期，1999年，頁2-7。
- 6.王玉華。「提要與文摘異同比較」。《情報資料工作》第6期，1994年，頁20-22。
- 7.王玉華。「文摘起源新探」。《遼寧大學學報》第4期(總第140期)，1996年，頁44。
- 8.王余光。「《四庫全書總目》研究的新成果—讀《文化視野下的四庫全書總目》」。《社會科學研究》第2期，1994年，頁141-142。
- 9.王忠賢。「提要發展述略」。《圖書館學刊》第16卷第3期(總第74期)，1994年，頁52-55。
- 10.王波、謝秋菊。「1996年以來的目錄學研究」。《圖書館》第4期，2000年，頁33-36。
- 11.王春。「淺議畢業論文內容提要的寫作」。《連雲港職業大學學報》第八卷第四期(總第25期)，1995年，頁27-29。
- 12.王晉卿。「《四庫全書總目》目錄學思想與方法」。《湘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期，1994年，頁111-115。

- 13.王國良。「唐五代書目考」。《書目季刊》第 16 卷第 2 期，1982 年 9 月，頁 41-53。
- 14.王國良。「漢魏六朝書目考(一)—宗教目錄篇」。《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第 18 卷第 2 期，1985 年 12 月，頁 45-63。
- 15.王傳明。「《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的泰山要籍」。《岱宗學刊》第 4 期，2000 年，頁 1-2。
- 16.王溯仁。「目錄學與文史研究」。《固原師專學報》第 15 卷第 3 期(總第 50 期)，1994 年，頁 80-83。
- 17.王瑞祥。「從魯迅《開給許世瑛的書單》談推薦書目提要的編寫」。《中華醫學圖書館雜誌》第 2 期(總 33 期)，2000 年，頁 33。
- 18.王瑋。「從近 5 年目錄學論文的計量學分析看目錄學研究的非常態」。《圖書情報工作》第 48 卷第 9 期，2004 年 9 月，頁 109-111 轉頁 120。
- 19.王輝。「古代目錄學思想與現代目錄學發展」。《高校圖書館工作》第 2 期，1994 年，頁 35-36 轉頁 50。
- 20.王穎。「淺論文摘及其編寫」。《圖書館雜誌》第 5 期，1997 年，頁 55 轉頁 52。
- 21.司馬朝軍。「《四庫全書總目》研究》摘要」。《國家圖書館學刊》第 2 期，2002 年，頁 82-83 轉頁 81。
- 22.司馬朝軍。「殿本《四庫全書總目》與庫本提要之比較」。《圖書館理論與實踐》第 2 期，2005 年，頁 61-63。
- 23.史麗君。「淺析《四庫全書總目》對典籍版本的考證—以史部提要為中心」。《圖書情報》第 5 期，2005 年，頁 96-99 轉頁 103。
- 24.史麗君。「淺析《四庫全書總目》的考據—以史部提要為中心」。《圖書與情報》第 2 期，2005 年，頁 74-78。
- 25.田輝。「談如何向讀者介紹無內容提要的重點圖書」。《鎮江高專學報》第 4 期，1998 年 12 月，頁 34-35。
- 26.成林。「試論《四庫提要》的文學批評方法」。《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社會科學)》第 1 期，1998 年，頁 47-53。
- 27.朱天俊。「中國古代的提要」。《晉圖學刊》第 4 期，1993 年，頁 50-54。
- 28.朱沈英、何堃。「提高目錄質量深化服務內容—提要項著錄初探」。《圖書館學刊》第 6 期(總第 83 期)，1995 年，頁 41-43。

- 29.余文波。「鄭樵解題思想淺見」。《津圖學刊》第2期，1993年，頁120-124。
- 30.余嘉錫。「目錄要籍解題」。《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4卷第2號，1930年3、4月，頁2283-2288。
- 31.余嘉錫。「古籍解題」。《師大國學叢刊》第1卷第1期，1932年3月，頁68-72。
- 32.吳平。「《書目答問箋補》初探」。《四川圖書館學報》第2-3期(總第42-43期)，1988年，頁61-64。
- 33.吳平。「《四庫全書總目》方志提要述評」。《圖書館工作與研究》第1期(總第100期)，2001年，頁27-32。
- 34.吳尙宇。「中西文摘產生和發展的比較」。《情報科學》第12卷第3期，1991年6月，頁66-71。
- 35.吳哲夫。「從四庫全書談古籍整理的重要性」。《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第22卷第2期，1989年12月，頁103-115。
- 36.吳哲夫。「四庫全書所表現的傳統文化特色考探」。《故宮學術季刊》第12卷第2期，1994年11月，頁1-20。
- 37.吳海蘭。「《四庫全書總目》的史學思想初探」。《古籍整理研究學刊》第5期，2000年，頁11-15。
- 38.吳聖波。「論古代書目提要」。《圖書館論壇》第4期，1995年，頁13-15 轉頁72。
- 39.宋來惠。「試論文摘及其編寫」。《圖書與情報》第3期，1995年，頁47-50。
- 40.李子瑞。「序跋提要及其他」。《圖書館工作與研究》第4期，1984年，頁26-27。
- 41.李先鋒。「內容提要」豈可「包裝」。《文學自由談》第2期，1996年，頁127-129。
- 42.李宇。「現代文摘理論與方法研究」。《圖書館建設》第2期，1999年，頁40-42。
- 43.李京錫。「重視提要著錄降低圖書拒借」。《晉圖學刊》第2期，1994年，頁33。
- 44.李杰。「90年代《四庫全書總目》研究論文綜述」。《圖書館工作與研究》第3期(總第102期)，2001年，頁33-37。
- 45.李杰。「90年代《四庫全書總目》研究概況」。《學術月刊》第6期，2001年，頁109-112。
- 46.李芳。「版本式解題目錄」。《圖書館研究與工作》第2期，1986年，頁24-29。
- 47.李彥。「中國書目提要的演變及書目提要的編寫」。《遼寧師範大學學報(社科版)》

- 第3期，1995年，頁66-67。
- 48.李紅。「古代題跋的文獻學價值初探」。《山東圖書館季刊》第3期，1990年，頁15-18。
- 49.李書韡。「對我國書目提要演變的思索—兼論機讀目錄提要項的著錄」。《圖書館建設》第2期，2004年，頁48-49。
- 50.李國新。「品評人物之風大盛與傳錄體目錄的勃興—魏晉南北朝目錄學研究」。《山東圖書館季刊》第4期，1990年12月，頁10-16。
- 51.李智勁。「論書目提要建構的特徵及其優化方法」。《圖書館》第6期，1990年，頁30-34。
- 52.李僅。「《四庫全書總目》案語初探」。《江淮論壇》第4期，2005年，頁157-160。
- 53.李夢芝。「劉向及其著述論略」。《歷史教學》第3期，1994年，頁9-15。
- 54.李劍亮。「試論《四庫全書總目》詞籍提要的詞學批評成就」。《文學遺產》第5期，2001年，頁86-93。
- 55.李蘇華。「試論提要在文獻編目中的重要作用」。《嘉應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第4期，1998年，頁104-106。
- 56.杜民喜、杜宏權。「劉向校書對後世的影響」。《求是學刊》第2期，1999年，頁107-109。
- 57.沈俊平。「葉德輝對校讎學、目錄學、版本學三者關係的理解」。《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館刊》第6卷第6期，2000年12月，頁28-35。
- 58.汪琴。「《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的外國作者著述述評」。《圖書館建設》第2期，2004年，頁80-83。
- 59.周九常。「孔子與目錄學起源辨」。《圖書館學刊》第6期(總第77期)，1994年，頁50-52。
- 60.周汝英。「《四庫全書總目》分類法述評」。《溫州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0卷第2期，1999年4月，頁77-80。
- 61.周汝英。「中國古代文獻新論」。《社會科學戰線》第1期，2004年，頁261-263。
- 62.周信鴻。「論中國古代史書的體例」。《淮北煤師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2卷第3-4期，2001年7月，頁88-90。
- 63.周彥文。「論歷代書目中的制舉類書籍」。《中國書目季刊》第31卷第1期，1997

- 年 6 月，頁 1-13。
- 64.周彥文。「四庫全書總目目錄類論述」。《中國書目季刊》第 33 卷第 1 期，1999 年 6 月，頁 15-27。
- 65.周彥文。「書目的運用與文獻生態」。《中國書目季刊》第 35 卷第 4 期，2002 年 3 月，頁 1-11。
- 66.周彥文。「由兩岸文獻學的現況論文獻學的定位問題」。《書目季刊》第 38 卷第 1 期，2004 年 6 月，頁 1-17。
- 67.周彥文。「論提要的客觀性、主觀性與導引性」。《書目季刊》第 39 卷第 3 期，2005 年 12 月，頁 23-38。
- 68.周蓉。「中國古代解題目錄及其沿革」。《西北師範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第 40 卷第 3 期，2004 年，頁 103-105。
- 69.季秋華。從《惜抱軒書錄》看纂前提要與纂後提要之差異。《圖書館工作與研究》第 5 期，1999 年，頁 40-42。
- 70.尙志明。「目錄學理論研究存在的問題及對策」。《圖書情報工作》第 5 期，1994 年，頁 6-10。
- 71.岳書法。「《四庫全書總目》詩類著錄情況分析」。《西華師範大學學報(哲社版)》第 5 期，2003 年，頁 122-126。
- 72.昌彼得。「『目錄』釋名—中國目錄學概論之一」。《故宮圖書季刊》第 1 卷第 1 期，1971 年，頁 37-42。
- 73.昌彼得。「目錄學的體制(上)—中國目錄學概論之三」。《故宮圖書季刊》第 1 卷第 3 期，1971 年，頁 39-44。
- 74.昌彼得。「目錄學的體制(下)」。《故宮圖書季刊》第 1 卷第 4 期，1971 年，頁 44-55。
- 75.林申清。「佛教文獻目錄初探」。《四川圖書館學報》第 5 期(總第 99 期)，1997 年，頁 51-56。
- 76.林雅萍。「論現代文摘的發展趨勢」。《湖北民族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12 卷第 1 期，1994 年，頁 66-68。
- 77.邱麗玟。「《玉函山房藏書簿錄》內容析探」。《書目季刊》第 38 卷第 4 期，2005 年 3 月，頁 1-19。
- 78.金明姬。「文摘類型之比較」。《大慶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第 16 卷第 3 期，1996

- 年 8 月，頁 62-64。
- 79.門庭。「中國古典目錄學的基本特徵」。《濱州師專學報》第 19 卷第 1 期，2003 年 3 月，頁 91-93。
- 80.南麗華。晁公武與《郡齋讀書志》。《文史知識》第 2 期，1995 年，頁 44-47。
- 81.姚偉鈞。「論中國古代目錄的優良傳統」。《歷史文獻研究》第 3 輯，1992 年，頁 17-30。
- 82.宣嘉靜、孫孝詩。「論文摘及文摘工作」。《圖書館學研究》第 6 期，1997 年，頁 53-55。
- 83.柯平。「中西古代目錄學比較研究」。《津圖學刊》第 2 期，2003 年，頁 1-9。
- 84.柯平。「中國目錄學的新觀察」。《高校圖書館工作》第 24 卷第 101 期，2004 年，頁 7-14 轉頁 69。
- 85.柯平。「現代目錄學體系中的書目資訊理論」。《資訊傳播與圖書館學》第 1 卷第 3 期，1995 年 3 月，頁 65-70。
- 86.柯平、王國強。「面向 21 世紀的圖書館學專業核心課程體系」。《圖書館學研究》第 6 期，1996 年，頁 70-76。
- 87.紀聶、甘寧。「論編撰古籍書目提要的繼承、變通與發展」。《古籍整理研究學刊》第 1 期，1996 年，頁 38-42。
- 88.胡元玲。「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探析」。《中國書目季刊》第 35 卷第 1 期，2001 年 6 月，頁 13-21。
- 89.胡昌斗。「淺談書目提要在目錄學中的地位及其社會作用」。《贛圖通訊》第 1 期，1983 年，頁 28-30。
- 90.胡昌斗。「論書目提要」。《圖書館學刊》第 1 期，1984 年，頁 27-34 轉頁 42。
- 91.胡昌斗。「一部不可多得的私家目錄—《直齋書錄解題》初探」。《江蘇圖書館學報》第 6 期，1987 年，頁 43-46。
- 92.胡楚生。「漢書藝文志與隋書經籍志比勘舉例」。《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第 20 卷第 2 期，1987 年 12 月，頁 39-44。
- 93.胡蓮芳。「談談編目工作中的“提要”編寫」。《圖書館論壇》第 5 期，1992 年，頁 27-29。
- 94.胡露、周錄祥。「《四庫全書簡明目錄》淺論」。《重慶社會科學》第 5 期，2005

- 年，頁 57-62。
- 95.倪曉建。「班固《漢書·藝文志》研究」。《圖書情報知識》第 2 期(總第 4 期)，1981 年，頁 34-36。
 - 96.倪曉建。「《漢書·藝文志》的編撰及其特點」。《武漢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2 期(總第 48 期)，1982 年，頁 91-95 轉頁 90。
 - 97.凌碩為。「論《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小說觀」。《江淮論壇》第 4 期，2004 年，頁 114-117 轉頁 68。
 - 98.卿家康。「目錄學的時代性與當代中國目錄學的特徵」。《圖書情報知識》第 2 期，1995 年，頁 2-6。
 - 99.夏勇、左四臧。「海峽兩岸文獻著錄規則比較」。《中國圖書館學報(雙月刊)》第 3 期，1994 年，頁 24-29。
 - 100.夏南強、張炯。「當代社會需要的目錄學」。《大學圖書館學報》第 5 期，2003 年，頁 66-68。
 - 101.孫津華。「《四庫全書總目·類書》探析」。《圖書館工作與研究》第 2 期(總第 126 期)，2005 年，頁 48-51。
 - 102.徐建華。「中國古代讀藏目錄敘略」。《文獻》第 4 輯，1990 年 10 月，頁 225-236。
 - 103.徐建華。「“摘要”與“提要”宜分清」。《中國編輯》第 1 期，2004 年，頁 67-68。
 - 104.徐美蓮。「近 10 年來我國目錄學基礎理論研究進展」。《晉圖學刊》第 3 期，1994 年，頁 55-57 轉頁 46。
 - 105.徐瑞香。「析辨「提要」及其撰寫原則舉隅」。《書目季刊》第 38 卷第 1 期，2004 年 6 月，頁 39-54。
 - 106.徐蜀。「司馬遷對中國古典目錄學的貢獻」。《中國圖書館學報》第 4 期，1998 年，頁 20-23 轉頁 58。
 - 107.桂羅敏。「《文獻通考·經籍考》分類法新探」。《江蘇圖書館學報》第 4 期，2001 年，頁 46-47 轉頁 18-19。
 - 108.秦明、吳家玲。「論當代目錄學的失衡」。《圖書情報工作》第 7 期，2003 年，頁 121-123 轉頁 126。
 - 109.秦健。「對近年來目錄學研究文章的統計與分析」。《圖書館學通訊》第 3 期(總第 17 期)，1983 年，頁 61-63。

- 110.馬汝惠。「提要、提要項與標準著錄」。《圖書情報工作》第6期，1995年，頁60-61。
- 111.馬學博。「目錄學的發展趨向簡論」。《大學圖書館學報》第14卷第2期，1996年，頁49-50。
- 112.馬應彪。「目錄學是教學和科研的門徑」。《河北圖苑》第4期(總第26期)，1994年，頁51-53。
- 113.高成鳶。「中國“目錄學”發展的邏輯學考察」。《圖書與情報》第2期，1995年，頁38-41。
- 114.高長青。「敘錄體的創立對後世目錄學的影響—兼論目錄學的演變和發展」。《甘肅社會科學》第1期，2005年，頁235-239 轉頁234。
- 115.高桂榮。「摘要、提要的辨析及摘要的分類、寫作」。《遼寧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期(總第7期)，2000年，頁132-134。
- 116.高錦雪。「書目資料的意義與功能」。《圖書館學刊》第24期，1995年5月，頁12-18。
- 117.崔國光。「晁公武《郡齋讀書志》的版本源流和解題特點」。《山東社會科學》第1期，2001年，頁66-68。
- 118.張子開。「《四庫全書總目》小序述評」。《渝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期(總第42期)，1997年，頁58-63。
- 119.張少瑜。「談談內容提要的寫作」。《法學評論》第5期(總第109期)，2001年，頁145-150。
- 120.張安珍。「書目提要四類型」。《圖書館研究與工作》第3期，1988年，頁27-29。
- 121.張志茹。「《四庫全書》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圖書館學研究》第6期，1994年，頁88-89。
- 122.張炎蓀。「關於概要、內容摘要、內容提要—文科學報編排規範研究之一」。《鹽城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4期，1998年，頁146。
- 123.張長華。「我國第一部《書目考》及其作者周星詒」。《圖書館研究與工作》第4期，1986年，頁33-35 轉頁44。
- 124.張厚生。「論專題目錄」。《圖書情報知識》第2期(總第4期)，1981年，頁29-31。
- 125.張春蕾。「從古典目錄中看中國傳統知識結構的演變」。《湖北師範學院學報(哲

- 學社會科學)第 18 卷第 1 期，1998 年，頁 96-98。
- 126.張衍田。「四部文獻學術源流述略(一)」。*《中國典籍與文化》* 第 1 期，1994 年，頁 89-91。
- 127.張衍田。「四部文獻學術源流述略(十三)」。*《中國典籍與文化》* 第 1 期，1998 年，頁 97-100。
- 128.張峻亭。「汲取知識精華提高文化底蘊—談《四庫全書總目》的利用」。*《圖書館理論與實踐》* 第 3 期，2004 年，頁 65-66。
- 129.張素霞。「宋代私家書目《郡齋讀書志》考析」。*《前沿》* 第 7 期，2005 年，頁 219-221。
- 130.張翌銘。「提要不是摘要」。*《圖書館雜誌》* 第 5 期，1990 年，頁 16-18。
- 131.張圍東。「宋代《崇文總目》之探討」。*《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館刊》* 第 6 卷第 4 期，2000 年 6 月，頁 42-57。
- 132.張新民。「中西目錄及目錄學之源流」。*《現代情報》* 第 10 期，2003 年 10 月，頁 218-219。
- 133.張雷、李艷秋。「遼金元書目考略」。*《書目季刊》* 第 34 卷第 4 期，2001 年 3 月，頁 49-61。
- 134.張雷、李艷秋。「明代書目考略」。*《書目季刊》* 第 37 卷第 2 期，2003 年 9 月，頁 89-115。
- 135.張雷、李艷秋。「宋代書目考略」。*《書目季刊》* 第 39 卷第 3 期，2005 年 12 月，頁 91-121。
- 136.張輝。「文摘的作用與類型」。*《山東圖書館季刊》* 第 4 期，1992 年，頁 50-53。
- 137.張學軍。「談《四庫全書》的編撰體例及歷史價值」。*《聊城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第 3 期，2001 年，頁 112-113。
- 138.梁啓超。「佛家經錄在中國目錄學之位置」。*《圖書館學季刊》* 第一卷第一期，1969 年 2 月，頁 1-29。
- 139.梁奮平。「《書目答問》與《四庫提要》小學類分類之商榷」。*《圖書館學刊(輔大)》* 第 5 期，1976 年 6 月，頁 37-40。
- 140.許志潔。「崇文總目、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三書體例之異同」。*《幼獅月刊》* 第 46 卷第 5 期，1977 年 11 月，頁 34-37。

- 141.許敬生。「簡論古代目錄書的基本結構」。《河南中醫》第 20 卷第 1 期，2000 年 1 月，頁 70-71。
- 142.郭文瑞。「四庫鈐鍵古籍津逮—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及其他」。《河北大學學報》第 3 期，1987 年，頁 74-83。
- 143.郭鳳岐。「談志書體例結構的創新」。《中國地方志》第 1 期，1997 年，頁 20-24。
- 144.陳方。「試論提要」。《四川圖書館學報》第 2 期(總第 96 期)，1997 年，頁 42-48。
- 145.陳方。「解題目錄體例評議」。《圖書館論壇》第 2 期，1999 年，頁 88-89 轉頁 87。
- 146.陳方。「私家解題目錄述略」。《東南文化》第 3 期，1999 年，頁 107-108。
- 147.陳占山。「《四庫全書總目》宗教典籍析論」。《汕頭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 21 卷第 5 期，2005 年，頁 35-40。
- 148.陳玉順。「中國古代提要及其評價功能」。《圖書館理論與實踐》第 5 期，2005 年，頁 93-95。
- 149.陳偉超。「論“提要”的寫作及“關鍵詞”的提取」。《新疆石油教育學院學報》第 5 卷第 1 期(總第 25 期)，1999 年，頁 89-92。
- 150.陳愛燕。「目錄學今昔談」。《圖書館學研究》第 4 期，2000 年 4 月，頁 96-98。
- 151.陳曉華。「“四庫全書總目學”構想—《四庫全書總目》研究新論」。《圖書情報工作》第 11 期，2003 年，頁 120-123。
- 152.陳曉華。「《四庫全書》三種提要之比較」。《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3 期(總第 164 期)，2005 年，頁 61-65。
- 153.陳曉華。「20 世紀“四庫總目學”研究述略」。《圖書情報工作》第 11 期，2002 年，頁 110-115。
- 154.陳耀盛。「經驗科學時期的中西目錄活動和目錄學」。《圖書與情報》第 3 期，1997 年，頁 36-39 轉頁 35。
- 155.陳耀盛。「學術文化信息交流積累與中西目錄學之比較研究」。《四川圖書館學報》第 2 期(總第 96 期)，1997 年，頁 11-30。
- 156.陸桂生。「論文科學報文稿提要的撰寫」。《廣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20 卷第 2 期，1998 年 4 月，頁 98-100。
- 157.傅榮賢。「傳統目錄學的文化價值」。《圖書與情報》第 2 期，1995 年，頁 26-30。

- 158.傅榮賢。「試論傳統目錄學的主體性特徵」。《大學圖書情報學刊》第 1 期，1997 年，頁 8-9 轉頁 12。
- 159.傅榮賢。「對傳統目錄學的全新理解」。《大學圖書館學報》第 16 卷第 1 期，1998 年，頁 33-37。
- 160.傅榮賢。「中國古代目錄學研究之我見」。《圖書與情報》第 4 期，2001 年，頁 29-32。
- 161.喬好勤。「論我國目錄學發展的方向和道路」。《圖書情報知識》第 2 期(總第 4 期)，1981 年，頁 27-29。
- 162.喬好勤。「論“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河南圖書館季刊》第 4 期，1981 年 12 月，頁 17-19。
- 163.喬好勤。「關於中國古典目錄學的幾個問題」。《武漢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2 期(總第 48 期)，1982 年，頁 84-90。
- 164.喬好勤。「當前我國目錄學研究的方向和任務」。《圖書館界》第 2 期(總第 3 期)，1982 年，頁 30-36。
- 165.喬好勤。「書目結構初探」。《圖書情報知識》第 4 期(總第 12 期)，1983 年，頁 42-47。
- 166.喬好勤。「宋代目錄學思想簡論」。《圖書與情報》第 2 期，1992 年，頁 13-19。
- 167.喬好勤。「《別錄》《七略》的體例及分類」。《河南圖書館學刊》第 4 期，1992 年，頁 25-31。
- 168.喬衍琯。「直齋書錄解題札記」。《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第 4 卷第 3 期，1971 年 9 月，頁 19-28 轉頁 47。
- 169.喬衍琯。「書目漫談」。《教育資料科學月刊》第 4 卷第 1 期，1972 年 7 月，頁 10-14。
- 170.喬衍琯。「宋代目錄學概述」。《圖書與圖書館》第 3 輯，1977 年 4 月，頁 49-56。
- 171.喬衍琯。「中國書目解題彙編」評介。《圖書與圖書館》第 1 卷第 1 期，1979 年，頁 95-103。
- 172.喬衍琯。「郡齋讀書志研究」。《國立政治大學學報》第 49 期，1984 年 5 月，頁 115-149。
- 173.喬衍琯。「郡齋讀書志中之小序」。《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第 20 卷第 1 期，1987

- 年 1 月，頁 157-167。
- 174.彭斐章。「世紀之交的目錄學研究」。《圖書情報工作》第 2 期，1995 年，頁 1-5。
- 175.彭斐章、王心裁。「20 世紀中國目錄學：發展歷程、成就與侷限」。《高校圖書館工作》第 19 卷第 74 期，1999 年，頁 1-6。
- 176.彭斐章、付先華。「20 世紀中國目錄學研究的回眸與思考」。《圖書館論壇》第 24 卷第 6 期，2004 年 12 月，頁 5-10 轉頁 57。
- 177.彭路路。「內容提要——書籍的心靈之窗」。《出版發行研究》第 10 期，2002 年，頁 35-36。
- 178.彭衛國、陳琪。「未來十年中國古典目錄學的任務」。《圖書館》第 6 期，1991 年，頁 7-10。
- 179.惠世榮。「對《中國古籍總目提要》編纂工作的幾點意見」。《圖書館論壇》第 6 期，1995 年，頁 17-19。
- 180.曾慧佳。「圖書館書目指導與註釋性書目」。《臺北師院圖書館館訊》創刊號第 1 期，1993 年 6 月，頁 50-56。
- 181.程煥文。「中國目錄學傳統的繼承與揚棄——“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批判」。《圖書館工作與研究》第 4 期(總第 73 期)，1996 年 7 月，頁 14-20。
- 182.程煥文。「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關於中西目錄學的幾點比較研究」。《晉圖學刊》第 3 期，1998 年，頁 8-14。
- 183.程磊。「關於古代目錄書的稱謂」。《圖書館學刊》第 4 期(總第 13 期)，1982 年，頁 72-74。
- 184.童慶松。「我國古典目錄、目錄學起源和形成探討」。《四川圖書館學報》第 2-3 期(總第 42-43 期)，1988 年，頁 56-61。
- 185.華世銑。「論《四庫全書總目》的史部《提要》」。《雲南教育學院學報》第 11 卷第 1 期，1995 年 2 月，頁 44-50。
- 186.賀霞。「略論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在目錄學上的貢獻」。《圖書館建設》第 2 期，1997 年，頁 68-69。
- 187.辜學武。「古代書目解題的體例及其特點初探」。《四川圖書館學報》第 2 期(總第 14 期)，1982 年，頁 29-33。
- 188.閔定慶。「試論敘錄體目錄的文化生成」。《九江師專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 4 期，1993 年，頁 51-55。
189. 閔定慶。「敘錄體目錄生成的文化機制—《七略》研究之一」。《古籍整理研究學刊》第 5 期，1993 年，頁 23-27。
190. 馮晶珩。「編輯如何寫好內容提要」。《哈爾濱金融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第 4 期(總第 40)，1994 年，頁 77。
191. 黃強祺。「古典目錄的體制」。《圖書館學刊》第 3 期(總第 20 期)，1984 年，頁 75-76 轉頁 46。
192. 黃景行。「解題目錄敘略」。《四川圖書館學報》第 3 期(總第 37 期)，1987 年，頁 79-86 轉頁 92。
193. 黃景行。「從古代文獻暨書目文獻提要中拓寬視野研究中國文學和文學目錄」。《江蘇圖書館學報》第 4 期，1991 年，頁 48-49。
194. 黃鎮偉。「解題書目與讀書指導」。《大學圖書館學報》第 16 卷第 1 期，1998 年，頁 38-40。
195. 楊文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分類體系之初步研究」。《南京經濟區域廣播電視大學學報》第 1 期，1996 年，頁 46-49。
196. 楊有山。「論《四庫全書總目》的文體研究」。《南陽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1 卷第 3 期，2002 年 6 月，頁 44-46。
197. 楊祖達。「對《文獻通考·經籍考》的點滴認識」。《圖書館理論與實踐》第 6 期，2002 年，頁 56-57。
198. 楊茜、章易。「《四庫全書》的坎坷命運」。《文史天地》第 10 期，2004 年，頁 46-48。
199. 楊寄林。「評《文獻通考·經籍考》輯錄式的解題」。《文學史研究》第 1 期，2003 年，頁 40-43。
200. 楊寄林。「四部群書“紀著作本末”的深層內涵—《文獻通考·經籍考》輯錄體解題探微」。《山西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30 卷第 3 期，2003 年 7 月，頁 10-14。
201. 楊薇。「論傳統書目提要的建構與特徵」。《江漢論壇》第 10 期，1999 年，頁 18-21 轉頁 27。
202. 楊艷榮、祝業、楊春華、王穎。「圖書情報專業論文摘要的撰寫」。《圖書館建

- 設》第1期，2004年，頁93-94。
- 203.葉鏡。「圖書目錄與讀目錄學習研究法」。《陝西金融》3月號，1998年，頁50-51。
- 204.董群、王艷秋。「從目錄學的角度看佛教—談談《出三藏記集》的目錄學特色」。《佛教文化》第3期，1997年，頁46-47。
- 205.雷坤。「試論《四庫全書總目》子部區分著錄與存目對分類的影響」。《四川圖書館學報》第5期(總第135期)，2003年，頁55-58。
- 206.雷敏。「目錄、書目關係辨析」。《四川圖書館學報》第4期，1992年7月，頁39-41。
- 207.雷曉慶。「《文獻通考·經籍考》編撰體例探析」。《晉圖學刊》第3期，1999年，頁58-60。
- 208.廖璠。「余嘉錫目錄學思想研究—目錄者學術之史也」。《圖書館論壇》第2期，1995年，頁16-17轉頁41。
- 209.廖璠。「九十年代目錄學研究新進展」。《圖書館》第2期，1997年，頁19-23。
- 210.趙詩典。「論款目提要的本質」。《圖書情報知識》第2期，1993年，頁21-23。
- 211.齊力典。「圖書館學目錄學名詞解釋(一)」。《圖書館》第2期，1964年，頁64-65。
- 212.劉石玉。「“因仍會通”：馬端臨之史學觀和目錄學的考察—兼論《文獻通考·經籍考》的價值和影響」。《江西社會科學》第11期，1999年，頁51-55。
- 213.劉兆祐。「中國類書中的文獻資料及其運用」。《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第22卷第2期，1989年12月，頁117-128。
- 214.劉振華。「馬端臨對中國古代目錄學的貢獻」。《山東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期，1994年，頁46轉頁45。
- 215.劉海琴。「《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小學”類小序注析」。《古籍整理研究學刊》第5期，2003年9月，頁59-65。
- 216.劉國華。「評目錄學研究對象“矛盾說”—兼論目錄學研究對象」。《圖書情報工作》第3期，1999年，頁22-27。
- 217.劉嘉。「談中西方文獻著錄的差異」。《圖書館界》第2期，1994年，頁30-33。
- 218.劉靜。「由《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四庫全書總目》看目錄學流變」。《聊城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4期，2000年，頁84-87。
- 219.潘淑蘭。「怎樣撰寫古籍提要」。《圖書館學研究》第6期，1996年12月，頁

68-69。

- 220.滕慶。「試析晁公武《郡齋讀書志》的編纂特色」。《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42 卷第 5 期，2002 年 9 月，頁 106-109。
- 221.蔣俊華。「內容提要淺議」。《廣西醫學院學報》第 3 卷第 4 期，1986 年，頁 89-90。
- 222.蔣復璁。「中國目錄的起源」。《中國圖書館學會會報》第 13 期，1961 年 12 月，頁 1-4。
- 223.蔡明月。「中華民國摘要撰寫標準草案」。《教育資料與圖書館學》第 29 卷第 4 期，1992 年，頁 365-375。
- 224.諸海星。「《漢書·藝文志》的體例及學術價值」。《天中學刊》第 12 卷第 3 期，1997 年 6 月，頁 52-54。
- 225.鄭在瀛。「古代書日常談」。《黃石師院學報》第 2 期，1983 年，頁 98-108。
- 226.鄭信軍。「閱讀速度與提要位置對不同認知方式學生信息保持的影響」。《心理科學》第 24 卷第 3 期，2001 年，頁 300-302 轉頁 279。
- 227.鄭穎。「《四庫全書總目》子部存目淺談」。《麗水師範專科學校學報》第 26 卷第 1 期，2004 年 2 月，頁 125-128。
- 228.鄭薏苡。「提要位置對閱讀信息保持的影響」。《溫州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22 卷第 2 期，2001 年 4 月，頁 65-68。
- 229.鄭驪。「《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淺說」。《武鋼鐵工大學學報》第 12 卷第 2 期，2000 年 6 月，頁 78-79 轉頁 74。
- 230.鄧德生。「儒家經典與中國古代目錄」。《圖書館工作與研究》第 2 期，1996 年，頁 30-33。
- 231.黎至英。「論書目提要」。《大學圖書情報學刊》第 3 期，1996 年，頁 1-3。
- 232.曉旺。「淺談解題目錄的發展」。《四川圖書館學報》第 2 期(總第 72 期)，1993 年，頁 45-48。
- 233.曉雯。「目錄學的核心功能及其變化」。《山東圖書館季刊》第 3 期，1990 年，頁 44-46。
- 234.盧明德。「摘要寫作探析」。《欽州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第 14 卷第 1 期，1999 年 3 月，頁 66-69。
- 235.蕭希明。「我國當代目錄學研究進展」。《圖書情報工作》第 5 期，1994 年，頁

- 1-5 轉頁 61。
- 236.蕭希明。「論目錄學理論體系」。《中國圖書館學報》第 3 期，1994 年，頁 18-23。
- 237.蕭希明。「論余嘉錫《目錄學發微》」。《四川圖書館學報》第 1 期(總第 101 期)，1998 年，頁 62-70。
- 238.蕭明。「目錄學是時空文化的縮影」。《山東圖書館季刊》第 3 期，1994 年，頁 1-5。
- 239.蕭紅。「近十年我國目錄學基礎理論研究概略」。《西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2 期，1995 年，頁 114-117。
- 240.蕭時占。「書目特性與價值試論」。《懷化師專學報》第 13 卷第 1 期，1994 年 1 月，頁 111-115。
- 241.蕭新。「文獻著錄方式體系的比較研究」。《圖書情報知識》第 4 期，1994 年，頁 22-25 轉頁 31。
- 242.應恩德、沈誥。「試從我國古代幾部重要書目的解題談解題目錄在讀書治學中的作用」。《圖書館學研究》第 3 期(總第 44 期)，1987 年 6 月，頁 125-127。
- 243.戴月俊。「不求甚解與提要鉤玄—淺談讀書與查閱資料的門徑」。《大學圖書情報學刊》第 3 期，1999 年，頁 63-64。
- 244.戴兆鳳。「淺談目錄工作」。《彭城職業大學學報》第 10 卷第 4 期，1995 年 12 月，頁 40-41。
- 245.戴南海。「《經籍考》的學術價值」。《四川圖書館學報》第 2 期(總第 36 期)，1987 年，頁 53-59。
- 246.戴國瑜。「從目錄學體例談理想目錄之編製」。《教育資料科學月刊》第 7 卷第 4 期，1975 年 4 月，頁 11-12。
- 247.戴潔。「中國古代目錄學的豐碑 —《四庫全書總目》四部分類法簡析」。《六盤水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第 17 卷第 1 期，2005 年 2 月，頁 79-82。
- 248.薛新力。「中國古代目錄學中的創新求變精神」。《西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總 23 卷第 8 期，2002 年 8 月，頁 270-273。
- 249.謝灼華、王子舟。「古代文學目錄《文章志》探微」。《圖書情報知識》第 4 期，1995 年 12 月，頁 6-9。
- 250.鍾向群。「論目錄的輯錄體與馬端臨的《文獻通考·經籍考》」。《大學圖書情報

- 學刊》第 23 卷第 6 期，2005 年 12 月，頁 88-89。
- 251.鍾來暉。「提要的過去現在和將來」。《贛南師專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3 期，1983 年，頁 86-89。
- 252.鍾東。「《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序”、“案”散論一兼及古代目錄中的學術問題」。《廣州師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2 期，1994 年，頁 57-64。
- 253.鍾淑娥。「簡論內容提要在我國目錄學史上的產生和發展」。《圖書館學刊》第 5 期(總第 70 期)，1993 年，頁 10-11。
- 254.羅琳。「《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編纂史紀要」。《圖書情報工作》第 1 期，1994 年，頁 45-50。
- 255.譚修雯。「書目治療法之探討」。《圖書與資訊學刊》第 9 期，1994 年，頁 14-24。
- 256.嚴怡民。「文摘漫話」。《圖書情報知識》第 2 期(總第 4 期)，1981 年，頁 9-13。
- 257.蘇晉仁。「關於佛教文獻的整理」。《佛學研究》第 0 期，1998 年，頁 2-4。
- 258.蘇精。「中西書目的發展與比較」。《中國書目季刊》第 35 卷第 1 期，2001 年 6 月，頁 1-11。
- 259.顧敏。「古典目錄中的燦爛面」。《教育資料科學月刊》第 7 卷第 56 期，1975 年 6 月，頁 25 轉頁 46。
- 260.顧農。「別把“廣告”充“提要”——讀《古籍目錄學》」。《中國圖書評論》第 8 期，2004 年，頁 41-42。

六、網路電子資料

- 1.清·姚鼐。《惜抱軒書錄》。收錄於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大木叢書部 53，編號 1716。